

狄县令度理案情 见毒蛇开释无辜

狄公衙前一片哭声，许多妇女男幼，揪着二十四五岁的后生，由头门喊起，直叫伸冤，后面也跟着一个四五十岁的妇人，哭得更是悲苦，见狄公正坐堂，当时一齐跪下案前，各人哭诉。狄公不解其意，向值日差官道：“你问这干人，为何而来？不许多人，单叫他原告上来问话，其余暂且退下，免得审听不清。”值日差官领命。将一众人推到班房外面，将狄公吩咐的话，说了一遍，当时有两个原告，跟他进来，狄公向下一望，一个是中年的妇人，一个是白发老者。两人到了案前，左右分开跪下。狄公问道：“汝两人是何姓名？有什么冤抑前来扭控。”只听那妇人先来开口道：“小妇人姓李，娘家王氏，丈夫名唤在工，是本地县学增生，只因早年亡故，小妇人苦守柏舟，食贫茹苦。膝下只有一女，名唤黎姑，今年十有九，去岁经同邑史清来为聘本地孝廉华国祥之子文俊为妻。前日采舆吉日，甫咏于归，未及三朝，昨日忽然身死。小妇人得信，如同天突一般，赶着前去观望。哪知我女儿浑身青肿，七孔流血，眼见身死不明，为他家谋害。可怜小妇人只此一女，满望半子收成，似此苦楚求青天伸雪呢。”说毕，放声大哭，在堂下乱滚不止。狄公忙着命媒婆将他扶起。

然后向那老者问道：“你这人可是华国祥么？”老者禀道：“老身便是华国祥。”狄公道：“佳儿佳妇，本是人生乐事，为何娶媳三朝，即行谋害？还是汝等翁姑凌虐，抑是汝家教不严，儿子做出这非礼之事？从实供来，本县好前去登场相验。”

狄公还未说毕，华国祥已是泪流满面，说道：“举人乃诗礼之家，岂敢肆行凌虐。儿子文俊，虽未功名上达，也是应试的童生，而且新婚燕尔，夫妇和谐，何忍下此毒手！只因前日佳期，晚间儿媳交拜之后，那时正宾客盈堂，有许多少年亲友欲闹新房。举人因他们是取笑之事，不便过于相阻。谁知内中有一胡作宾，乃是县学生员，与小儿是同窗契友，平日最喜嬉戏，当时见儿媳有几分姿色，生了妒忌之心，评脚论头，闹个不了。举人见夜深更转，恐误了吉时，便请他们到书房饮酒，无奈众人异口同声，定欲在新房取闹。后来有人转圜，命新人饮酒三钟，以此讨饶。众人俱已首肯，惟他执意不行。后来举人笑斥他几句，他就老羞变怒，说：‘取闹新房，金吾不禁，你这老头如此可恼，三朝内定叫你知我的利害便了。’举人当时以为他是戏言，次日并复行请酒，熟料他心地窄狭，怀恨前仇，不知怎样将毒药放在新房茶壶里面，昨晚文俊幸而未曾饮喝，故而未曾同死，媳妇不知何时饮茶，服下毒药，未及三鼓，便腹痛非常，登时合家起身看视，连忙请医求救。约有四鼓，已一命呜呼。可怜一如花似玉的美人，竟为这胡作宾害死。举人身列缙绅，遽遭此祸，务求父台伸雪。”说着，也是痛哭不止。

狄公听他们各执一词，乃道：“据你两人所言，这命案明是这胡作宾肇祸，但此人不知可曾逃逸？”华国祥道：“现已扭禀来辕，在衙前伺候。”狄公当时命带胡作宾到案。一声传命，早见仪门外也是个四五十岁的妇人，领着一个后生哭喊连声，到案跪下。狄公问道：“你就是胡作宾么？”下面答道：“生员正是胡作宾。”狄公随向他喝道：“还亏你自称生员，你既身列胶庠，岂不达周公之礼！冠婚丧祭，事有定仪，为何越分而行，无礼取闹？华文俊又与你同窗契友，夫妇乃人之大伦，为何见美生嫌，因嫌生妒，暗中遣害？人命关天，看你这一领也是辜负了。今日他两造具控，本县明察如神，

汝当日为何起意，如何下毒？从速招来，本县或可略分言情，从轻拟罪。若谓你是黄门秀士，恃为护符，不能用刑拷问，那就是自寻苦恼了。莫说本县也是科第出身，十载寒窗，作了这地方官宰，即是那不肖贪婪之子遇了这重大案件，也有个国法人情，不容袒护。而且本县是言出法随的么！”

只见他含泪回言，匍伏在地，口称：“父台暂息雷霆，看生员细禀。前日闹房之事，虽有生员从中取笑，也不过少年豪气随众笑言。那时诸亲友在他家中，不下有三四十人，生员见华国祥独不与旁人求免，惟向我一人拦阻，因恐当时便允，扫众人之兴，是以未曾答应，谁知忽然挟长面斥生员，因一时面面相窥，遭其驳斥，似乎难以为情，因此无意说了句戏言，教他三日内防备。不过借此为转圜之话。而且次日华国祥复设酒相请，即有嫌隙，已言归于好，岂肯为此不法之事，谋毒人命？生员身列士林，岂不知国法昭彰疏而不漏！况家中现有老母妻儿，皆赖生员舌耕度日，何忍作此非礼之事累及一家？如谓生员有妒忌之心，他人妻室虽妒亦何济于事，即使妒忌应该谋占谋奸方是，不法的人奸计断不至将他毒死！若说生员不应嬉戏越礼犯规，生员受责无辞。若以生员谋害人命，生员实是冤枉，求父台还要明察。”说毕那个妇人直是叩头呼冤，痛哭不已。

狄公问他两句，乃是胡作宾的母亲，自幼孀居抚养这儿子成立，今因戏言遭了这横事，深怕在堂上受苦，因此同来求狄公体察。狄公听了他三人言词，心下狐疑不决，暗道：“只华、李两家，见了儿女身死，自然是情急具控。惟是牵涉这胡作宾在内，说他因妒谋害，这事大有拟疑。莫说从来闹新房之人断无害新人性命之理，即以他为人论，那种风流儒雅不是谋害人命的人，而且他方才所禀的言词，甚是入情入理，此事倒不可造次误信供词。”停了一晌，乃向李王氏道：“你女儿出嫁未及三朝，遽尔身死，虽觉身死不明，据华国祥所言，也非他家所害，若因闹新房起见，胡作宾下毒伤人，这是何人为凭？本县也不能听一面之词，信为定讞。汝等姑且退回，具禀补词，明日亲临相验，那时方辨得真伪。胡作宾无端起衅，指为祸首，着发县学看管，明日验毕再核。”李王氏本是世家妇女，知道公门的规矩，理应验后拷供，当时与华国祥退下堂来，乘轿回去，专等明日相验。惟有胡作宾的母亲赵氏，见儿子发交县学，不由一阵心酸，嚎啕大哭，无奈是本官吩咐的，直待望他走去方才回家，预备临场判白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但说华国祥回家之后，知道相验之时闲人拥挤，只得含着眼泪命人将厅堂及前后的物件搬运一空，新房前面搭了芦席，虽知房屋遭其损坏，无奈这案情重大，不得不如此办法，所幸为尚是一榜人员，地方上差役不敢啰唆，当时忙了一夜。惟有他儿子见了这个美貌娇妻，两夜恩情忽遭大故，直哭得死去活来。李王氏痛女情深，也是前来痛哭。这一场祸事真叫神鬼不安。到了次日，当坊地甲先同值日差前来布置，在厅前设了公案，将屏门大开，以便在上房院落验尸，好与公案相对，所有那动用物件，无不各式齐全。华国祥当时又请了一妥实的亲戚备了一口棺木，以及装殓的服饰，预备验后收尸。

各事办毕，已到巳正时候，只听门外锣声响亮，知是狄公登场。华国祥赶急具了衣冠，同儿子迎接出去，李王氏也就哭去后堂。狄公在福祠下轿，步入厅前。国祥邀了坐下，家人献上茶来，文俊上前叩礼已毕。狄公知是他儿子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也是个读书儒雅的士子，心下实在是委决不下，只得向他问道：“你妻子到家甫经三天，你前晚是何时进房的么？进房之时他是若何模样？随后何以知茶壶有毒，他误服身亡？”文俊道：“童生因喜期，

诸亲前来拜贺，因奉家父之命往各家走谢。一路回来，正是身子困倦，适值家中补请众客，复命之后，不得不略与周旋。客散之后，已是时交二鼓，当即又至父母膝前稍事定省，然后方至房中。彼时妻子正坐在床沿下，面见童生回来，特命伴姑倒了两盏浓茶，彼此饮吃。童生因酒后已在书房同父母房中饮过，以至未曾入口，妻子即将那一盏茶吃下，然后入寝。时交三鼓，童生正要睡熟，听他隐隐的呼痛，童生方疑他是积寒所致，谁知越痛越紧，叫喊不休。正欲命人请医生，到了四鼓之时，已是魂归地下。后来追本寻源，方知他腹痛的原由乃是吃茶所致，随将茶壶看视，已变成赤黑的颜色，岂非下毒所致？”

狄公道：“照此说来，那胡作宾前日吵闹之时可曾进房么？”文俊道：“童生午前即出门谢客，未能知悉。”华国祥随即说道：“此人是午前与大众进房的。”狄公道：“既是午前进房的，这茶壶设于何地？午后你媳妇可曾吃茶么？泡茶又是谁人？”华国祥被狄公问了这两句，一时反回答不来，直急得跌足哭道：“举人早知有这祸事，那时就各事留心了，且是新娶的媳妇，这琐屑事也不便过问，哪里知道得清楚。总之，这胡作宾素来嬉戏，前日一天也是时出时进的，他乃有心毒害，自然不被人看见了。而况他至二更时候方与众人回去，难保午后灯前背人下毒。这事但求父台拷问他，自然招认了。”狄公道：“此事非比儿戏，人命重案岂敢据一己偏见深信不疑？即令胡作宾素来嬉戏，这两日有伴姑在房，他岂能下手？这事恐另有别故，且请将伴姑交出，让本县问他一问。”华国祥见他代胡作宾辩驳，疑他有心袒护，不禁作急起来，说道：“父台乃民之父母，居官食禄理合为民伸冤，难道举人有心牵害这胡作宾不成？即如父台所言不定是他毒害，还就此含糊了事么？举人尚身在缙绅，出了这案，尚且如此怠慢，那百姓岂不是冤沉海底么？若照这样，平日也尽是虚名了。”狄公见他说起混话，因他是个苦家，当时也不便发作，只得说道：“本县也不是不办这案，此时追寻，正是代你媳妇伸冤的意思。若听你一面之词，将胡作宾问抵，设若他也是个冤枉，又谁人代他伸这冤呢？凡事俱有个理解，而且此时尚未问验，何以就如此焦急？这伴姑本县是要讯问的。”当时命差役人内提人。华国祥被他一番话，也是无言可对，只得听他所为。

转眼之间，伴姑已伏俯在地，狄公道：“你便是伴姑么？还是李府陪嫁过来，还是此地年老仆妇？连日新房里面，出入人多，你为何不小心照应么？”那人见狄公一派恶言厉声的话，吓得战战兢兢，低头禀道：“老奴姓高，娘家陈氏，自幼蒙李夫人恩典，叫留养在家作为婢女，后来蒙恩发嫁，与高起为妻，历来夫妇皆在李家为役。近来因老夫人与老爷相继物故，夫人以小姐出嫁，见老奴是个旧仆，特命陪伴前来，不意前晚即出了这祸事了。小姐身死不明，叩求太爷将胡作宾拷问。”狄公初时疑惑是伴姑作弊，因他是贴身的佣人；又恐是华国祥嫌贫爱富，另有别项情事，命伴姑从中暗害，故立意要提伴姑审问。此时听他所说，乃是李家的旧人，而且是他携带大的小姐，断无忽然毒害之理，心下反没了主意，只得向他问道：“你既由李府陪嫁过来，这连日泡茶取水皆是汝一人照应的了，临晚那壶茶是何时泡的呢？”高陈氏道：“午后泡了一次，上灯以后又泡了一次，夜间所吃是第二次泡的。”狄公又道：“泡茶之后，你可离房没有？那时书房曾开酒席？”伴姑道：“老奴就吃夜饭出来一次，余下并未出来。那时书房酒席，姑少爷同胡少爷也在那里吃酒。但是胡少爷认真晚间忿忿而走，且说下狠言，这毒

药半是他下的。”狄公道：“据你说来，也不过是疑猜的意思，但问你午后所泡的一壶可有人吃么？”伴姑想了一会，也是记忆不清。

狄公听了伴姑高陈氏之言，更是委决不下，向华国祥说道：“据汝众人之言，皆是独挟己见。茶是灯后泡的，其时胡作宾又在书房饮酒，伴姑除吃晚饭又未出来，不能新人自下毒物，不然即要在伴姑身上追寻了。午后有无入进房，他又记忆不清，这案何能臆断？且待本县勘验之后，再为审断罢。”说着起身到了里面。此时李王氏以及华家大小眷口，无不哭声振耳，说好个温柔美貌的新娘，忽然遭此惨变。

狄公来至上房院落，先命女眷暂避一避，在各处看视一遭，然后与华国祥走到房内，见箱笼物件俱已搬去，惟有那把茶壶，并一个红漆筒子，放在一张四扇漆桌子上，许多仆妇在床前看守。狄公问道：“这茶壶可是本在这桌上的么？你们取了碗来，待本县试他一试。”说着当差的早已递过一个茶盏。狄公亲自取在手中，将壶内的茶倒了一盏，果见颜色与众不同，紫黑色，如同那糖水相似，一阵阵还放出那派腥气。狄公看了一回，命人唤了一只狗来，后着人放了些食物在内，将他泼在地下，那狗也是送死，低头哼了一两声，一气吃下，霎时之间，乱咬乱叫，约有顿饭时节，那狗已一命呜呼。狄公更是诧异，先命差役上了封标，以免闲人误食，随即走到床前，看视一遍，只见死者口内浸浸的流血，浑身上下青肿非常，知是毒气无疑。转身到院落站下，命人将李王氏带来，向着华国祥与他说：“此人身死是中毒无疑，但汝等男女两家皆是书香门第，今日遭了这事，已是不幸之事，既具控请本县究办，断无不来相验之理。但是，死者因毒身亡，已非意料所及，若再翻尸寻骨，死殖难安，死者固更觉含冤，生者亦不体面。本县应见，莫如以中毒身亡定案，俟后审出正犯即以此作抵，免得此时翻尸相验。此乃本县怜惜之意，特地命汝两造前来说明缘故，若不忍死者吃苦，便具免验结来，以便日后反悔。”

华国祥还未开言，李王氏反向狄公哭道：“青天老爷，小妇人只此一女，因他身死不明，故而据情报控。既老爷如此定案，免得他死后受苦，小妇人情愿免验了。”华文俊见岳母如此，总因夫妇情深，不忍他遭众人摆布，也就向国祥说道：“父亲且允了这事罢，孩儿见媳妇死得太惨，难得老父台成其事，以中毒定案，此时且依他收殓。”华国祥见儿子与死鬼的母亲皆如此说，也不肯过事苛求，只得退下，同李王氏具了免验的甘结。然后与狄公说道：“父台令举人免验，虽是顾惜体面之意，但儿媳中毒身亡，此事众目所见，惟求父台总要拷问这胡作宾，照例惩办。若以盖棺之后，具有甘结，一味收殓，那时老父台反为不美了。”狄公点点首，将结取过，命刑役皂隶退出后堂，心下实是踌躇，一时不便回去，坐在上房，专看他们出去之时，有什么动静。

此时里里外外，自然闹个不清。仆众亲朋俱在那里办事。所幸棺木一切昨日俱已办齐，李王氏与华文俊自然痛入肝肠，泪流不止。狄公等外面棺木设好，欲代死者穿衣，他也随着众人来到房内，但闻床前一阵阵腥气吹入脑髓，心下直是悟不出个理来，暗道：“古来奇案甚多，即便中毒所致，这茶壶之内无非被那砒霜、信石服在腹中，纵然七孔流血，立时毙命，何以有这腥秽之气？你看他尸身虽然青肿，皮肤却未破烂，而且胸前膨胀如瓜，显见另有别故，莫非床下有什么毒物么？一人暗自揣度。

忽有一人喊道：“不好了，怎么死了两日腹中还是掀动？莫非作怪么？”

说着登时跑下床来，吓得颜色都变，跑了。观看那些人见他如此说，须大着胆子到他那地方观看，复又没有动静，以致众人俱说他疑心。当时七上八下，赶将衣服穿齐，只听阴阳生招呼入殓，众人一拥下床，将死身升起，拈出临间入殓。惟有狄公等人众出去之后，自己走到床前，细细观看一回，复又在地下瞧了一瞧，但见有许多血水点子，里面带着些黑丝，好像活动的样子。

狄公看在眼里，出了后堂，在厅前坐下，心下想道：“此事定非胡作宾所为，内中必有奇怪的事件。华国祥虽一口咬定不肯放松，若不如此办法，他必不能依断。”主意想定，却好收殓已毕，狄公命人将华国祥请出说道：“此事似在可疑，本县断无不办之理，胡作宾虽是个被告，高陈氏乃是伴姑，也不能置身事外，请即交出，一齐归案讯办，以昭公允。若一味在胡作宾身上苛求，岂不致招物议？本县断不刻待尊仆便了。”华国祥见他如此说法，总因他是地方的父母官，案件要听他判断。只得命高陈氏出来，当堂申辩。狄公随即起身乘轿回衙。此时唯胡作宾的母亲，感激万分，知道狄公另有一番美意，暗中买嘱差役传信与他儿子，不在话下。

单说狄公回到署中，也不升堂理事，但传命将高陈氏交官媒看管、其余案件全行不问、一连数日皆是如此。华国祥这日发急起来，向着他儿子怨道：“此事皆是汝这畜生误事，你岳母答应免殓，他乃是个女流，不知公事的利弊。从来做官的人，皆是省事为是，只求将他自己脚步站稳，别人的冤抑他便不问了。前日你定要请我免殓，你看这狗官，至今未曾发落，他所恃者，我们已具了甘结。虽然中毒是真，那胡作宾毒害是无凭无据，他就借此迟延，意在袒护那狗头，岂不是为你所误？我今日倒要前去催审，看他如何对我？不然这上控的状态是免不了的。”说着，命人穿带了冠带，径向昌平县而来。

你道狄公为何不将这事审问，奈他是个好官，从不肯诬言平人。他看定这事非胡作宾所为，也非高陈氏诬害，虽然知道这缘故，只是思不出个原由，毒物是何时下入，因此不便发落。这日午后，向马荣说道：“六里墩那案，本县起初就知易办，但须将姓邵的缉获，就可断结。惟是华顺殓不出伤痕，自己已经检举。哪知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华国祥媳妇又出了这件疑案，若要注意在胡作宾身上，未免于心不忍。前日，你在他家也曾看见各样案情，皆是不能拟定。虽将高陈氏带来，也不过是阻饰华国祥催案的意思。你手下办的案件已是不少，可帮着本县想想，再访邻封地方有什么好手仵役，前去问他或者得点眉目。”两人正在书房议论，执帖上进来回道：“华举人现在堂上，要面见太爷，问太爷那案子是如何办法。”狄公道：“本县知他必要来催审，汝且出去，请会一面，招呼大门伺候。”那人答应退去。

顷刻之间，果见华国祥衣冠齐整走了进来。狄公只得迎出书房，分宾主坐下。华国祥开言问道：“前日蒙父台将女仆带来，这数日之间想必这案情判白了，究竟谁人下毒，请父台示下，感激非浅。”狄公答道：“本县于此事思之已久，因一时未得其由，故未率尔审问。今尊驾来得甚巧，且请稍坐，待本县究问如何？”说着，外堂已伺候齐备，狄公随即更衣升堂问案，先命将胡作宾带来，原差答应一声，到了堂口，将他传入。胡作宾在案前跪下，狄公道：“华文俊之妻，本县已登场验毕，显系中毒身亡，众口一词，皆为汝一人毒害，你且从实招来，这毒物是何时下入？”胡作宾道：“生员前日已经申明，嬉戏则有之，毒害实是冤枉，使生员从何招起？”狄公道：“汝也不必抵赖，现有他家伴姑为证，当日请酒之时，华文俊出门谢客，你与众人时常出入新房，乘隙将毒投下，汝还巧言辩赖么？”胡作宾听毕，忙道：

“父台的明见，既他说与众人时常出入，显见非生员一人进房，既非一人进房，则众目昭彰又从何乘隙？既便是生员下入，则一日之中，为时甚久，岂无一人向茶壶倒茶？何以别人皆未身死，独新人吃下就有毒物？此茶是何人倒给？何时所泡？求父台寻这根底，生员虽不明指其人，但伴姑则有攸归。除亲朋进房外，家中妇女仆婢岂无一人进去？不在这上面追问，难将生员详革，用刑拷死，也是无口供招认。求父台明察。”

狄公听胡作宾一番申辩，故意怒道：“你这无耻劣生，自己心地不良酿成人命，已是情法难容，到了这赫赫公堂便当据实陈词，好好的供说，何故又牵涉他人，冀图开脱？可知本县是明见万里的官员，岂容你巧言置辩？若再游词抵赖，国法具在，便借夏楚施威了。”胡作宾听了这话，不禁叩头禀道：“生员实是冤枉，父台如不将华家女仆提案，虽将生员置死，这事也不能明白。且从来审案断无偏听一面的道理，若华国祥抗不遵提，其中显有别故，还求父台三思。”狄公听罢，向他喊道：“胡作宾，本县见你是个县学生员，不忍苦苦的刻责，今日如此巧辩，不将他女仆提质，谅你心也不甘。”随即命人提高陈氏，两边威武一声，早将伴姑提到，在案前跪下。

狄公言道：“本县据你家主所控，实系胡作宾毒害人命，奈他矢口不认，汝且将此前日如何在新房取闹，何时乘隙下毒，一一供来与他对质。”高陈氏道：“喜期吉日那晚间所闹之事，家主已声明在先，总因家主面斥恶言，以致他心怀不善，临走之时，令我等三日之内，小心防备。当时尚以为戏言，谁知次日来，乘闲便下了毒物。约计其时总在上灯前后，那时里外正摆酒席，老奴虽在房中，昏黄之际也辨不出来，而且出入的人又多，即以他一人来往，由午前至午后已不下数次，多半那时借倒茶为名乘此放下，只求青天先将他功名详革，用刑拷问，那就不怕他不供认了。”狄公还未开言，胡作宾向他辩道：“你这老狗才，岂非信口雌黄害我性命。前日新房取闹也非我一人之事，只因你家老爷独向我申斥，故说了一句戏言照顾面目，以便好出来回去。岂能便以此为凭证？若说我在上灯前后倒茶下毒，此话更是诬陷。自从午前与众亲朋在新房说笑了一会，随后不独我未曾进去，即别人也未进去。上灯前后正是你公子谢客回家之时，连他皆未至房，与大众在书房饮酒，这岂不是无中生有，有意害人？而况那时离睡觉尚远，彼时岂无别人倒茶？何以他人不死，单是你家小姐身死？此必是汝等平时嫌小姐夫人刻薄，或心头不遂，因此下这毒手，害他性命，一则报了前仇，二则想趁仓猝之时，掳掠些财物。不然，即是华家父子通同谋害，以便另娶高门。这事无论如何皆不关我事。汝且想来，由午前与众人进房去后，汝既是陪嫁的伴姑，自必不离他左右，曾见我复进房去过么？”

高陈氏被他这一番辩驳，回想那日实未留意，不知那毒物从何时而来；况且那壶茶既自己去泡，想来心下实是害怕。到了此时，难以强词辩白，全推倒在胡作宾身上。无奈为他这番穷辩，又见狄公那样威严，一时惧怯说不出来。

狄公见了这样，乃道：“汝说胡作宾午后进房，他并未曾进去，而且先前所供汝出来吃晚饭时，胡作宾正与你家少爷在书房饮酒，你家老爷也说他是午前进房，据此看来，这显见非他所干。汝既是多年的仆妇，便该各事留心，而且那壶茶是汝自己所泡，岂能诬赖于他？本县度理准情，此案皆汝所干，若不从实招出，实用大刑伺候。”高陈氏见了这样，吓得战战兢兢，叩头不止，说道：“青天老爷息怒，老奴何敢生此坏心，有负李家老夫人大德？

而且这小姐是老奴携带长大，何忍一朝下此毒手？这事总要求太爷究寻根底。”

狄公听毕，心下想到：“这案甚是奇怪，他两造如此供说，连本县皆为他迷惑。一个是儒雅书生，一个是多年的老仆，断无为害之理。此案不能判结还算什么民之父母？照此看来，只好在这茶壶上面追究了。”一人坐在堂上寂静无声，思想不出个道理。忽然值堂的家人送上一碗茶来，因他审案的时辰已久，恐他口中作渴。狄公见他献上，当将盖子掀开，只见上面有几点黑灰浮于茶上，狄公向那人道：“汝等何以如此粗心，茶房献茶也不令洁净水烹饮，这上面许多黑灰，是从哪里而来？”那人赶着回道：“此事与茶夫无涉，小人在旁边看见，正泡茶时那檐口屋上忽飘下一块灰尘落于里面，以至未能清楚。”

狄公听了这话，猛然醒悟，向着高陈氏说道：“汝说那壶是汝所泡，这茶水还是在外边茶坊内买来，还是在家中烹烧的呢？”高陈氏道：“华老爷因连日喜事，众客纷纷，恐外面买水不能应用，自那日喜事起，皆是家中自烧的。”狄公道：“既是自家烧，可是你烧的么？”高陈氏道：“老奴是用的现成开水，另有别人专管此事。”狄公又道：“汝既未烧，这烧水地方是在何处呢？”高陈氏道：“在厨房下首闲屋内。”狄公一一听毕，向着下面说道：“此案本县已知道了，汝两人权且退下，分别看管，候本县明日揭明此案，再行释放。”当时起身进入后堂。

此时华国祥在后面听他审问，在先见他专代胡作宾说话，恨不得挺身到堂，向他耻骂一阵，只因是国家的法堂，不敢造次；此时又听他沉吟分不出个皂白，忽然令两造退去，心下更是不悦，见狄公出来，怒颜问道：“父台从来听案就如此审事的么？不敢用刑拷问，何以连申诉驳诘，皆不敢开口呢？照此看来，到明年此日，也不能断个明白，不知这里州府衙门未曾封闭，天外有天，到那时莫怪举人越控。”说着，大气不止，即要起身出去。狄公见了笑道：“尊府之事本县现已明白，且请少安毋躁，明日午后，定在尊府分个明白。此乃本县分内之事，何劳上宪控告？若明日不能明白，那时不必尊驾上控，本县自己也无颜做这官宰。此时且请回去罢。”华国祥听他如此说来，也是疑信参半，只得答道：“非是举人如此焦急，实因案出多日，死者含冤于心不忍。既老父台看出端倪，明日便在家恭候了。”说着，起身告辞，回转家内。

这里狄公来至书房，马荣向前问道：“太爷今日升堂，何以定说明日判结？”狄公道：“凡事无非是个理字，你看胡作宾那人可是个害人的奸匪么？无非是少年豪气，一味嬉戏，误说了那句戏言，却巧次日生出了这件祸事，便一口咬定于他。若本县再附合随声，详革拷问，他乃是世家子弟，现在遭了此事，母子两人已是痛苦非常，若竟深信不疑，令他供认，那时不等本县究办，他母子必寻短见，岂非此案未结，又出一冤枉案件？至于高陈氏，听他那个言语，这李家乃是他恩人，更不忍为害。所以本县这数日思前想后，寻不出这案的原由，故此不肯升堂。今日华国祥来催审，本县也只得敷衍其事，总知道这茶壶为害，不料茶房献茶与本县，上有许多浮灰，乃是屋上落下。他家那烧茶的地方，却是在厨下闲屋里面，如此这般的推求，这案岂不可明白么？”马荣听毕，说道：“太爷的神察真是无微不至，但是如此追求，若再不能断结，则案情比那皇华镇毕顺的事更难办了。”

次日一早，狄公青衣小帽，带了两名值日差并马荣、乔泰步行至华国祥

家内，一径来至厅前。彼时华国祥正命人在厅前打扫，见县官已进里面，只得逊同入座，命人取自己冠带。狄公笑道：“本县尚不拘形迹，尊驾何必劳动。但是令媳之事，今日总可分明。且请命那烧茶的仆妇前来，本县有话动问。”华国祥不解何意，见他绝早而来，不便相阻，只得将那人唤出。狄公见是一个十八九岁的丫头，走到面前，叩头跪下。狄公道：“这也不是公堂，无须如此。汝叫什么名字？向来是专管烧茶么？”那个丫头禀道：“小女子名唤彩姑，向来伏伺夫人。只因近日娶小奶奶，便命专司茶水。”狄公道：“那日高陈氏午后倒茶，你可在厨下房里么？”彩姑道：“正在那里烧水，后来上灯时节，因回上房有事，高奶奶来了去泡茶，却未看见。适小女子有事之后回转那里，炉内茶水已泼在地下。询知起来，方知高奶奶泡茶之时，炉子已没有开水，他将炉子取下，放在檐口，复行添炭着火，烧了一壶开水。只用了一半，那一半正拟到院落加冷水，不意左脚绊了一跤，以致将水泼于地下。随后小女子进来另行添好，他方走去。此是那日泡茶的原委，至别项事件，小女子一概不知。”

狄公听毕，随命马荣回衙将高陈氏带来。马荣领命而去，不多一会将人带到。狄公大声喝道：“汝这狗头，如此狡猾，前日当堂口供说那日向晚泡茶取的是现成开水，今日彩姑供说，乃是汝将火炉移在檐口，将水烧开只倒了一半，那水又在檐口泼去，显见汝所供不实，汝尚有何辩？”高陈氏被这番驳斥吓得叩头不止，但说：“求太爷恩典，老奴因在堂上惧怕，一时心乱胡口所供，以免太爷复问，其实老奴无别项缘故。”狄公怒道：“可知你只图一时狡猾，你那小姐的冤枉，为你耽搁了许多时日了。若非本县明白，岂不又冤诬那胡作宾。早能如此实供，何致令本县费心思虑这，想不出个缘故。此时暂缓掌颊，俟这案明白，定行责罚。”当时起身向华国祥道：“本县且同尊驾到厨房一行，以便令人办事。”华国祥到了此时，也只得随他而去。

当时狄公到了里面，见朝东三间正屋是锅灶的所在，南北两边共是四个厢房。狄公问彩姑道：“汝等那日烧茶，可是在这朝北厢房里么？”彩姑道：“正是这个厢房，现在泥炉子还在里面呢。”狄公走进里面，果然不错，但见那厨房的房屋古旧不堪，瓦木已多半朽坏。随向高陈氏问道：“汝那晚将火炉子移在何处檐口？”高陈氏向前指道：“便在这青石上面。”狄公依着他指点的所在，细心向檐口望去，只见那样子已突下半截，瓦檐俱已破损。随向高陈氏说：“汝前所供不实，本应掌汝两颊，姑念汝年老昏愦，罚汝仍在这原处烧一天开水，以便本县在此饮茶。”华国祥见狄公看了一会，也说不出个道理，此时忽然命高陈氏烧茶，实不是审案的道理，不禁暗怒起来，向着狄公说道：“父台到此踏勘，理应预备茶点，若等这老狗才烧水，恐已迟迟不及。既他所供不实，理合带回严惩，以便水落石出，若这样胡闹，岂不反成戏谑么？”狄公冷笑道：“在尊驾看来，若似戏谑，可知本县正要在这上寻究此事，自有本县专主，尊驾且勿多言。”随即命人取了两张桌椅，在厨房内坐下，与那些厨子仆妇，混说些闲话。停一会，便催高陈氏添火，或而掀扇，或而倒茶，闹个不了。及至将水烧开，泡了茶来，他又不吃，如此有十数次光景。

高陈氏正在那里掀火，忽然檐口落下几点碎泥在他头颈项里面，赶紧用手在上面拂去。狄公早已经看见，随即喊道：“汝且过来。”高陈氏见他叫唤，也只得走过到了他面前。狄公道：“汝且在此稍等一等，那害你小姐的毒物顷刻便见了。”高陈氏直是不敢开口。华国祥更不以为然，起身反向上

房而去。狄公也不阻他，坐在那椅上，两眼直望着檐口。又过了有盏茶时，果然见那落泥的地方，露出一线红光，闪闪的在那檐口，或出或现，但不知是什么物件。狄公心下已是大喜，赶着向马荣道：“你们可看见么？”马荣道：“看是看见了，还是就趁此取出如何？”狄公忙道：“且勿动手，既有这个物件，先将他家主人请来一同观看，究竟那毒物是怎样下入，方令他信服。从来本县断案不肯冤屈于人，若不彻底根究，岂得谓民之父母？”当时彩姑见了这样，赶着跑入上房，报于华国祥知道。里面众人一听，真是意外之事，无不惊服狄公的神明。华国祥也随即出来观看。狄公道：“这案庶可明白了，且请稍坐片刻，看这物究竟怎样。”

当时华国祥抬头细瞧，但见火炉一股热烟冲入上面，那条红光被烟抽得蠕蠕欲动，忽然伸出一个蛇头，四入观望，口中流着浓涎，仅对炉内滴下。那蛇见有人在此，顷刻又缩进里面，此时众人无不凝神屏气，吓得口不敢开。狄公向华国祥道：“原来令媳是为这毒物所伤，这是尊驾亲自所睹，非是本县袒护胡作宾了。尊处房屋既坏，历久不修，已至生此毒蛇，不如趁此将他拆毁。”说道，命那些闲杂人等一概走开，令马荣与值日当差以及华家打杂的人，各执器具，先拥入屋内，将檐口所有的椽子捣下。只见上面响了一声，有一尺多长的火赤炼蹿入院落里面，欲想逃走，早被马荣看见，正欲上前去捉，乔泰早取了一把火叉，对定那蛇头打了一下，那蛇登时不得走动，复又一叉，将他打死。众人还恐里面仍有小蛇，一齐上前，把那一间房屋拆毁个干净。

狄公命人将蛇带着，到了厅前，此时里面得信，早将李王氏接来。狄公坐下，向华国祥言道：“此案本县初来相验，便知令媳非人毒害。无论胡作宾是个儒雅书生，断不致干这非礼之事；惟进房之时闻有一派骚腥气，那时便好生疑惑，后来临验之时，又有人说他肚内掀动。本县思想用以害人无非是砒霜、信石，即便服下，但七窍流血而已，岂有腥秽的气味？因此未敢遽断。日来思虑万分，审讯高陈氏的口供，他但说茶是自己所泡，泡茶之后，胡作宾又未进房，除他吃晚饭出来，其余又未离原处，又未见别人进去，难道新人自己毒害？今日听彩姑之言，这明是当日高陈氏烧茶之时，在檐口添火，那烟冲入上面，蛇涎滴下，其时他未看见，便将开水倒入茶壶，其余一半，却巧为他泼去，以致未害别人。缘原祸端仍是高陈氏自不小心，以至令媳误服其毒。理应将他治罪，惟是他事出无心，老年可悯，且从轻办理。令媳无端身死，亦属天命使然，仍请尊驾延请高僧，诵经忏悔，超度亡魂。胡作宾无辜受屈，本应释放，奈他嬉戏性成，殊非士林的正品，着发学戒，以警下次。”

说毕，又向李王氏道：“你女儿身死的原由，今已明白，本县如此断结，汝等可服么？”李王氏哭道：“照此看来，却是误毒所致，这皆是我女儿命苦。太爷如此讯结，也是秉公而论，还有何说呢？”狄公见他应允，当即命众人具结销案。

（《武则天四大奇案》）

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乌盆诉苦别古鸣冤

一日，包公与包兴暗暗进了定远县，找了个饭铺打尖。正在吃饭之时，只见从外面来了一人。酒保见了，让道：“大爷少会呀！”那人拣个座儿坐下，酒保转身提了两壶酒，拿了两个杯子过来。那人便问：“我一人如何要两壶酒、两个杯子呢！”酒保答道：“方才大爷身后面，有一个人一同进来，披头散发，血渍模糊。我只打量你是劝架给人和息事情，怎么一时就不见了？或者是我瞧恍惚了也未可知。”

那人一闻此言，登时惊慌失色，举止失宜，大不像方才进来之时那等骄傲之状。只见坐不移时，发了回怔，连那壶酒也未吃，便匆匆会了钱钞而去。包公看此光景，因问酒保道：“这人是谁？”酒保道：“他姓皮名熊，乃二十四名马贩之首。”包公记了姓名，吃完了饭，便先叫包兴到县传谕，就说老爷即刻到任。包公随后就出了饭铺。尚未到县，早有三班衙役书吏人等迎接上任。到了县内，有署印的官交了印信，并一切交代，不必细说。

包公便将秋审册籍细细稽察，见其中有个沈清伽蓝殿杀死僧人一案，情节支离。便即传出谕去，立刻升堂，审问沈清一案。所有衙役三班早知消息，老爷暗自一路私访而来，就知这位老爷的利害，一个个兢兢业业，早已预备齐全。一闻传唤，立刻一班班进来，分立两旁，喊了堂威。包公入座，标了禁牌，便吩咐带沈清。不多时，将沈清从监内提出，带至公堂，打去刑具，朝上跪倒。包公留神细看，只见此人不过三旬年纪，战战兢兢匍匐在埃尘，不像个行凶之人。包公看罢便道：“沈清，你为何杀人，从实招来。”沈清哭诉道：“只因小人探亲回来，天气太晚，那日又濛濛下雨，地下泥泞，实在难行。素来又胆小，又不敢夜行，因在这县南三里多地，有个古庙暂避风雨。谁知次日天未明，有公差在路，见小人身后有血迹一片，公差便问小人从何而来。小人便将昨日探亲回来，天色太晚，在庙内伽蓝殿上存身的话，说了一遍。不想公差拦住不放，务要同小人回至庙中一看。嗟呀太爷呀！小人同差役到庙看时，见佛爷之旁有一杀死的僧人。小人实是不知僧人是谁杀的。因此二位公差将小人解至县内，竟说小人谋杀和尚。小人真是冤枉，求青天大老爷照察！”包公闻听，便问道：“你出庙时是甚么时候？”沈清答道：“天尚未明。”包公又问道：“你这衣服因何沾了血迹？”沈清回道：“小人原在神厨之下，血水流过，将小人衣服沾污了。”老爷闻听点头，吩咐带下，仍然收监。立刻传轿，打道伽蓝殿。包兴伺候主人上轿，安好伏手。包兴乘马跟随。

包公在轿内暗想：“他既谋害僧人，为何衣服并无血迹，光有身后一片呢？再者，虽是刀伤，彼时并无凶器。”一路盘算，来到伽蓝殿。老爷下轿，吩咐跟役人等，不准跟随进去，独带包兴进庙。至殿前，只见佛像残朽败坏，两旁配像俱已坍塌。又转到佛像背后，上下细看，不觉暗暗点头。回身细看神厨之下，地上果有一片血迹迷乱。忽见那边地下放着一物，便捡起看时，一言不发，拢入袖中，即刻打道回衙。来至书房，包兴献茶，回道：“李保押着行李来了。”包公闻听，叫他进来。李保连忙进来，给老爷叩头。老爷便叫包兴传该值的头目进来。包兴答应，去不多时，带了进来，朝上跪倒。“小人胡成，给老爷叩头。”包公问道：“咱们县中可有木匠么？”胡成应道：“有。”包公道：“你去多叫几名来，我有紧要活计要做的，明早务要俱各传到。”胡成连忙答应，转身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胡成禀道：“小人将木匠俱已传齐，现在外面伺候。”包公又吩咐道：“预备矮桌数张，笔砚数份，将木匠俱带至后花厅，不可有误。去罢。”胡成答应，连忙备办去了。这里包公梳洗已毕，即同包兴来至花厅，吩咐木匠俱各带进来。只见进来了九个人，俱各跪倒，口称：“老爷在上，小的叩头。”包公道：“如今我要做各样的花盆架子，务要新奇式样。你们每人画他一个，老爷拣好的用，并有重赏。”说罢吩咐拿矮桌笔砚来。两旁答应一声，登时齐备。只见九个木匠分在两旁，各自搜索枯肠，谁不愿新奇讨好呢。内中就有使惯了竹笔，拿不上笔来的；也有怯官的，战战哆哆画不像样的；竟有从容不迫，一挥而就的。包公在座上，往下细细留神观看。不多时，俱各画完，挨次呈递。老爷接一张看一张，便问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”那人道：“小的叫吴良。”包公便向众木匠道：“你们散去。将吴良带至公堂。”左右答应一声，立刻点鼓升堂。

包公入座，将惊堂木一拍，叫道：“吴良，你为何杀死僧人？从实招来，免得皮肉受苦。”吴良听说，吃惊不小，回道：“小人以木匠做活为生，是极安分的，如何敢杀人呢？望乞老爷详察。”老爷道：“谅你这厮决不肯招。左右，尔等立刻到伽蓝殿将伽蓝神好好抬来。”左右答应一声，立刻去了。不多时，将伽蓝神抬至公堂。百姓们见把伽蓝神泥胎抬到县衙听审，谁不要看看新奇的事，都来。只见包公离了公座，迎将下来，向伽蓝神似有问答之状。左右观看，不觉好笑。连包兴也暗说道：“我们老爷这是装甚么腔儿呢？”只见包公重新入座，叫道：“吴良，适才神圣言道，你那日行凶之时，已在神圣背后留下暗记。下去比来。”左右将吴良带下去。只见那神圣背后肩膀以下，果有左手六指儿的手印。谁知吴良左手却是六指儿，比上时丝毫不错。吴良吓的魂飞胆裂，左右的人无不吐舌说：“这位太爷真是神仙，如何就知是木匠吴良呢？”殊不知包公那日上庙验看时，地下捡了一物，却是个墨斗。又见那伽蓝神身后有六指手的血印，因此想到木匠身上。

左右又将吴良带至公堂跪倒。只见包公把惊堂一拍，一声断喝，说：“吴良！如今真赃实犯，还不实说么？”左右复又威吓说：“快招！快招！”吴良着忙道：“太爷不必动怒，小人实招就是了。”刑房书吏在一旁写供。吴良道：“小人原与庙内和尚交好，这和尚素来爱喝酒，小人也是酒头鬼儿。因那天和尚请我喝酒，谁知他就醉了。我因劝他收个徒弟，以为将来的收缘结果。他便说：‘如今徒弟实在难收。就是将来收缘结果，我也不怕。这几年的工夫，我也积攒了有二十多两银子了。’他原是醉后无心的话，小人就问他：‘你这根子收藏在何处呢？若是丢了，岂不白费了这几年的工夫么？’他说：‘我这银子是再丢不了的，放的地方人人再也想不到的。’小人便问他：‘你到底搁在那里呢？’他就说：‘咱们俩这样相好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许告诉别人。’他方说出将银子放在伽蓝神脑袋以内。小人一时见财起意，又见他醉了，原要用斧子将他劈死了。回老爷，小人素来拿斧子劈木头惯了，从来未劈过人。乍乍儿的劈人，不想手就软了。头一斧子未劈重，偏遇和尚泼皮要夺我斧子。我如何肯让他，又将他按住，连劈几斧，他就死了。闹了两手血。因此上神桌便将左手扶住神背，右手在神圣的脑袋内掏出银子，不意留下了个手印子。今被太爷神明断出，小人实实该死。”包公闻听所供是实，又将墨斗拿出与他看了。吴良认了是自己之物，因抽斧子落在地下。包公叫他画供，上了刑具，收监。沈清无故遭屈，赏官银十两，释放。

刚要退堂，只听有击鼓喊冤之声。包公即着带进来。但见从角门进来二

人，一个年纪二十多岁，一个有四十上下。来到堂上，二人跪倒。年轻的便道：“小人名叫匡必正，有一叔父开缎店，名叫匡天佑。只因小人叔父有一个珊瑚扇坠，重一两八钱，遗失三年未有下落。不想今日遇见此人，他腰间佩的正是此物。小人原要借过来看看，怕的是认错了。谁知他不但不借给看，开口就骂，还说小人讹他，扭住小人不放。太爷详察。”又只见那人道：“唔么是江苏人，姓吕名佩。今日狭路相逢，遇见这个后生，将我拦住，硬说唔腰间佩的珊瑚坠子是他的。青天白日竟敢拦路打抢，这后生实实可恶。求太爷与唔剖断剖断。”包公闻听，便将珊瑚坠子要来一看，果然是真的，淡红光润无比。便向匡必正道：“你方才说此坠重够多少？”匡必正道：“重一两八钱。倘若不对，或者东西一样的极有，小人再不敢讹人。”包公又问吕佩道：“你可知道此坠重够多少？”吕佩道：“此坠乃友人送的，并不晓得多少分两。”包公回头叫包兴取戥子来。包兴答应，连忙取戥平了，果然重一两八钱。包公便向吕佩道：“此坠若按分两，是他说的不差，理应是他的。”吕佩着急道：“噯呀，太爷呀！此坠原是我的好朋友送唔的，又平甚么分两呢？唔们江苏人是不敢撒谎的。”包公道：“既是你相好朋友送的，他叫甚么名字？实说。”吕佩道：“唔这朋友姓皮名熊，他是马贩头儿，人所共知的。”包公猛然听皮熊二字，触动心事，吩咐将他二人带下去，立刻出签传皮熊到案。包公暂且退堂，用了酒饭。

不多时，人来回话：“皮熊传到。”包公复又升堂：“带皮熊。”皮熊上堂跪倒，口称：“太爷在上，传小人有何事故？”包公道：“闻听你有珊瑚扇坠，可是有的？”皮熊道：“有的。那是三年前小人捡的。”包公道：“此坠你可送过人么？”皮熊道：“小人不知何人失落，如何敢送人呢？”包公便问：“此坠尚在何处？”皮熊道：“现在小人家中。”包公吩咐将皮熊带在一边，叫把吕佩带来。包公问道：“方才问过皮熊，他并未曾送你此坠。此坠如何到了你手？快说！”吕佩一时慌张，方说出是皮熊之妻柳氏给的。包公就知话内有因，连问道：“柳氏他如何给你此坠呢？实说！”吕佩便不言语。包公吩咐掌嘴。两旁人役刚要上前，只见吕佩摇手道：“唔呀，老爷不必动怒。唔说就是了。”便将与柳氏通奸，是柳氏私赠此坠的话说了一遍。皮熊在旁听见他女人和人通奸，很觉不够瞧的。包公立刻将柳氏传到。谁知柳氏深恨丈夫在外宿奸，不与自己一心一计。因此来到公堂，不用审问，便说出丈夫皮熊素与杨大成之妻毕氏通奸。“此坠从毕氏处携来，交与小妇人收了二三年。小妇人与吕佩相好，私自赠他的。”包公立刻出签传毕氏到案。

正在审问之际，忽听得外面又有击鼓之声，暂将众人带在一旁，先带击鼓之人上堂。只见此人年有五旬，原来就是匡必正之叔匡天佑，因听见有人将他侄儿扭结到官，故此急急赶来，禀道：“三年前不记日子，托杨大成到缎店取缎子，将此坠做为执照。过了几日，小人到铺问时，并未见杨大成到铺，亦未见此坠。因此小人到杨大成家内，谁知杨大成就是那日晚间死了，亦不知此坠的下落，只得隐忍不言。不料小人侄儿今日看见此坠，被人告到太爷台前。惟求太爷明镜高悬，伸此冤枉。”说罢磕下头去。

包公闻听，心下明白，叫天佑下去，即带皮熊、毕氏上堂。便问毕氏：“你丈夫是如何病死的？”毕氏尚未答言，皮熊在旁答道：“是心疼病死的。”包公便将惊堂木一拍，喝声：“该死的狗才！他丈夫心疼病死的，你如何知道？明是因奸谋命。快把怎生谋害杨大成致死情由从实招来。”两旁一齐威

吓：“招！招！招！”皮熊惊慌说道：“小人与毕氏通奸是实，并无谋害杨大成之事。”包公闻听说：“你这刁嘴的奴才！曾记得前在饭店之中，你要吃酒，后面跟着带血之人。酒保说出，吓的你酒也未敢吃，立时会了钱钞而去。今日公堂之上还敢支吾！左右，抬上刑来。”皮熊只吓得哑口无言，暗暗自思道：“这位太爷连喝酒之事俱已知道，别的谅也瞒不过他去。莫若实说，也免得皮肉受苦。”想罢，连连叩头道：“太爷不必动怒，小人愿招。”包公道：“招来！”皮熊道：“只因小人与毕氏通奸，情投意合，惟恐杨大成知道，将我二人拆散，因此定计，将他灌醉，用刀杀死，暗用棺木盛殓，只说心疼暴病而死。彼时因见珊瑚坠，小人拿回家去，交付妻子收了。即此便是实情。”包公闻听，叫他画供。即将毕氏定了凌迟，皮熊定了斩决，将吕佩责四十板释放，柳氏官卖，匡家叔侄将珊瑚坠领回无事。因此人人皆知包公断事如神，各处传扬，就传到个行侠尚义的老者耳内。

且说小沙窝内有一老者，姓张行三，为人梗直，好行侠义，因此人都称他为别古，原是打柴为生，皆因他有了年纪，挑不动柴草，众人就叫他看着过秤，得了利息大家平分。这也是他素日为人拿好儿换来的。一日，闲暇无事，偶然想起：“三年前，东塔洼赵大欠我一担柴钱四百文。我若不要了，有点对不过众伙计们。他们不疑惑我使了，我自己居心实在的过意不去。今日无事，何不走走呢。”于是拄了竹杖，锁了房门，竟往东塔洼而来。

到了赵大门首，只见房舍焕然一新，不敢敲门。问了问邻右之人，方知赵大发财了，如今都称“赵大官人”了。老头子闻听，不由心中不悦，暗想道：“赵大这小子，长外掏，短处捏，那一种行为，连柴火钱都不想着还，他怎么配发财呢？”转到门口，便将竹杖敲门，口中道：“赵大，赵大。”只听里面答应道：“是谁这么赵大赵二的？”说话间门已开了。张三看时，只见赵大衣帽鲜明，果然不是先前光景。赵大见是张三，连忙说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张三哥么！”张三道：“你先少合我论哥儿们，你欠我的柴火钱也该给我了。”赵大闻听道：“这甚么要紧。老弟老兄的，请到家里坐。”张三道：“我不去，我没带着钱。”赵大说：“这是甚么话？”张三道：“正经话。我若有钱，肯找你来要帐吗？”正说着，只见里面走出一个妇人来，打扮的怪模怪样的，问道：“官人，你同谁说话呢？”张三一见说，“好呀赵大，你干这营生呢！怨的发财呢。”赵大道：“休得胡说，这是你弟妹小婶。”又向妇人道：“这不是外人，是张三哥到了。”妇人便上前万福。张三道：“恕我腰疼，不能还礼。”赵大说：“还是这等爱顽。还请里面坐罢。”张三只得随着进来。到了屋内，只见一路一路的盆子堆的不少，彼此让坐。赵大叫妇人倒茶。张三道：“我不喝茶，你也不用闹酸款。欠我的四百多钱总要还我的，不用闹这个软局子。”赵大说：“张三哥你放心。我那就短了你四百文呢？”说话间，赵大拿了四百钱递与张三。张三接来，揣在怀内，站起身来说道：“不是我爱小便宜。我上了年纪，夜来时常爱起夜，你把那小盆给我一个，就算折了欠我的零儿罢。从此两下开交，彼此不认得却使得。”赵大道：“你这是何苦吃井水！这些盆子俱是挑出来的，没沙眼，拿一个就是了。”张三挑了一个趣黑的乌盆，挟在怀中，转身就走，也不告别，竟自出门去了。

这东塔洼离小沙窝也有三里之遥。张三满怀不平，正遇着深秋景况，夕阳在山之时，来到树林之中，耳内只听一阵阵秋风飒飒，败叶飘飘。猛然间，滴溜溜一个旋风，只觉得寒毛眼里一冷。老头子将脖子一缩，腰儿一躬，刚

说一个“好冷！”不防将怀中盆子掉在尘埃，在地下咕噜噜乱转，隐隐悲哀之声说：“摔了我的腰了。”张三闻听，连连唾了两口，捡起盆子往前就走。有年纪之人，如何跑的动。只听后面说道“张伯伯，等我一等。”回头又不见人，自己怨恨道：“真是时衰鬼弄人。我张三平生不做亏心之事，如何白日就会有鬼？想是我不久于人世了。”一边想一边走，好容易奔至草房。急忙放下盆子，撂了竹杖，开了锁儿，拿了竹杖，拾起盆子，进得屋来，将门顶好。觉得乏困已极，自己说：“管他甚么鬼不鬼的，且梦周公。”刚才说完，只听得悲悲切切，日呼：“伯伯，我死的好苦也！”张三闻听道“怎么的，竟自把鬼关在屋里了。”别古秉性忠直，不怕鬼邪，便说道：“你说罢。我这里听着呢。”隐隐说道：“我姓刘名世昌，在苏州阊门外八宝乡居住。家有老母周氏，妻子王氏，还有三岁的孩子，乳名百岁。本是缎行生理。只因乘驴回家，行李沉重，那日天晚在赵大家借宿。不料他夫妻好狠，将我杀害，谋了资财，将我血肉和泥焚化。到如今，闪了老母，抛却妻子，不能见面。九泉之下，冤魂不安。望求伯伯替我在包公前申明此冤，报仇雪恨。就是冤魂在九泉之下，也感恩不尽。”说罢放声痛哭。张三闻听他说的可怜，不由的动了豪侠的心肠，全不畏惧，使呼道：“乌盆。”只听应道：“有呀，伯伯。”张三道：“虽则替你鸣冤，惟恐包公不能准状，你须跟我前去。”乌盆应道：“愿随伯伯前往。”张三见他应叫应声，不觉满心欢喜，道：“这去告状，不怕包公不信。言虽如此，我是上了年纪之人，记性平常，必须将他姓名住处记清背熟了方好。”于是从新背了一回，样样记明。

老头儿为人心热，一夜不曾合眼，不等天明，爬起来，挟了乌盆，拄起竹杖，锁了屋门，竟奔定远县而来。出得门时，冷风透体，寒气逼人，又在天亮之时，若非张三好心之人，谁肯冲寒冒冷替人鸣冤。及至到了定远县，天气过早，尚未开门。只冻得他哆哆嗦嗦，找了个避风的所在，席地而坐。喘息多时，身上觉得和暖，老头儿高起兴来了，将盆子扣在地下，用竹杖敲着盆底儿，唱起《什不闲》来了。刚唱了一句“八月中秋月照台”，只听的一声响，门分两扇，太爷升堂。

张三忙拿起盆子，跑向前来喊冤枉。就有该值的回禀，立刻带进。包公座上问道：“有何冤枉？诉上来。”张三就把东塔洼赵大家讨帐得了一个黑盆，遇见冤魂自述的话，说了一遍，“现有乌盆为证。”包公闻听，便不以此事为妄谈，就在座上唤道：“乌盆！”并不见答应。又连唤两声，亦无影响。包公见别古年老昏愤，也不动怒，便叫左右撵出去便了。

张老出了衙门，口呼：“乌盆。”只听应道：“有呀，伯伯！”张老道：“你随我诉冤，你为何不进去呢？”乌盆说道：“只因门上门神拦阻，冤魂不敢进去。求伯伯替我说明。”张老闻听又嚷冤枉。该值的出来嗔道：“你这老头子还不走，又嚷的是甚么？”张老道：“求爷们替我回复一声，乌盆有门神拦阻，不敢进见。”该值的无奈，只得替他回禀。包公闻听，提笔写字一张，叫该值拿出门前焚化，仍将老头子带进来，再讯二次。张老抱着盆子上了公堂，将盆子放在当地，他跪在一旁。包公问道：“此次叫他可应了？”张老说是。包公吩咐左右：“尔等听着。”两边人役应声，洗耳静听。只见包公座上唤道：“乌盆！”不见答应。包公不由动怒，将惊堂木一拍：“我把你这狗才！本县念你年老之人，方才不加责于你。如今还敢如此。本县也是你愚弄的吗？”用手抽签，吩咐将他重责十板，以戒下次。两旁不容分说，将张老打了十板。闹得老头儿呲牙咧嘴，一拐一拐的，挟了乌盆，拿了竹杖，

出衙去了。

转过影壁，便将乌盆一扔。只听得“嗟呀”一声，说：“踉了我脚面了。”张老道：“奇怪，你为何又不进去呢？”乌盆道：“只因我赤身露体，难见星主。没办法，再求伯伯替我申诉明白。”张老道：“我已然为你挨了十大板，如今再去，我这两条腿不用长着咧！”乌盆又苦苦哀求。张老是个心软的人，只得拿起盆子。他却又不敢伸冤，只得从角门溜溜啾啾往里便走。只见那边来了一个厨子，一眼看见，便叫：“胡头儿，胡头儿，那老头儿又来了。”胡头儿正在班房谈论此事说笑，忽听老头子又来了，连忙跑出来要拉。张老却有主意，就势坐在地下叫起屈来了。包公那里也听见了，吩咐带上来，问道：“你这老头子为何又来？难道不怕打么？”张老叩头道：“方才小人出去又问乌盆，他说赤身露体，不敢见星主之面。恳求太爷赏件衣服遮盖遮盖，他才敢进来。”包公闻听，叫包兴拿件衣服与他。包兴连忙拿了一件袷袄，交与张老。张老拿着衣服出来。该值的说：“跟着他，看他是拐子。”只见他将盆子包好，拿起来，不放心，又叫道：“乌盆，随我进来。”只听应道：“有呀，伯伯。我在这里！”张老闻听他答应，这一回留上心了，便不住叫着进来。

到了公堂，仍将乌盆放在当中，自己一旁跪倒。包公又吩咐两边仔细听着，两边答应：“是。”此所谓上命差遣，概不由己。有说老头子有了病了，又有说太爷好性儿的，也有暗笑的，连包兴在旁也不由的暗笑：“老爷今日叫疯子磨住了。”只见包公座上大声呼唤道：“乌盆！”不想衣内答应说：“有呀，星主！”众人无不诧异。只见张老听见乌盆答应了，他便忽的跳将起来，恨不能要上公案桌子。两旁众人吆喝，他才复又跪下。包公细细问了张老。张老仿佛背书的一般：他姓甚名谁，家住那里，他家有何人，作何生理，怎么遇害，是谁害的，滔滔不断说了一回，清清楚楚。两旁听的，无不叹息。包公听罢，吩咐包兴取十两银子来，赏了张老，叫他回去听传。别古千恩万谢的去了。

包公立刻吩咐书吏办文一角，行到苏州，调取尸亲前来结案。即行出签拿赵大夫妇，登时拿到，严加讯问，并无口供。包公沉吟半晌，便吩咐：“赵大带下去，不准见刁氏。”即传刁氏上堂，包公说：“你丈夫供称：陷害刘世昌，全是你的主意。”刁氏闻听，恼恨丈夫，便说出赵大用绳子勒死的，并言现有未用完的银两。即行画招，押了手印。立刻派人将赃银起来。复又带上赵大，叫他女人质对。谁知这厮好狠，横了心再也不招，言银子是积攒的。包公一时动怒，请了大刑来，夹棍套了两腿，问时仍然不招。包公一声断喝，说了一个“收”字，不想赵大不禁夹，就呜呼哀哉了。包公见赵大已死，只得叫人搭下去。立刻办详禀了本府，转又行文上去，至京启奏去了。

此时尸亲已到。包公将未用完的银子，俱叫他婆媳领取讫；并将赵大家私奉官折变，以为婆媳养赡。婆媳感念张老替他鸣冤之恩，愿带到苏州养老送终。张老也因受了冤魂的嘱托，亦愿照看孀居孤儿。因此商量停当，一同起身往苏州去了。

（《七侠五义》）

买猪首书生遭横祸 审阡儿包公智断案

这日包公走至三星镇，见地面肃静，暗暗想道：“地方官制度有方。”正自犯想，忽听喊冤之声，却不见人。包兴早已下马，顺着声音找去，原来在路旁空柳树里，及至露出身来，却又是个妇人，头顶呈词，双膝跪倒。包兴连忙接过呈子。此时轿已打杵，上前将状子递入轿内。包公看毕，对那妇人道：“你这呈子上言家中无人，此呈却是何人所写？”妇人答道：“从小熟读诗书，父兄皆是举贡，嫁得丈夫也是秀才，笔墨常不释手。”包公将轿内随行纸墨笔砚，叫包兴递与妇人，另写一张。只见不加思索，援笔立就呈上。包公接过一看，连连点头道：“那妇人，你且先行回去听传。待本阁到了公馆，必与你审问此事。”那妇人磕了一个头说：“多谢青天大人！”当下包公起轿，直投公馆去了。

原来那妇人，娘家姓文，嫁与韩门为妻。自从丈夫去世，膝下只有一子，名唤瑞龙，年方一十六岁。在白家堡租房三间居住。韩文氏做些针指，训教儿子读书。子在东间读书，母在西间做活，娘儿两个将就度日，并无仆妇下人。

一日晚间，韩瑞龙在灯下念书，猛回头见西间帘子一动，有人进入西间，是葱绿衣衿，大红朱履，连忙立起身赶入西间，见他母亲正在灯下做活。见瑞龙进来，便问道：“吾儿晚上功课完了么？”瑞龙道：“孩儿偶然想起个典故，一时忘怀，故此进来找书查看查看。”一壁说着，奔了书箱。虽则找书，却暗暗留神，并不见有甚么。只得拿一本书出来，好生纳闷。又怕有贼藏在暗处，又不敢声张，恐怕母亲害怕，一夜也未合眼。到了次日晚间，读书到了初更之后，一时恍惚，又见西间帘子一动，仍是那朱履绿衫之人，进入屋内。韩生连忙赶至屋中，口叫“母亲”。只这一声，倒把个韩文氏吓了一跳，说道：“你不念书，为何大惊小怪的？”韩生见问，一时不能答对，只得实诉道：“孩儿方才见有一人进来，及至赶入屋内，却不见了。昨夜也是如此。”韩文氏闻听，不觉诧异。“倘有歹人窝藏，这还了得！我儿持灯照看照看便了。”韩生接过灯来，在床下一照，说：“母亲，这床下土为何高起许多呢？”韩文氏连忙看时，果是浮土，便道：“且把床挪开细看。”娘儿两个抬起床来，将浮土略略扒开，却露出一只箱子，不觉心中一动，连忙找了铁器，将箱盖一开。不看则可，只因一看，便是时衰鬼弄人了。

韩生见里面满满的一箱子黄白之物，不由满心欢喜，说道：“母亲，原来是一箱子金银。敢则是财来寻人。”文氏闻听，喝道：“胡说，焉有此事！总然是财，也是非义之财，不可混动。”无奈韩生年幼之人，见了许多金银，如何割舍得下？又因母子很穷，便对文氏道：“母亲，自古掘土得金的，不可枚举。况此物非是私行窃取的，又不是别人遗失捡了来的，何以谓之不义呢？这必是上天怜我母子孤苦，故尔才有此财发现。望乞母亲详察。”文氏听了也觉有理，便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早买些三牲祭礼，谢过神明之后，再做道理。”韩生闻听母亲应允，不胜欢喜，便将浮土仍然掩上，又将木床暂且安好。母子各自安寝。

韩生那里睡得着，翻来覆去，胡思乱想，好容易心血来潮入了梦乡，总是惦念此事。猛然惊醒，见天发亮，急忙起来禀明母亲，前去办买三牲祭礼。谁知出了门一看，只见月明如昼，天气尚早，只得慢慢行走。来至郑屠铺前，见里面却有灯光，连忙敲门要买猪头。忽然灯光不见了，半晌无人应，只

得转身回来。刚走了几步，只听郑屠门响。回头看时，见灯光复明。又听郑屠道：“谁买猪头？”韩生应道：“是我赊个猪头。”郑屠道：“原来是韩相公。既要猪头为何不拿个家伙来？”韩生道：“出门忙了就忘了，奈何？”郑屠道：“不妨，拿一块垫布包了，明日再送来罢。”因此用垫布包好，交付韩生。韩生两手捧定，走不多时，便觉乏了，暂且放下歇息，然后又走。迎面恰遇巡更人来，见韩生两手捧定带血布包，又累的气喘吁吁，未免生疑，便问是何物件。韩生答道：“是猪头。”说话气喘，字儿不真。巡更人更觉疑心。一人说话，一人弯腰打开布包验看。月明之下，又有灯光照的真切，只见里面是一颗血淋淋发髻蓬松女子人头。韩生一见，只吓的魂飞魄散。巡更人不容分说，即将韩生解至邳县，俟天亮禀报。

县官见是人命，立刻升堂。带上韩生一看，却是个懦弱书生，便问道：“你叫何名？因何杀死人命？”韩生哭道：“小人叫韩瑞龙，到郑屠铺内买猪首，忘拿家伙，是郑屠用布包好递与小人。后遇巡更之人追问，打开看时，不想是颗人头。”说罢，痛哭不止。县官闻听，立刻出签拿郑屠到案。谁知郑屠拿到，不但不应，他便说连买猪头之事也是没有的。又问他：“垫布不是你的么？”他又说：“垫布是三日前韩生借去的，不想他包了人头，移祸于小人。”可怜年幼的书生如何敌的过这狠心屠户。幸亏官府明白，见韩生不像行凶之辈，不肯加刑，连屠户暂且收监，设法再问。

不想韩文氏在三星镇递了呈词，包公准状。及至来到公馆，县尹已然迎接，在外伺候。包公略为歇息吃茶，便请县尹相见，即问韩瑞龙之案。县官答道：“此案尚在审讯，未能结案。”包公吩咐，将此案人证俱各带至公馆听审。少顷带到。包公开堂入座。先带韩瑞龙上堂，见他满面泪痕，战战兢兢，跪倒堂前。包公叫道：“韩瑞龙，因何谋杀人命？诉上来。”韩生泪涟涟道：“只因小人在郑屠铺内买猪头，忘带家伙，是他用垫布包好递给小人，不想闹出这场官司。”包公道：“住了。你买猪头遇见巡更之人是甚么时候？”韩生道：“天尚未亮。”包公道：“天未亮你就去买猪头何用？讲。”韩生到了此时，不能不说，便一五一十回明堂前，放声大哭：“求大人超生革命。”包公暗暗点头道：“这小孩子家贫，贪财心胜。看此光景，必无谋杀人命之事。”吩咐带下去。便对县官道：“贵县，你带人役到韩瑞龙家相验板箱，务要搜查明白。”县官答应，出了公馆，乘马，带了人役去了。

这里包公又将郑屠提出，带上堂来。见他凶眉恶眼，知是不良之辈。问他时，与前供相同。包公大怒，打了二十个嘴巴，又责了三十板。好恶贼，一言不发，真会挺刑。吩咐带下去。只见县官回来，上堂禀道：“卑职奉命前去韩瑞龙家验看板箱，打开看时，里面虽是金银，却是冥资纸锭。又往下搜寻，谁知有一无头死尸，却是男子。”包公问道：“可验明是何物之伤？”一句话把个县官问了个怔，只得禀道：“卑职见是无头之尸，未及验看是何物所伤。”包公嗔道：“既去查验，为何不验看明白？”县尹连忙道：“卑职粗心，粗心。”包公吩咐：“下去！”县尹连忙退出，吓了一身冷汗，暗自说：“好一位利害钦差大人，以后诸事小心便了。”

再说包公吩咐再将韩瑞龙带上来，便问道：“韩瑞龙，你住的房屋是祖积，还是自己盖造的呢？”韩生回道：“俱不是。乃是租赁居住的，并且住了不久。”包公又问：“先前是何人居住？”韩生道：“小人不知。”包公听罢，叫将韩生并郑屠寄监。老爷退堂，心中好生忧闷。叫人请公孙先生来，彼此参详此事。一个女子头，一个男子身，这便如何处治？公孙先生又要私

访。包公摇头道：“得意不宜再往，待我细细思索便了。”公孙策退出，与王、马、张、赵大家参详此事，俱各无有定见。公孙先生自回下处。

四爷赵虎便对三位哥哥言道：“你我投至开封府，并无寸箭之功。如今遇了为难的事，理应替老爷分忧，待小弟暗访一番。”三人听了不觉大笑说：“四弟，此乃机密细事，岂是你粗鲁之人干得的？千万莫要留个话柄。”说罢，复又大笑。四爷脸上有些下不来，搭搭讪讪地回到自己屋内，没好谤气的。倒是跟四爷的从人有机变，向前悄悄对四爷耳边说：“小人倒有个主意。”四爷说：“你有甚么主意？”从人道：“他们三位不是笑话你老吗？你老倒要赌赌气，偏去私访，看是如何。然而必须巧妆打扮，叫人认不出来。那时若是访着了，固然是你老的功劳；就是访不着，悄悄儿回来也无人知觉，也不至于丢人。你老想好不好？”四爷闻听大喜，说：“好小子！好主意。你就替我办理。”从人连忙去了，半晌回来道：“四爷，为你这宗事，好不费事呢。好容易才找了来了。花了十六两五钱银子。”四爷说：“甚么多少，只要办的事情妥当就是了。”从人说：“管保妥当。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，小人就把你老打扮起来，好不好？”

四爷闻听，满心欢喜，跟着从人，出了公馆，来至静处。打开包袱，叫四爷脱了衣衿。包袱里面却是锅烟子，把四爷脸上一抹，身上手上俱各花花答答抹了；然后拿出一顶半零不落的开花儿的帽子，与四爷戴上；又拿上一片滴零搭拉的破衣，与四爷穿上；又叫四爷脱了裤子鞋袜，又拿条少腰没腿的破裤叉儿，与四爷穿上；腿上给四爷贴了两个膏药，唾了几口吐沫，抹了些花红柳绿的，算是流的脓血；又有没脚跟的榨板鞋，叫四爷他拉上；余外有个黄碎瓦罐，一根打狗棒，叫四爷拿定，登时把四爷打扮了个花铺盖相似。这一身行头，别说十六两五钱银子，连三十六个钱谁也不要他。只因四爷大秤分金，扒堆使银子，那里管他多少；况且又为的是官差私访，银子上更不打算盘了。临去时，从人说：“小人于起更时仍在此处等候你老。”四爷答应，左手提罐，右手拿棒，意奔前村而去。

走着，走着，觉得脚指扎的生疼。来到小庙前石上坐下，将鞋拿起一看，原来是鞋底钉子透了。抡起鞋来，在石上拍搭拍搭紧摔，好容易将钉子摔下去。不想惊动了庙内的和尚，只当有人敲门。及至开门一看，是个叫花子在那里摔鞋。四爷抬头一看，猛然问：“和尚，你可知女子之身男子之头在于何处？”和尚闻听道：“原来是个疯子。”并不答言，关了山门进去了。四爷忽然省悟，自己笑道：“我原来是私访，为何顺口开河？好不是东西。快些走罢！”自己又想到：“既扮做花子，应当叫化才是。这个我可没有学过，说不得那里说那里，胡乱叫两声便了。”便道：“可怜我一碗半碗，烧的黄的都好。”先前还高兴，以为自是私访。到后来，见无人理他，自想到：“似此如何打听得出事来？”未免心中着急。又见日色西斜，看看的黑了。幸喜是月星之后，天气虽然黑了，东方却早一轮明月。

走至前村，也是事有凑巧，只见一家后墙有个人影往里一跳。四爷心中一动，暗说：“才黑如何便有偷儿？不要管他，我也跟进去瞧瞧。那个要饭的有良心呢？非偷即摸，若有良心，也不要饭了。”思罢，放下瓦罐，丢了木棒，摔了破鞋，光着脚丫子，一伏身往上一纵，纵上墙头。看墙内有柴火垛一堆，就从柴垛顺溜下去。留神一看，见有一人，爬伏在那里。愣爷上前伸手按住。只听那人“啊呀”一声。四爷说：“你嚷我就掐死你。”那人道：“我不嚷，我不嚷。求爷爷饶命。”四爷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偷的甚么包

袱？放在那里？快说。”只听那人道：“我叫叶阡儿，家有八十岁老母。因无养赡，我是头次干这营生呀。爷爷！”四爷说：“你真没偷甚么？”一面问，一面搜查细看。只见地下露着白绢条儿。四爷一拉，土却是松的，越拉越长，猛力一抖，见是一双小小金莲。复又将腿攥住，尽力一掀，原来是一个无头的女尸。四爷一见，道：“好呀，你杀了人还合我闹这个腔儿呢。实对你说，我非别个，乃开封府包大人阁下赵虎的便是。因为此事，特来暗暗私访。”叶阡儿闻听，只吓的胆裂魂飞，口中哀告道：“赵爷，赵爷！小人作贼情实，并没有杀人。”四爷说：“谁管你，且捆上再说。”就拿白绢条子绑上，又恐他嚷，又将白绢条子撕下一块，将他口内塞满，方才说：“小子，好好在这里。老爷去去就来。”四爷顺着柴垛跳出墙外，也不顾瓦罐木棒与那破鞋，光着脚奔走如飞，直向公馆而来。

此时天交初鼓，只见从人正在那里等候。瞧着像四爷，却听见脚底下呱呱呱呱的声响，连忙赶上去说：“事干的如何？”四爷说：“小子，好兴头得很！”说着话就往公馆飞跑。从人看此光景，必是闹出来了，一壁也就随着跟来。谁知公馆之内，因钦差在此，各处俱有人把门，甚是严整。忽然见个花子从外面跑进，连忙上前拦阻，说道：“你这人好生撒野，这是甚么地方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四爷将手向左右一分，一个个一溜歪斜，几乎栽倒。四爷已然进去。众人才待再嚷，只见跟四爷的从人，进来说道：“别嚷。那是我们四老爷。”众人闻听，各皆发怔，不知甚么原故。

这位愣爷跑到里面，恰遇包兴，一伸手拉住说：“来得甚好。”把个包兴吓了一跳，连忙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后面从人赶到说：“是我们四爷。”包兴在黑影中看不明白。只听赵虎说：“你替我回禀回禀大人，就说赵虎求见。”包兴方才听出声音来。“啊呀，我的愣爷。你吓杀我咧！”一同来至灯下，一看，四爷好模样儿，真是难画难描，不由的好笑。四爷着急道：“你且别笑，快回老爷！你就说我有要紧事求见。快着，快着！”包兴见他这般光景，必是有甚么事，连忙带着赵爷到了包公书房。包兴进内回禀，包公立刻叫进来。见了赵虎这个样子，也觉好笑，便问：“有甚么事？”赵虎便将如何私访，如何遇着叶阡儿，如何见了无头女尸之话，从头至尾细述一回。包公正因此事没有头绪，今闻此言，不觉满心欢喜。立刻派差头四名，着两个看守尸首，派两人急将叶阡儿押来。吩咐去后，方叫赵虎后面更衣，又极力夸说他一番。赵虎洋洋得意，退出门来。从人将净面水衣服等，俱各预备妥协和。四爷进了门，就赏了从人十两银子，说：“好小子，亏得你的主意，老爷方能立此功劳。”愣爷好生欢喜，慢慢的梳洗，安歇安歇。

且言差头去不多时，将叶阡儿带到，仍是捆着。大人立刻升堂，带上叶阡儿当面松绑。包公问道：“你叫何名？为何故杀人？讲来。”叶阡儿回道：“小人名叫叶阡儿，家有老母，只因穷苦难当，方才做贼。不想头一次就被人拿住。望求老爷饶命。”包公道：“你做贼已属不法，为何又去杀人呢？”叶阡儿道：“小人做贼是真，并未杀人。”包公将惊堂木一拍：“好个刁恶奴才！束手问你，断不肯招。左右，拉下去打二十大板。”只这二十下子，把个叶阡儿打了个横进，不由着急道：“我叶阡儿怎么这么时运不顺，上次是那么着，这次又这么着，真是冤枉哉！”包公闻听话里有话，便问道：“上次是那么着？快讲。”叶阡儿自知失言，便不言语。包公见他无语，吩咐：“掌嘴！着实的打！”叶阡儿着急道：“老爷不要动怒。我说，我说！只因白家堡有个白员外，名叫白熊。他的生日之时，小人便去张罗，为的是讨好

儿。事完之后，得些赏钱，或得点吃食。谁知他家管家白安，比员外更小气刻薄，事完之后，不但没有赏钱，连杂烩菜也没给我一点。因此小人一气，晚上便偷他去了。”包公说：“你方才说道是头次做贼，如今是第二次了。”叶阡儿回道：“偷白员外是头一次。”包公道：“偷了怎么？讲！”叶阡儿道：“他家道路小人是认得的，就从大门溜进去，竟奔东屋内隐藏。这东厢房便是员外的妾，名玉蕊住的。小人知道他的箱柜东西多呢。正在隐藏之地，只听得有人弹棉扇响。只见玉蕊开门，进来一人，又把棉扇关上。小人在暗处一看，却是主管白安。见他二人笑嘻嘻的进了帐子。不多时，小人等他二人睡了，便悄悄的开柜子，一摸摸着木匣子，甚是沉重，便携出越墙回家。见上面有锁，旁边挂着钥匙，小人乐的了不得。及罕打开一看，罢咧！谁知里面是个人头。这次又遇着这个死尸，故此小人说：‘上次是那么着，这次是这么着。’这不是小人时运不顺吗？”包公便问道：“匣内人头是男是女？讲来。”叶阡儿回道：“是个男头。”包公道：“你将此头是埋了，还是报了官了呢？”叶阡儿道：“也没有埋，也没有报官。”包公道：“既没埋，又没报官，你将这人头丢在何处了呢？讲来。”叶阡儿道：“只因小人村内有个邱老头子，名叫邱凤。因小人偷他的倭瓜，被他拿住，……”包公道：“偷倭瓜这是第三次了。”叶阡儿道：“偷倭瓜才是头一次呢。这邱老头子恨急了，将井绳蘸水，将小人打了个扁饱，才把小人放了。因此怀恨在心，将人头掷在他家了。”包公便立刻出签两枝，差役四名，二人拿白安，二人拿邱凤，俱于明日听审。将叶阡儿押下去寄监。

至次日，包公正在梳洗，尚未升堂。只见看守女尸差人回来一名，禀道：“小人昨晚奉命看守死尸，至今早查看，谁知这院子正是郑屠的后院，前门封锁。故此转来禀报。”包公闻听，心内明白，吩咐：“知道了。”那人仍然回去。

包公立刻升堂，先带郑屠，问道：“你这该死的奴才！自己杀害人命，还要脱累他人。你既不知女子之头，如何你家后院埋着女子之尸？从实招来。讲！”两旁威喝：“快说，快说！”郑屠以为女子之尸，必是老爷派人到他铺中搜出来的，一时惊的木塑相似，半晌说道：“小人愿招。只因那天五鼓起来，刚要宰猪，听见有人扣门求救。小人连忙开门放入。又听得外面有追赶之声，口中说道：‘既然没有，明早细细搜查。大约必是在那里窝藏下了。’说着话，仍归旧路回去了。小人等人静后方才点灯一看，却是个年幼女子。小人问他因何夤夜逃出。他说：‘名叫锦娘。只因身遭拐骗，卖入烟花。我是良家女子，不肯依从。后来有蒋太守之子，倚仗豪势，多许金帛，要买我为妾。我便假意殷勤，递酒献媚，将太守之子灌得大醉，得便脱逃出来。’小人见他美貌，又是满头珠翠，不觉邪心顿起。谁知女子嚷叫不从。小人顺手提刀，原是威吓他，不想刀才到脖子上，头就掉了。小人见他已死，只得将外面衣服剥下，将尸埋在后院。回来正拔头上簪环，忽听有人叫门买猪头，小人连忙把灯吹灭了。后来一想，我何不将人头包了，叫他替我抛了呢。总是小人糊涂惶恐，也是冤魂缠绕，不知不觉就将人头用垫布包好，从新点上灯，开开门，将买猪头的叫回来，就是韩相公。可巧没拿家伙，因此将布包的人头递与他，他就走了。及至他走后，小人又后悔起来。此事如何叫人掷的呢？必要闹出事来。复又一想，他若替我掷了，也就没事；倘若闹出事来，总给他个不应就是了。不想老爷明断，竟把个尸首搜出来了。可怜小人杀了回子人，所有的衣服等物动也没动，就犯了事了。小人冤枉！”包公见他俱

各招认，便叫他画招。

刚然带下去，只见差人禀道：“邱凤拿到。”包公吩咐：“带上来。”问他何故私埋人头。邱老儿不敢隐瞒，只得说：“那夜听见外面咕咚一响，怕是歹人偷盗，连忙出屋看时，见是个人头，不由害怕，因叫长工刘三拿去掩埋。谁知刘三不肯，合小人要一百两银子。小人无奈，给了他五十两银子，他才肯埋了。”包公道：“埋在何处？”邱老说：“问刘三便知分晓。”包公又问：“刘三现在何处？”邱老儿说：“现在小人家内。”包公立刻吩咐县尹带领差役，押着邱老找着刘三，即将人头刨来。

刚然去后，又有差役回来禀道：“白安拿到。”立刻带上堂。见他身穿华服，美貌少年。包公问道：“你就是白熊的主管白安么？”应道：“小人是。”“我且问你，你主人待你如何？”白安道：“小人主人待小人如同骨肉，实在是恩同再造。”包公将惊堂木一拍：“好一个乱伦的狗才！既如此说，为何与你主人侍妾通奸？讲。”白安闻听，不觉心惊，道：“小人素日奉公守法，并无此事吓。”包公吩咐带叶阡儿。叶阡儿来至堂上，见了白安，说：“大叔不用分辩了。应了罢！我已替你回明了。你那晚弹棉扇与玉蕊同进了帐子，我就在那屋里来着。后来你们睡了，我开了柜，拿出木匣，以为发注财，谁知里面是个人脑袋。没甚么说的，你们主仆做的事儿，你就从实招了罢。大约你不招也是不行的。”一席话说的白安张口结舌，面目变色。包公又上面催促说：“那是谁的人头？从实说来。”

白安无奈，爬半步道：“小人招就是了。那人头，乃是小人家主的表弟，名叫李克明。国家主当初穷时，借过他纹银五百两，总未还他。那一天，李克明到我们员外家，一来看望，二来讨取旧债。我主人相待酒饭。谁知李克明酒后失言，说他在路上遇一疯颠和尚，名叫陶然公，说他面上有晦气，给他一个游仙枕，叫他给与星主。他又不知星主是谁，问我主人。我主人也不知是谁，因此要借他游仙枕观看。他说，里面阆苑琼楼，奇花异草，奥妙非常。我主人一来贪着游仙枕，二来又省还他五百两银子，因此将他杀死，叫我将尸埋在堆货屋子里。我想，我与玉蕊相好，倘被主人识破如何是好？莫若将割下的人头灌下水银，收在玉蕊的柜内，以为将来主人识破的把柄。谁知被他偷去此头，今日闹出事来。”说罢往上叩头。包公又问道：“你埋尸首之屋，在于何处？”白安道：“自埋之后闹起鬼来了。因此，将这三间屋子另行打出，开了门，租与韩瑞龙居住。”包公闻听，心内明白，叫白安画了招，立刻出签拿白熊到案。

此时县尹已回，上堂来禀道：“卑职押解邱凤，先找着刘三，前去刨头，却在井边。刘三指地基时，里面却是个男子之尸。验过额角，是铁器所伤。因问刘三，刘三方说道：‘刨错了，这边才是埋人头的地方。’因此又刨，果有人头，系用水银灌过的男子头。卑职不敢自专，将刘三一干人证带到听审。”包公闻听县尹之言，又见他一番谨慎，不似先前的荒唐，心中暗喜，便道：“贵县辛苦，且歇息歇息去。”叫带刘三上堂，包公问道：“井边男子之尸，从何而来？讲。”两边威吓：“快说！”刘三连忙叩头，说：“老爷不必动怒，小人说就是了。回老爷，那男子之尸不是外人，是小人的叔伯兄弟刘四。只因小人得了当家的五十两银子，提了人头刚要去埋，谁知刘四跟在后面。他说：‘私埋人头，应当何罪？’小人许了他十两银子，他还不依；又许他对半分，他还不依。小人问他要多少呢？他说：‘要四十五两。’小人一想，通共才五十两，小人才五两剩头。气他不过，小人于是假应，叫

他帮着刨坑，要深深的。小人见他折腰撮土，小人就照着太阳上一锹头，就势儿先把他埋了。然后又刨一坑，才埋了人头。不想今日阴错阳差。”说罢，不住叩头。包公叫他画了招，且自带下去。

此时白熊业已传到，所供与白安相符，并将游仙枕呈上。包公看了，交与包兴收好，即行断案：郑屠与女子抵命，白熊与李克明抵命，刘三与刘四抵命，俱备判斩；白安以小犯上，定了绞监候；叶阡儿充军；邱老儿私埋人头，畏罪行贿，定了徒罪；玉蕊官卖；韩瑞龙不听母训，贪财生事，理当责处，姑念年幼无知，释放回家，孝养孀母，上进攻书；韩文氏抚养课读，见财思义，教子有方，着县尹赏银二十两，以为旌表；县官理应奏参，念他勤劳，办事尚肯用心，用旧供职。包公断明此案，声名远振。

（《七侠五义》）

胡秀才告状鸣冤 施贤臣得梦访案

话说江都县有一秀才，姓胡，名登举。他的父母为人所杀，头颅不见。胡登举合家吓得胆裂魂飞，慌忙出门，去禀县主施公。跑到县衙，正遇升堂，就进去喊冤。走至堂上，打了一躬，手举呈词，口称：“父师在上，门生祸从天降。叩禀老父师，即赐严拿。”说着，将呈词递上。书吏接过，铺在公案。施公静心细阅。上写：

“具呈生员胡登举，祖居江都县。生父曾作翰林，告老家居；广行善事，冷恤穷苦，并无苛刻待人之事。不意于某日夜间，生父母闭户安眠。至天晓，生往请安，父母俱不言语。生情急，踢开门户，见父母尸身俱在床上，两个人头，并没踪影。生忝居学校，父母如此死法，何以身列胶庠对双亲而无愧乎？为此具呈，嚎叩老父师大人恩准，速赐拿获凶手，庶生冤仇得雪。感戴无既，沾仁。上呈。”

施公看罢，不由点头，暗暗吃惊。想道：“夤夜入院，非奸即盗。胡翰林夫妇年老被杀，而不窃去财物；将将人头拿去，其中情由，显系仇谋。此宗无题文章，令人如何做？”为难良久，说道：“即委捕厅四老爷，前去验尸。你只管入殓，自有头绪结断。”胡秀才一听，只得含泪下堂，出衙回家，伺候验尸。

且说施公吩咐速去知会四衙，往胡家验尸呈报，把呈词收入袖内，吩咐退堂。进内书房坐下，长随送茶毕，用过了饭，把呈词取出，铺在案上翻阅。低头细想，此案难结。欠身伸手，在书架上拿了古书一部，系《拍案称奇》，放在桌上要看；对证此案，即日好断这没头之事。将《拍案称奇》自头至尾看完，又取了一部，系海瑞参拿严嵩的故事。不觉困倦，放下书本，伏于书案之上，朦胧打睡。

梦中看见外边墙头之下，有群黄雀儿九只，点头摇尾，唧哩喳喳不住乱叫。施公一见，心中甚惊。又听见地上哼哼唧唧的猪叫；原来是油光儿的七个小猪儿，望着贤臣乱叫。施公梦中称奇，方要去细看，那九只黄雀儿，一齐飞下墙来，与地下七个小猪儿，点头乱噪。那一个小猪儿，站起身来，望黄雀拱抓，口内哼哼乱叫。雀噪猪叫，偶然起了一阵怪风，把猪雀都裹了去了。施公梦中一声惊觉，大叫说：“奇怪的事！”施安在旁边站立，见主人如此惊叫，不知何故，连忙叫：“老爷醒来！醒来！”施公听言，抬头睁眼，沉吟多时。想梦中之事，说：“奇哉！怪哉！”就问施安这天有多久了。施安答道：“日色西沉了。”施公点头，又问：“方才你可见些什么东西没有？”施安说：“并没见什么东西，倒有一阵风刮过墙去。”施公闻言，心中细想，这九只黄雀、七个小猪奇怪，想来内有曲情。将书搁在架上，前思后想，一夜未睡。

直到天明，净面整衣，吩咐传梆升堂。坐下，抽签叫捕头英公然、张子仁上来。二人走到堂上，跪下叩头。施公就将昨日梦见九只黄雀、七个小猪为题标写。说：“限你二人五日之期，将九黄、七猪拿来，如若迟延，重责不饶。”将签递于二人。二人跪扒半步，口称：“老爷容禀：小的们请个示来。这九黄、七猪，是两个人名，还是两个物名，现在何处？求老爷吩咐明白，小的们好去访拿。”言罢叩头。施公一听，说道：“无用奴才，连个九黄、七猪都不知道，还在本县应役么？分明偷闲躲懒，安心抗差玩法。”吩

咐：“给我拉下去打！”两边发喊按倒，每人打了十五板。二人跪下叩头，复又讨示。叫声：“老爷，究竟吩咐明白，待小的们好去拿人。”施公闻言，心中不由大怒，说：“好大胆的奴才！本县深知你二人久惯应役，极会搪塞，如敢再行罗唆，定加重责！”二人闻言，万分无奈，站起退下去，访拿九黄、七猪而去。施公也随退堂。

施公一连五日，假装有恙，并未升堂。到了第六日，一早吩咐点鼓升堂，坐下。衙役人等伺候。只见一人走至公堂案下，手捧呈词，口称：“父师，门生胡登举父母被杀之冤。求父师明鉴。倘迟久不获，凶犯走脱难捉。且生员读书一场，岂不有愧？如门生另去投呈伸冤，老父台那时休怨！”言罢一躬，将呈递上。施公带笑道：“贤契不必急躁。本县已经差人明捕暗访，专拿形迹可疑之人，审得自然替你申冤。”胡登举无奈，说道：“父台！速替门生伸冤，感恩不尽！”施公说：“贤契请回，催呈留下。”胡登举打躬下堂，出衙回家。

且说施公为难多会，方要提胡宅管家的审问，只见公差英公然、张子仁上堂，跪下回禀：“小的二人，并访不着九黄、七猪，求老爷宽限。”施公闻言，激恼成怒，喝叫左右拉下，每人打十五大板。不容分说，只打的哀求不止，鲜血直流。打完提裤，战战兢兢，跪在地下。口尊：“老爷，叩讨明示，以便好去捉人。”施公闻言无奈，硬着心肠说道：“再宽你们三日限期，如其再不捉凶犯，定行处死！”二差闻言，筛糠打战，只是磕头，如鸡食碎米一般。施公又说：“你们不必多说，快快去捕要紧。”施公想二役两次受刑，亦觉心中不忍，退堂进内。可怜二人还在下面叩头。大叫：“老爷，可怜小的们性命罢！”言毕，又是咚咚的叩头。县堂上未散的三班六房之人，见二人这样，个个兔死狐悲，叹惜不止，一齐说：“罢呀！起来罢，老爷进去了，还求那个？”二人闻言，抬头不见老爷，忍气站起，腿带棒伤，身形晃乱。旁边上来四个人，用手挽架下堂。

且说施公退堂，书房坐下，心中想：“昨日梦得奇怪：黄雀、小猪，我即以九黄、七猪为凶人之名，出票差人。无凭无据，真难察访。不得已，两次当堂责打差役，倘不能获住，去官罢职，甚属小事；怨声载道，而遗臭万年。”前思后想，忽然灵心一动，转又欢悦，如此这般方好。随叫施安说道：“我要私访。”施安听得，不由吓了一跳。口称：“老爷，如要私访，想当初扮做老道，熊宅私访，危及性命，幸亏内里有人护救。而今再去，内外人役，谁不认得？”施公一听，说：“不必多言，你快去就把你穿的破烂衣服取来，待我换上。”施安不敢违拗，只得答应。出书房到自己屋内，将破烂衣服搬出，送至老爷房内。

且说施公将衣换上，拿几百钱，带在身上，以为盘费之用。施公自到任后，没有家眷，只跟来施安等二人，衙内并无多人，还有两名厨子。施公吩咐晚饭用毕，趁着天黑，好出衙门，以便办事。吩咐施安小心看守，施安答应，随将主人悄悄送出，又对看门皂隶说道：“老爷今日出去私访，不许高声，快快开门。”施公步出，一溜一点而去。

施公正走中间，只见茶坊之内，一些人在灯下坐着吃茶。正往里钻，走堂的见衣服破烂，不像个吃茶的客人，就出言不逊。施公一听，心下不悦，后又叹息：既然私访，计较什么话？只作不闻，叫：“走堂的，快拿茶来，要用香片，快些泡来。无论什么点心，只管拿来，吃完照数给你们银钱。”走堂的闻言，就不敢轻慢了。随即送上茶来，并各式点心。

施公坐着吃茶，侧耳听那些人言言语语。内中一人道：“你们这县内，老爷清正。自到任来，诸事廉敏，体惜民情，一方福星，真可谓青天！”众人说完，大家走散。施公一见，欠身将茶钱会清出店。

夜晚路上人稀，忽然乌云密布，狂风大起，细雨纷纷。甚为焦急，又觉身疼，忽然想起：“我何不到城隍庙里去避雨投宿？”随即迈步前行，一溜溜来至庙前。瞧一瞧四顾无人，庙门紧闭。那雨密密而下，沉吟叹气，无奈何且在山门之下容身。可喜雨止云散，一轮月光。地湿难行。鼓楼已交三更，只觉身上寒冷，实在满目凄凉。贤臣只为民情，绝无反悔之处，只知为官与民除害，诚谓事君能致身，快乐而无对。只愁胡宅人命，如何访出真犯，如何结案？

耳内忽听交五鼓，堪堪黎明，一夜未眠，渐至天亮。只见往来行人，连忙起身，出了台阶，一溜一点，向街坊上走。把这顶破帽子接了个齐眉，纵然撞着熟人，把头一低而过。留神细访那土豪恶棍，以及那杀人凶犯。堪堪时交巳刻，肚内饥饿。见有个饭店，正进去吃饭，迈步前进。那知掌柜的一见施公相似乞丐，浑身破绽，面目漆黑。一声大喝，叫：“那穷人不要进来！”施公一听，即住脚步，带笑回答。叫道：“掌柜的，不必口出恶言，我是照顾你的，并非讨饭之人。我如今会过了钱，然后吃饭何如？”说罢将钱取出交于柜上。于是才端东西来。

施公一边吃，一边暗叹，正叹世情之薄。往外观看，见一个半老妇人，走到店前，又哭又喊。年纪约三十余岁，披头散发，脸上青紫。怀抱小儿，两眼流泪，口内数数落落道：“奴家现有千般怨恨，这段冤枉，活活屈死人了！欲去告状，偏偏的县主又病，衙门人拦住。我这屈情，挨到几时申冤？听说县老爷官清似水，谁知竟不坐堂了。未知病系真假。若是假病躲懒，有负皇恩；不理民词，枉为民之父母！明早我且去告，击鼓鸣冤，如再不准我告，我就一头撞死！”说完，又哭又骂。后面围绕许多人看。施公听见，暗说道：“好叫人不解！一个妇人，他竟敢毁骂官府。但不知所为何情？待我出店跟他去，自得其详。”

且说访拿九黄、七猪二役，回到家中，吃酒商量，九黄、七猪的事情，竟无法访缉。子仁说：“英兄，咱二人日期都忘了。你我歇一夜，明日假装乞丐，再于城里关外，日夜巡访。不怕为难事，只怕不专心。”公然闻言，点头道：“既办公事，要自己竭力。”二人酒饭，都已吃完，安息一宿。次早起来，即忙改扮停当，同出门去，要访九黄、七猪的消息。子仁说：“今日乃是七月十五日，往年江都县里，关外观音院寺，我见办会的不少。我二人现未访着凶犯，何不到此关外莲花院庙中走走？”英公然答应：“使得。”二人一同迈步，直向庙而来。登时到了门首，看一看清门净户，并不办会。二人立了一回，见庙中角门内，走出两个小沙弥来。留心细看，但见：大的约有十五、六岁；小些的有十一、二岁，个个生得唇红齿白，即如小女孩一样。一个手拿扫帚，一个手拿斗箕，嬉嬉笑笑，走至山门以外。二差看见，忙忙让开。

两个小和尚抬头看见二人，身上褴褛，点头叹惜道：“你等可来不着了！往年间，我们院里，必做盂兰盆会，二位穷大哥，要吃点个斋饭，是容易的。今年不能了，我们庙内来些人，倒像闹丧的，因此不办了。”大的说：“你哥儿们既来，也无空回之理。如肯替我们打扫打扫，我自然与你饭吃。”二差听说，一个来接扫帚，一个来接斗箕，一面扫地，一面同小沙弥讲话。问

道：“二位小师父，几时做和尚的？师父叫何名字呢？”二人答道：“我本是良家子弟，因自小多病，无奈做了和尚，起早至晚，烧香、扫地、念经。我师父真利害，他的法号，人称‘九黄僧人’。”小和尚说的无心之话，两公差闻言，不由心内一动。英公然向子仁挤挤眼：“九黄”二字对了！

又见一人从外挑了一担菜蔬，往庙内送去；还有鸡鸭鱼肉。公然看见，要察访真情，叫声：“二位小师父，我今胆大，借问一声。依我想来，此乃善地。不知用此等物何故？既不办会，或是请客么？”小和尚见问，就望着小沙弥连忙扯嘴。小沙弥方交十二岁，那知好歹，先就嘴快说：“穷大哥听我细细说来，千万外面勿要告诉别人！我家师真真利害，手使单刀，有飞檐走壁之能，结交天下英雄，江湖弟兄。今日当东请客，故买鸡肉。还有一言，我们庙内缺少烧火之人，二位愿意，岂不是好？”二差听了此言，正中机关。子仁带笑，又问道：“令师想在庙中，我们进去见见，如其果能用我二人，深感大情。”沙弥见问，又低声说道：“我们家师，今日早晨进城，未回庙中，在城里尼姑庵内。七月十五办会，请客演戏；夜晚还放烟火。那女尼是我家师的干妹子，年纪二十多岁，生的美色。家师代他买的庙宇，传授他武艺，跨马轮刀，件件皆能。法名叫七珠姑姑，远近皆知。”

大沙弥在旁听见，大喝一声，骂道：“小秃驴！你又混学舌！前者师父打谁呢？又说瞎话！叫师父知道，把筋还要打断了你的！”正说间，忽从内里走出一人，凶眉恶眼，粗壮高大，大叫一声：“大沙弥，后面的哥儿们叫你！”大沙弥答应，即忙跑进去了。公然见天色将晚，叫子仁到别处吃饭，既得真情，快快回衙。子仁答应：“一同出寺，进城禀报，好结此案消签，也算你我第一大大的功劳。”说着，满心欢喜。

且说施公从饭店出来，跟随那妇人，窃听哭诉告状的缘故，竟白跟了一回，不得明白。见天色尚早，不便回衙，“何不出城访访，等天晚回衙……”想过，迈步出了城门，可巧正遇二差，欣然而来。施公远远望见二差，是乞丐打扮，不由赞叹：“我且躲避，任他过去。”不意二人早已看见，随后跟来。施公进庙，公差紧行，也进了庙中。施公坐在台阶。二人看一看无人，抢步下跪。叫声：“老爷，小的等奉差，访拿九黄、七猪，今在莲花院内，访得九黄与七猪，乃是干兄妹，系苏州人，先奸后拐到此。”施公听说，忧化为喜。又问：“因何名叫九黄、七猪？”二差说：“他徒弟曾对小的说过：因他师父背后有黄豆大的九个猴子，故名九黄；尼姑因胸前七个黑痣子，故名七珠。恶僧庙内，还有盗寇十二名，无所不为。”从头一一禀明。

施公听说，沉吟良久道：“天色不早，你二人随我进城。天黑到十字横街，瞧瞧凶僧淫尼举动。”言罢站起。二差跟从施公进城。看那军民人等，闹闹吵吵，听那些人议论纷纷：也有说“县主比前任好”的；也有说“耳软听信衙役”的；也有说“私访爱百姓”的；也有说“县主真真清廉”的。正中一人，唤一声说：“你们住口，莫要乱说，仔细县衙人听见，你可吃不了的包子！”施公在众人之内，窃听闲话，为的是公案不结。抬头只见一片灯光，人语喧哗，又见拥挤嚷嚷：“到了！到了！”

施公站在众人之中，看见这法台上——正对观音庵门，搭了一座高台——台上结彩悬纱，花灯挂满。正面设了一法座。座上一个和尚，浓眉大眼，满脸横肉；头戴佛冠，身搭红衣。口喧佛号，手叠佛印，混捏酸款。两边有众僧陪座。细看非尽男僧，还有女僧，一旁接首。年纪俱在三十上下。因七月佳节，天气还热，个个光头无帽，身搭偏衫，虽说接音，其中一人，杏眼

含春，与凶僧眉来眼去，喜笑颜开；还不住的东张西望，卖弄轻狂。施公看罢，又往台下一瞧，正中设摆高桌，两旁板凳。数了一数，一边九个尼姑，两边共十八位，皆穿法衣，俱是光头脑袋。接打各样法器，年纪俱在二十上下，个个风骚，人人袅娆。虽无脂粉，俱是齿白唇红，面似桃花。虽然俱打着法器，口念佛语，也是视南瞧北，看那满面芙蓉，并无一点道心。

贤臣看罢，暗暗点头：“怪不得搅乱江都！原来如此。这正位上坐者，必是九黄；且众尼之中，未知那是七珠？”细看桌子上首，有个打鼓钟的女僧，别有风流，较之众尼，更生美貌。施公看后，暗说：“难怪招惹僧俗乱心！”听见法器连打三阵，天有二更时分，施食放完，许多军民四散。施公同了二差，说：“这九黄、七珠原故，我全知晓。你二人明日先不用进衙门，还到莲花院中，千万小心，引诱小和尚，套问真情；把那十二名盗寇的根由，访明回衙，定计以便拿获。”二役答应，于是施公趁天黑回衙。

施公迎接施公进房，净面更衣。酒饭用完，上床安息一夜。至次早，起来净面，吩咐点鼓升堂。施公坐了大堂，众役排班。施公伸手拔签二枝，向下叫王仁、徐茂。二人答应，即上前跪下。施公说：“你火速去把十字街观音庵七珠尼姑请来。本县要办吉祥道场；还到城外莲花院，把九黄和尚请来。本县要僧尼登坛。”二人答应，下堂而去。又往下吩咐；去请振守府；又派那些马步三班人役预备。

且说去请九黄、七珠的王仁、徐茂二人，会在一处同行，彼此闲谈县主之事，不觉来到观音庵前。一同步进庵里。那七珠淫尼，正在禅堂内，心中思想九黄和尚情浓，忽听院内走的脚步响动，心下惊疑。说道：“什么人？一定是施主送香来的。”想罢，喊一声：“小尼。”那里答应，来了小尼，走入禅房，满面笑迎。口称：“师父，不知呼唤弟子，有何吩咐？”淫尼见问，说道：“你快去看看，是谁在那里走的脚步响？”小尼闻言，忙忙跑出，一见二人，就问“你们是那里来的？怎么往里硬闯？我们这是女僧所在，岂可轻易进来么？”二差听说道：“我们是县衙里头儿。你快去告诉令师，我们奉县主之命，来请七珠姑姑，立刻进衙去，办吉祥道场。”小尼一听，即回言道：“呵呀！原来是衙役老爷呢！略等一等，我回明家师，回头再来请你进去。”言罢，即转身进禅房，将公差之言，说了一遍。七珠一听，心中不解，说：“县主请我办事？……”细想：“施不全与我，并无往来。闻近日众家寨主们，闹的多少人命案件了；莫非有什么知觉？若不去，他是一县之主，居他治下；若去，又恐不便。”沉吟一会，偶生一计，说：“有了，我何不如此这般允他？”遂叫：“小尼，请他们来见我。”小尼答应，出去把二差引入禅房。

七珠偷眼一看，两差人不过是纓帽袍套，拐古唧当的打扮，鹰儿爪的相貌。七珠心烦，无奈口称：“上差，到此何干？”小尼献茶。二人一见，浑身软麻，神飘魂荡，意马难拴。人人说七珠美貌，今见方知话不虚传。淫尼与二差问了姓名。二差便说：“我二人奉县主之命，来请你到衙，办吉祥道场。须得尊驾亲自跟我们同去方好。”说罢，忪怔怔的歪着头，目不转盼，看着尼姑。七珠一见，暗骂二役，皮脸可恶，如不是王法之地，立刻叫你的人头落地。今施不全叫人来请，有些吉凶难定。我想城内人命极多，或有动静消息，亦未可知；倘无动静，不去，又是不便……”沉吟一会：“管他什么，少不得要去走走。就有变动。料着外有九黄哥哥，众家寨主；自己又能飞檐走壁，马上双刀，何足畏哉！恼一恼马践江都，杀他个魂胆飞裂！就见

他何妨？”想罢，假意带笑，叫声：“上差，不知单叫我进县，果还叫那别的人？”徐茂说：“请北关莲花院的九黄师父。你们就走罢，我家县主立候着呢！”七珠带笑说：“上差少坐，待我更换衣服，一同进衙。”二差听说就走，心中欢喜。七珠即换了一套新衣服出来，二差鼻子里，只是闻着阵阵的兰香。留神一看，真真可爱，一言难尽，把他个心中难熬，口内不住的赞叹。说道：“快走！”七珠出了禅房，叫小尼快来关门。小尼说：“来了。”淫尼在前，公差跟着在后，一同出庵。

且说徐茂相伴进衙，叫王仁出城去请九黄和尚。王仁答应而去，不敢怠慢。出了北关，无心看那庙外之景，忙进角门，正往里走。抬头看见公然、子仁，倒吓了一跳；他两个打扮乞丐的形相，在那里打扫山门后庭。王仁心下纳闷，方要上前说话。只见公然把手忙摆，子仁摇头抛眼；他二人恐有旁人识破了机关，走漏消息。王仁心领，连连点头，往外而行。窃喜庙内无人瞧见。三人先后出了庙，走到僻静所在，各叙各人之事。王仁说：“奉差来寺，特请九黄进县。”公然、子仁听说，心下吃惊。叫声：“老弟！快些回去！你想请他，万万不能。”王仁道：“还求二兄指教，小弟如何行法才好？”公然说：“贤弟！此凶僧大为利害，单刀双拐，半空能行，过了楼房，如走平地。现今聚了许多强盗，个个武艺纯熟，万夫之勇。”王仁听完公然之言，不由噗哧笑了一声，叫声：“英哥，休要惊吓！俺在六扇门里走动，若要没此本领，小弟如何敢在公门应役？今日务要将九黄和尚请去。”又说：“只须如此这般，管叫他应允，二兄但请放心。”

说罢，张、英二差站起，先进庙去。王仁略迟一会，迈步进庙，走至院中，一声大叫：“庙内有人么？”庙中走出僧人，一见就问王仁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？是做什么的？”王仁道：“你说我是谁？”僧人带笑说：“你好像衙门中公差么？请入内堂吃茶！”王仁跟僧人走入庙堂，让坐敬茶已毕。王仁说道：“我无事不来，今领县主之命，立刻请你九黄师父，进县去办吉祥道场。”僧人一听，带笑说：“上差少坐，待我禀明了当家，就来请你们去见。”说罢，迈步穿门，走入密室。九黄和尚正同十二个响马，饮酒作乐，忽抬头看见小僧。说：“你不在外面照看门户，为何进来？”小僧就将王仁之言，告诉九黄。九黄心中不悦，带怒道：“你去回复他，就说我少时出来见他。”小僧答应，出了密室，来见王仁说：“我师父就出来。”

且说凶僧听得公差来请他，望着众寇说道：“列位寨主，依我想来，施不全差人来请，不知是好意，是歹意。同你们倒要商议商议，方保无事。且闻他有诡计多端，狐迷假道。若进衙，恐其不便。”众寇见问，一同说道：“虽说是你们所行之事甚大，我等料大胆之人，不敢惊动于你。江都文武官员，何畏之有？如有风吹草动，战马撒开，杀得他个江都县天昏地暗！请你，你就去见他何妨？随机应变，见景生情。若设坛场，你就念经。自今来往走动，你我交好，又怕何人？我们在此打听消息。九哥又能走壁飞檐。果有不测，弟兄都住这里。一同努力上前，杀官劫库，把人斩尽，翻城变海。我等高山啸聚，官兵无可奈何！”凶僧一听，心中大悦道：“众位言之有理。你们在此，我到前面，见他有何言语。若是礼貌恭敬，我就应允；倘是自夸上差，即便把他杀了。”说罢站起，凶僧歪歪斜斜出来，狂言大话：“何人请我念经？九老爷不受钱的。”王仁看见九黄凶恶，暗道：“倒应了他二人之话，自应小心。”便问小僧：“这就是你当家的师父么？”小僧说：“正是。”王仁恼在心内，忙移步至凶僧面前。见九黄闭目合眼，酒气喷人。王仁心中

灵明，走至九黄身旁，带笑道：“大师父好呵！”九黄虽醉，心里明白，听公差问好，把醉眼一睁。答道：“我好！你好么？”王仁肚里骂：“好个撒野的贼秃，令人可恼！”又暗想：“且住！我来求他，少不得下些气儿。”无奈何，答道：“承重九老爷一问，何以克当。”

凶僧斜着两眼，说：“你就是县衙里公差么？”王仁答道：“我就是。特奉县主之命，来请九老父法驾，进衙去办吉祥道场。故此小的方到宝刹惊动。”凶僧听说，心中不悦。叫声：“朋友，你可了不得了！你瞧不起人。我钱财多有，也不等念经的钱用。你自己去说与你老爷，我不去的。”王仁听了，心中着忙：不去如何是好，不如再与他些软话，再看如何。忽听凶僧复又冷笑道：“岂有此理！江都县界内，除九老爷一人，难道众和尚都死完了？莫说施不全请我不去，不是九老爷说句大话，就是万岁爷宣我，我不去，也是平常的事情。”王仁一听，即忙带笑，打了一躬，叫声：“九老爷！不要生气！你老人家不去，小的该倒运了。如何回复县主之命？九老爷若不发点善心，小的回去，县主要将我活活打死了！老老爷是佛门弟子，无处不行慈悲，那不是行好么？我的九老爷，只可怜我王仁当差役的苦处，千万相求，开一线之路，求九老爷的法驾一行，我小的就得有命了。”

凶僧坐在椅子上，正在生气，耳内只听得九老爷长，九老爷短，说了多少趋奉之好话，方见凶僧一笑。骂道：“鬼嘴的猴儿头！呕的你九老爷也没有法儿了。也罢！你九老爷如不怜你，这就苦了你。”王仁一听凶僧应允，喜不自胜，就连连打躬道：“真是救命了！谢过九老爷，少不得劳法驾起身。小的还有个伙计，先请观音庵的那一位七珠尼僧，进县共办道场，已经去了。咱们赶上，一同进县，县主一见齐到，岂不甚好！”凶僧听的明白，心中大悦，肚内暗想：“我当只请我一人，谁知还有七珠妹妹。如知请他，我早应允，大胆去也何妨？施不全若是诚心请我，没有什么歹意，大家平安。”心方想罢，说：“上差少等就去。”步入禅堂，往后而行。众寇笑脸相迎，问明原由，俱备敬酒已毕。凶僧进房，换上美色衣服，暗带防身兵器，辞别众寇，往外而走。叫道：“上差！你我同走。”王仁答应，出庙进城。

且说施公暗自忖度擒九黄、七珠之计。差役进来跪说：“本城守府振大老爷衙前下马。祈老爷定夺。”施公一听，坐下摆手，说：“知道了。”贤臣忙出公座，下了大堂迎接。二位老爷，手挽手，说着满洲语。施公问守府：“阿哥好么？”振公回答：“好！”施公见堂上人多，不便言讲心事，吩咐：“尔等不必散去，本县与振老爷讲话，回来办事。”众役答应伺候。且说施公与守府，进二堂坐下。长随献茶已毕。施公见左右无人，说道：“今日特请驾临，烦鼎力相帮。只因几件人命盗案。今日凶僧、淫尼，与众寇作了许多人命案件未结。现发差请九黄、七珠到县；假说作吉祥道场为由，拿他二人。除非如此这般，求老兄相帮，大事可定。”守府一听，答道：“自当协力捉拿。小弟暂且告辞回衙，好暗派兵马，早作预备。”施公送出守府而去。

施公升座，抬头只见门外闹进两个人来，扭在一处，你嚷他扯，扯的这个脸上青紫，那个衣服撕破衣衿。个个布衣，容貌平常，年纪不过四十上下，来到公堂，一同跪下，满口乱嚷。施公喝住：“你等无知，既来告状，何用吵嚷？慢慢说来，再若吵嚷，本县立刻用刑！”二人闻言，不敢高声，这个口称：“老爷，小人姓朱，名有信，祖居江都人氏。自幼攻书，也知义礼。我现在小本贸易度日。只因前赴码头起货，路过钱铺，换银九两八钱，整整四块。掌柜的用秤子秤了。适有小的母舅经过，慌忙放下银子，去迎母舅。

相叙罢时，再来取银，他不承认。昧银拐赖，因此告状。求老爷判明。”诉罢，叩头碰地。施公问那一人：“你开钱铺的么？”那人见问，叩头禀道：“小人姓刘名永。本系徐州人氏，带领家口，来此江都，钱铺生理。开了已十余年，老少无欺。朱有信来，并未见他银子什样儿的，明明讹诈，撕破我衣衫。旁人来劝，破口大骂，左右问我要银四块。九两八钱银子。小的往前，并没会过，不知他是那里人氏，叩求老爷公断。若不与民人作主，只恐逞了刁诈之心思了。”

刘永诉罢叩首，屈的他二目垂泪。施公一听，沉吟良久：想这江都民刁，颇能撒赖。此事无凭无据，怎得问明？再三踌躇，主意拿定，带笑叫声：“朱有信，本县问你：世界上银钱最为要紧，你自不小心，失落银两，先有罪过，还来告状？”那人气的满口大叫。施公故意动怒，喝了：“下去，少时再问！”朱有信诺诺而退。施公叫声：“刘永，本县问你，果真没有见他的银子么？”刘永说：“小人实未见朱有信的银子。如若昧心岂无个天理？”施公说：“你既没有见他银子，也就罢了。本县如今吩咐你，你如不遵，立刻重处。”施公说：“你近前来听着。”刘永站起，走至公案旁边。方要下跪，施公摇手，他即站在一旁。施公提起朱笔，说：“刘永伸手过来！”刘永手伸在公案，施公写了“银子”二字，把笔放下，带笑吩咐说：“刘永听真：你去面向外，跪在月台之下，不许东张西望，只看着手中‘银子’二字。如若擦去一点，立刻叫你将银赔出，还要重责！”刘永答应，不敢不遵，心中含怒，走至月台跪下，只看着手中“银子”二字。施公又叫衙役上前来，附耳低言：如此这般，快去快来。

衙役答应出衙去后，施公又见打角门进来一个妇人，头上披发，面上青肿，脚步慌乱，年纪约有五旬，喊叫冤枉。他口称：“青天救命！”气的疯颠颠，跑至案桌前跪下，数数落落，悲声凄惨。施公叫声：“那妇人有什么冤情，款款诉来，本县与你公断。”那妇人见问，停悲，口尊：“老爷，小妇人告夫主万恶！”施公一听，大怒道：“放刁胡言！自古至今，妻告夫者，先有罪的；律有明条，难以容恕。你快把夫主的恶迹，你所告夫的情由说来，我立刻拿来对词。”那妇人口称：“老爷！小妇人丈夫，名董六，嫖赌不规。求老爷差人拿来，当堂对讯，就知小妇人的冤枉。”施公听罢，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下去等候。”那妇人答应，下堂伺候。施公即出签去拿董六，不在话下。

片时，但见先所差去青衣，把钱铺刘永之妻，带上公堂跪下。施公见那妇人，雅淡不俗。就说：“你丈夫欠下官银数两，他叫把你传来，交还此款。或有或无，快快说来！”妇人见问，口称：“老爷言之差矣！凡事自有家主，小妇人的丈夫，该下官钱，理宜追究他还。小妇人难道自有银偿还么？小妇人清白良家，闺阁女子，传我前来，什么缘故？抛头露面，进县见官见吏，岂不令人笑谈？知道的，言是丈夫连累了妻子；不知道的，说我败坏闺阁。只恐良家邻右，人言不逊。老爷本是一县之主，为民父母，作官不正，甚是糊涂，枉受皇家爵禄之封。”

施公听民妇言之有理，心中倒觉欢悦，并不动怒，含笑说道：“那妇人休得乱道。俗言为臣要忠，为子要孝，官清吏肃，上有法律，朝廷定例。公堂放刁，虽云不斩无罪之人，你且休要乱嚷。凡事自有神鉴，你今略待片时，就知详细。人有亏心，天必不容。”说完，施公叫：“差役上来，细听吩咐。”又叫：“那妇人，你不用生气了。你往那月台上瞧瞧。因你男人欠银不交，

罚跪在那里。等本县当了问你他，听他说有银无银，你就不怨本县了。”那妇人一听，扭头一瞧，见男人果跪在月台之下，低着头，不知看手中的什么。妇人看了，正在纳闷。

施公吩咐公差：“你去站立堂口，高声问刘永有银子没有？”公差答应，走至堂口，一声大叫：“刘永呵！老爷问你，银子有是没有？”刘永只当问手内写的银子二字，高声答道：“银子有。”公差回禀：“老爷，方才那刘永答应，银子有，不敢动。”施公叫：“那妇人，你可听见你丈夫说：银子还未敢动，故此他叫本县传你来的。本县想你家中，必有银子。你不肯实说，本县此时也不深究于你。你既不念夫妻之情，本县无怜民之意，严刑追迫你的丈夫，你可休怨本县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偷看。那妇人听见这话，就有些惧怕之形。施公故意作威，将惊堂拍的连响振耳，喝叫：“快抬大刑伺候！”众役同去，把夹棍抬来，哗唧一声，放在当堂。原是吓他，施公并不叫人动刑，倒向旁边站立书吏说：“汝等伺候本县，也知道本县法重刑狠，铁面无私。本县甚有怜念贸易之人，苦挣财利，养妻贍子。今刘永之妻，进衙认赔官项，岂不大家省事，且显本县之德。那知这妇人不明道理，还怨本县。他不念夫妇之情，本县不得不用刑法了。”那书吏明白，深知本县心事，回答道：“老爷至明，本该重究，方服民心。”施公又看那妇人的动静，低垂粉颜。施公又将惊堂连拍威吓，叫人动手，夹他男人。吓得妇人面目变色，在下连连叩头。说道：“青天且莫动刑，我实说就是了。”施公微微冷笑，回手一指，叫那妇人：“快说！若是有理，就免动刑打你丈夫。”妇人道：“银子家中有一包，不知多少，叫我收起，不许言语。先蒙老爷追问，我不敢说出有银子的话来。方才老爷问他。他说有银子没动，小妇人方敢直诉。求老爷开恩，情甘将银子拿交官项，恳求宽免大刑。”

施公一听，哈哈大笑，传刘永问话。青衣忙到堂口，叫：“刘永上堂，与你妻对词。”刘永一听，遂即迈步上行，来至堂上；看见妻子，不由吓了一跳，知瞒银之事已露，面色顿改，到堂跪下。施公叫声：“刘永，银子动了没动？”刘永见问，把手往上一伸，说：“银子还在。”施公点头，说：“有银子就是。”忽听刘永对他妻子说：“你不在家，为何至此？”吴氏见问，面带怒色，骂：“没良心还有脸问我！我且问你，你是男子，欠下官项，你作主意，该交不该交凭你，为何又叫老爷把我女人家传进衙门，抛头露面？你可晓得，面目何在，可见亲朋么？快些去拿你给我的银子——我放在棚顶上皮箱里面。拿来交还官项，好求老爷免打。”吴氏这些话，把刘永说的目瞪口呆，无言可答，迟至一会。吴氏不知其故，偏偏追迫，说：“你还不快去，难道发呆就算了帐么？”刘永一听，就大骂：“好个蠢妇，谁叫你多话！”施公听他这事现已败露，心中大怒。一声大喝：“你夫妇再要争吵，即行打嘴！”刘永、吴氏都吓得低头不语。施公带怒，叫声：“刘永，你昧他这些银子，你已欺心。并不想天理昭彰，鬼神监察。该死奴才，人生天地之间，全凭忠孝节义、廉耻信行，大丈夫严妻训子，须要守分；买卖交易，秉心公平，老少无欺，处处正道，神灵自然加护，贸易必得兴隆。害人之心一萌，熟料神佛先知，默默之中，早已照察。适才朱有信换银，你欲瞒昧，天不容逃。还敢扭打到衙门里来，仍是胡赖。非本县神明如电，赃证俱无，何处判断？你自知陡起私心，你那知本县判事如神，略用小计，即入圈套。理宜加重重重枷号，本县姑念你愚昧无知，罚银子五两，自新改过。如再故刁，决定重处！”

施公又向了吴氏说：“你妇人埋怨本县，今可听我吩咐：你丈夫并非欠的是官项，他竟敢欺心讹诈换银之人。因为当堂追问，他不肯认，所以本县设计，传你进衙。原先你怪本县不该传你对词，事今败露，无有话说。为何妇人暗起亏心害人？本县仍念你是妇人，宽免刑责。”吴氏闻言，叩头求老爷格外施恩。刘永在旁，吓得面黄脸青，叩头磕地，口称：“老爷，小人情甘受罚。”施公一听，哈哈大笑。吩咐：“把刘永拉下去，重打十五板，以戒下次昧心之事。”衙役答应，把刘永拉下，打完十五板。吴氏见夫受刑，心疼不过。施公又叫把朱有信上来问话，说道：“你银失落，皆由大意。原要财不离人，纵与娘舅说话，理该将银收起；如或被左右贼人盗去，就难明白了。幸而刘永欺心瞒昧，以致争吵入衙。本县如不将银判出，你必埋怨本县不明，在外面议论，言不逊顺。今日判银归你，这其中你也有过。本欲责以粗心，本县加恩饶恕。以后凡事必须留心。”朱有信叩头谢恩。施公复又开言，叫声：“刘永，你昧良心，责打于你，何以又罚银子五两？所罚之银，入官济贫。为的是叫你知过自新——上有王法，暗有鬼神！”施公名正言顺，不但刘永知感，而三班六房，个个点头心服。施公又往下叫一人跟去钱铺，把原银取还，交付朱有信。外取罚银五两，以作公款。又问刘永、朱有信二人：“本县方才的话，听真了没有？”二人回说：“听真了。”施公说：“既是如此，一律放你等回去。”众人叩谢，下堂而去。公差跟着刘永，出衙取银。

且说施公正要退堂，又见自角门进来二人，走至月台，一人挑了剃头担子，放在廊下，上堂跪下，向上说：“小的将董六儿传到。”施公摆手，公差站起。施公说：“把那妇人叫上来问话。”公差答应，转身而行。施公往下一看，留神打量董六形色相貌：粗皮大眼，鼻子高耸，燕尾须，年有四旬上下，凶气满面，怒色忿忿。施公看罢，心内明白，往下就问：“姓何名谁？快快说来！”那人见问，只是叩头。叫声：“老爷，小人世居江都县中，姓董名铠。原是良民，排行六儿，靠剃头生理度日。不知为何传小的进衙？”施公一听说道：“你妻告你。”董六闻言，就吓了一跳。

董六叫声：“老爷，小的妻子冯氏，她偶得气迷之症，于今半年有余。小的不知他告状，只求老爷叫他来当面问明，到底告的是什么条款？”施公说：“本县早已想到，他告你，若要没理，一来欺天灭伦；二来他必是疯症。因此才将你传来，对对口供，便见真假。”吩咐青衣抬过大刑，伺候了，众役答应。

早有人把冯氏带上，跪在一旁。董六一见，叫声：“寡妇，自家有病，就该保养为是。为何闹进衙门？”冯氏闻言，气的浑身发抖，骂道：“天杀的！你出这狂言么！罢了！罢了！算来你我是对头冤家！”施公一听，大声喝道：“何用你胡吵！先叫冯氏说来。你在旁，如要争论，一定掌嘴。”冯氏叩头，叫声：“老爷！小妇人的冤枉之事，铁石人闻之也要痛惜。我家世居江都，父母俱亡。哥嫂把奴嫁与为郝遇朋。丈夫开设成衣铺，本好贪杯。老实之人，交这不义之徒。董六为人轻狂。夫主在时，引他入内，穿房入户，好似至亲，与夫同来同往，情谊交厚；那知这贼人面兽心，看上奴貌，暗起不良之心。自后同夫终日饮酒，不治果菜，只用姜酒敬他。不上几月，夫主得了重病，身肿吐血而亡。可怜奴家孤苦，又无伯叔兄弟，正当天气炎热，出于无奈，舍身改嫁；将身价银数两，为葬夫主之计。可恨忙乱之中，并没主意，也无心问及，只得随行。过数十家门口，及到他家见面，方知是董六

所娶。”

冯氏说：“我有心不允，更难追悔，身价银已经花用。小妇人无奈含忍，将就而过。数载以来，生下两个儿女。谁料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真正报应不差。前日恶人吃得沉醉而归，神差鬼使，说出实情。他说为奴用尽心机，姜酒烂肺，无人知晓。百日之功治死你夫，谅也不知。夫妻旧情，你疼不疼？言罢沈沈而睡。小妇人闻言，痛气交迫。伏思既生男子于世间，全凭忠孝。女生宇宙，贞节为重。不讲礼义廉耻，何异于猪狗？当在老爷堂下，难顾儿女牵连，也都付流水。若顾儿女骨肉，前夫不能伸冤。今幸与夫报仇，小妇人虽身至九泉之下，瞑目无憾。我与此贼，恩爱反为仇寇。小妇人惟求老爷伸此冤枉，千刀万剐，情所愿受。”

冯氏诉罢，令人凄惨。董六在旁一听，急得不顾王法，大骂：“淫妇满口胡说，尽是疯言！你就为了吃的穿的，不得如意，也要忍耐，何必对青天老爷乱吵。你该想想我董六打着许多钗儿呢！岂是容易的？你这泼妇疯癫，告我有何证据？幸蒙老爷宽厚，不曾怪你，由你泼妇乱说。”只见冯氏气的面白发紫，骂个：“囚徒，还敢强辩！鬼神使着你自已说出姜酒烂肺之言，谋死我夫图奴家。当着清官，尚不承认么？”董六闻骂道：“嫌汉子的淫恶泼妇！你的前夫死后，没有埋葬之资，你央媒人求我，说着愿嫁与我。乃是明媒正娶，已经数载，生儿育女。你因在家中衣食不给，气成疯疾，装出鬼魔告状，说我谋你夫，图你为妻。有何证据害你前夫？再者你既知我是仇家，就该早告，我问你为什么嫁了我，又来告我，何故？”

冯氏只气得打战，口不能言。施公心中明白，故意皱眉，大骂：“泼妇疯颠！无有告夫主之理。三从四德，全然不知。既知前夫死亡有故，就该早来鸣冤。你既嫁于他，又成仇寇，不是同谋害却你夫么？过了这数年，怎么再来告夫主？料此人又是不趁你心。真像古有句俗言：‘毒妇心似鹤顶红！’”便叫青衣抬大刑过来。“我把你这刁妇！有心怨你过，犹恐不改，又生害人之心。”施公越说越怒，命：“左右拉下，把这恶妇，领到班房，快动大刑！”众人答应上前，如鹰捉燕雀，不肯容情，拉着往下就走，套绳刑具后跟。真叫冯氏，气的浑身打战，急得张口结舌，高声喊叫：“冤枉我！”喉咙叫哑，无人理问。

青衣把妇人带进了班房。不多时，妇人哭喊，倒像受刑的声音。且说施公未传董六之先，就吩咐过：“虽叫冯氏入班房，并不用刑，叫假装受刑之声。”众役又把刑具弄的响声不绝。这是计套真情，好鸣不白之冤。恶人莫知其故，一闻妻子叫苦之声，心中疼忍不过，他就往前跪扒半步。口称：“老爷，容民细禀：小的原因他有些病症，叩老爷宽恩免刑。留他十指，好作针线，以度光阴。听这刑法，够他受的了，叫他知道改过前非罢了。”施公听罢大喝道：“你这大胆奴才，就该打嘴！此乃朝廷设立衙门，理化军民，也许你夫妻到此胡闹，本县作你家的官儿不成？”吩咐人儿：“快去班房，说与动刑的，格外加重！”青衣答应，跑至班房门口，高声大叫，传话已毕。只听一阵刑具响动，衙役发喊；又听冯氏叫唤，十分悲苦。

施公偷眼下看，但见董六不住回头往外看，十分怜惜。施公叫声：“董六，你心莫惜那个恶妇，叫他受刑法，向后就知利害，再不敢告丈夫。我今且问你：先曾娶过妻子没有？娶这冯氏有几年了呢？现在生有几个儿女？实在说与我听，我好开恩与你。”恶人见问，口称：“老爷容禀，小的父母双亡，没有手足姐妹。学个剃头生意，以后开了个剃头棚。交了个郝遇明裁缝，

他生意甚是兴隆。我与他穿房入户，往来走动，彼此难分，好似至亲。后来他不幸得病而亡。妻子孤苦无亲，少儿缺女，又没兄弟，可怜无力殡葬。听到他妻悲啼无法。可喜冯氏贤惠，卖身改嫁葬夫。偏偏媒人提到小的名下；打听我自幼并未娶过情事，倒说：‘朋友不过义气，且是一举两得。’小的因思郝兄死后，需钱治备棺木，冯氏嫂子也有倚靠。死者入土为安，生者终身有赖。小的那日带酒应允，聘礼拿去。小的醉醒，追悔莫及。刚过七日，催娶过门。想起郝兄，至今渐悔。幸而夫妻和顺，儿女已长成七岁。不料蠢妇偶得气迷疯癫，进衙告状。此是以往的实情。小的代妇恳求宽恕回家，感恩不浅。”连连叩头碰地。施公微微冷笑，叫声：“董六，念其朋情，又是明媒正娶，何言后悔？此事世上常有。本县再问你，郝遇朋何病身亡？”董六见问，神鬼拨乱，不由答道：“老爷，他那里有什么病，吃酒死的。”施公故意哈哈大笑说：“什么，喝酒就把人喝死了？”

施公问：“你——你也会吃酒不会？”恶人见问，认是好话，答道：“小的也会吃点酒。”施公又问：“不知你吃酒的量，吃得多少呢？多吃害人不害人么？”恶人说：“小的也不瞒哄老爷，还吃过数斤。”施公说：“这等说来，你还吃不过本县了。本县除了办事，退堂后，是吃酒为乐。只有一宗毛病很不好。最好饮酒，懒意吃菜，就爱吃的姜儿，图他性暖有火料也！”恶人一听此言，大声道：“老爷，老爷！快别拿姜下酒，很不好呢！”此必是吃死冤魂当报，怨鬼拨乱他的性。施公听得话内有因，就得了主意了。故意说：“姜酒不可同吃，也不知怎么讲呢？你若解说的明白，真有不好之处，本县要不用了。”恶人见问，才觉住口，惊得浑身打战，张口张舌，又不敢不说。

施公见此光景，冷笑骂道：“迷徒！你既不说，本县少不得要动刑追你。”吩咐把冯氏带上来对词。青衣答应而去。施公又问姜酒不可同吃之故。恶人不敢说出，只是发怔，立刻把脸都变青了。施公心中明白，复又哈哈大笑。看见青衣把冯氏带来跪下。施公吩咐：“冯氏，你把董六谋死你前夫细细说来。”冯氏答应，又照前所告之言，一一哭诉。施公问：“董六，你可听真了么？难怪你方才说姜酒不可同吃，内中有些隐情。烂肺之事，你这该死的囚徒，快快说来，免得用刑。”恶人见问，不住的叩头，泪流满面，无可奈何。口称：“老爷，小的贸易守法，不敢越礼胡行。小的便娶冯氏，乃是明媒正娶，他心愿从。今来告状，无凭无据。若以姜酒烂肺，谋死前夫，何不早报？含冤数年，忽又喊冤，而且脏证全无。他有疯症，是以枉告。”

施公大喝一声，说：“你这囚徒！好张利口。事已败露，亲口自言姜酒害人。你与郝遇朋生前，每日一早，空心以姜饮酒。此乃《本草》遗留‘六沉八反姜酒烂肺毒方’。谅你不懂药性赋，若依本县想来，必有主谋之人，问真再议。”吩咐动刑起来，众役一齐答应上堂，把董六拉下倒地，两腿套上夹棍，左右拉绳。只听恶人叫“哎哟”，魂离天外。青衣用凉水照脸连喷几口。恶人醒来，疼的叫苦哀求。施公问道：“招不招？”青衣回说：“他不招。”施公又问：“冯氏，你丈夫不招。倘若你再不实招，立即追你之命！”冯氏说：“小妇人所告，并非谎言。一有不实，情愿领死。”施公一听，吩咐将夹棍收绳。恶人听得，魂飞胆裂，大声叫道：“招了，招了！”

青衣一时住刑。施公说：“那怕你坚心似铁，难尝官法如炉。”吩咐松棍带上来。青衣将夹棍绳放下，把董六拉上去。跪下招供怎样与郝遇朋交好，入房见色，欺心害命占妻。因用姜酒百日烂肺之功，治死郝遇朋，得娶冯氏……

从头至尾，细说一番。招供是实。施公听罢，又问道：“你用的这个毒方，从何而来？其中必有主谋之人，告诉于我。你快说来免得受刑。”青衣接口，一旁喊道：“快说！若迟了，老爷又要用刑。”恶人胆怯，叫声：“老爷，听小的实说传方之人。因小的见色迷乱，终日神魂不定，小的干妈妈，见此光景，问小的有何心事？小的即将前情告诉于他，是他将方传于小的。不料小的酒后失言，该死。叩求老爷免刑。”

施公闻言，见恶人招承。他伏在台阶，眼瞧着冯氏说：“你来告状，你也想想：生儿育女，已经多年。生米煮成熟饭。也罢了！我董六死了，我与你也是解不开的这段扣儿！”冯氏一听，只气得浑身打战，用手一指，骂声：“伤天理的狠贼！当着老爷，你还敢胡言！从前我丈夫受了你这囚徒牢笼。你说的却也不错，奸因夫引；若不引焉有此事？如今老爷断事如神，青天有报。你醉后失口泄机，还讲什么夫妻？大家命该尽了。”冯氏气恼在心，说：“你就该打死！”又用口咬。打罢，倒退。向着阶柱一头碰死。施公夸奖：“好个贞女！”复又大怒，骂声：“董六你这囚徒，只顾你与王婆定计，连害二命。本县问你：你这干妈妈住在何处？快说！”恶人心想，不说又怕受刑，叫声：“老爷，王婆住在东街关帝庙南首，门前挂着收生的招牌就是。”施公闻言，立刻差人把王婆拿来。王婆上堂跪下，眼见冯氏气绝，又见董六受了刑法，心中害怕。且说恶人见了王婆，大叫一声：“干妈，多谢你的仙方传的不错！”施公一听，喝住：“再要多言打嘴！”喝声：“王婆！你干儿子供出你传他药方，害死郝遇朋，谋娶冯氏。是与不是，快快说来，免得受刑。”王婆回说道：“小妇人并无此事。”

施公吩咐：“贼妇，不拶不招。”青衣答应，将王婆拶起。王婆疼痛难忍，大叫：“老爷不用拶了，我都说了罢！”施公吩咐：“松刑。快快说来！”王婆说：“小妇人与董六通奸数年，传方是实。”施公闻言大怒道：“姜酒烂肺之事，料你不懂。是谁传你？说来！”王婆叫声：“老爷，小妇人的丈夫在日，是个医生，常言六沉八反之药方子。所以记得，不敢撒谎。老爷详情。”施公听罢，吩咐宽刑。众役答应，把刑松了。施公提笔判断：王婆先与董六通奸，后又传方。良妇被他谋娶。水落石出，冯氏自尽。按律王婆应绞，秋后处决。董六奸谋，毒死前夫，谋娶冯氏为妻，依律正法。判毕，叫拿下去画押，吩咐收监，立刻禁子将王婆、董六收禁看守不题。且说施公叫人把冯氏娘家人传来领尸。可巧罚刘永银五两，差人呈上，施公吩咐与冯氏买棺。董氏家产，断给亲丁变卖，养贍他儿女。众人叩谢出衙。堂上三班人役，个个称奇。施公吩咐书吏，拟稿详报上司。

堂事方毕，又见请九黄、七珠的王仁、徐茂上堂，跪下，口尊：“老爷，小的二人，把僧尼都传了来，在衙门外等候。”施公吩咐：“进来！”二役答应出去，领僧尼上堂。施公看那恶僧：豹头环眼，黑肉满脸，须七寸许，年约四旬；又看淫尼：白面如粉，唇红齿白，年纪不过二十以外，生的袅娆，站在堂前，并不下跪，打躬问讯。含笑问道：“老爷，叫我何事？”施公一听，心中暗怒，勉强含笑说：“奉请二位，本县虔诚还愿，许下僧尼对坛念经，各请十三位拜忏。行观灯、破狱、取水、金桥过往、放烟火、施食，行水陆吊挂、金身佛相。幡帜宝盖，要扯满棚。僧冠僧衣，普用一切，都要新鲜。香烛斋食，有烦二位费心。明早设坛三天，共要多少白银？”僧尼闻得施公之言，九黄叫声：“大老爷，小僧承县主吩咐，不辞辛苦，应当照办。”淫尼带笑说：“九黄爷，小尼穷介。”九黄复叫声：“大老爷，明早登坛，

我们二人先要取些银子，以备请客之资，余待事毕再算。”施公叫施安取银，交付僧尼，出衙而去。每人又各请僧尼十三名，预备行事，及应用物件，一切齐备。

施公见僧尼领银去后，吩咐移文去知会守府，暗派兵丁，捉拿凶僧、淫尼二人。衙前搭起对面彩台、芦棚各五间。又悄悄分派衙内三班人等，明日如此这般。施公吩咐已毕，又见胡登举上堂，手捧催呈，一旁打躬。施公接呈子，说：“贤契请回，本县虽未捕获，现今暗中查有踪迹，事在早晚结案。”胡登举答应，出衙回去。又见堂下走上二人，跪在左右，都举呈词，同口呼冤。施公就问：“尔等何事？不用如此，个个讲来！”齐声答应。一个说：“小人名叫海潮，久在本县居住，昨晚偶出怪事：贼人盗去东西，又把女儿抢去。婆家日后要娶，如何是好？求恩派人拿贼，以消其恨。”施公一听大惊。又问：“这个你为何事？”那人说：“小人名叫李天成，南北贸易。昨在界内，被强盗将伙计砍死路旁，货物劫去，求老爷差人速拿强人。”施公闻说，就知是九黄和尚与那十二名强盗做的事。施公道：“尔等呈子留下，听传结案。”二人答应而去。施公退堂，众役散出，个个你言我语。

且说凶僧淫尼，领银各回庵院。九黄回寺，会晤十二个兄弟，言论：“县衙办事，明早设坛。我已应允。倘有吉凶，众兄弟必须商议而行。”不言众寇提防。

且说施公退堂，书房的闷坐。沉吟：“江都这些豪霸，施某所为小计，必要捉清。那人命盗案，犹如雪片飞来，还有无头的案件。观音庵里尼姑，莲花院内凶僧，还有十二个响马。我今设计要拿凶徒，先捉强盗，再拿余党。”施公前思后想，不觉三鼓，宽衣安睡。次日起来净面，更衣已毕，吩咐施安，到外面预备停当，专等僧尼对坛，施公好出去拜佛。

且说九黄和尚，先打点辅排一应佛像，送至县衙，在经棚内陈设。凶僧随后请众僧，一同进县，共办佛事。七珠也是先将法器送至县衙，各样陈设，结彩挂灯。鼓楼旁边，搭起高棚。不多时，僧尼陆续入县，各归各棚，茶房献茶已毕。守府振公，来至衙门外下马。入报，施公迎出大门。二公都是蟒袍补褂。施公在僧棚内参拜主坛；守府在尼棚内参拜主坛。九黄，七珠个个身藏兵器，提防不测。二公进棚拜佛，九黄留神偷看，并不带多人跟随，凶僧淫尼，一见这般光景，就不以为有别的意了，一齐站立。施公带笑，望九黄说：“和尚请坐，大众不用多礼。”众僧回答：“不敢。”都站立合掌向心。施公上行礼毕，起身外走，带笑说：“本县失陪。”二公出棚，大堂设椅而坐，闲谈。僧尼点鼓敲磬，打了三通，烧香开赞，宣毕，正了法器，就叫茶房送茶。献毕，僧尼就铺排幅幡执事等物，送出衙门。守府县公所办，人民随着走看，那街市上三教九流，都看热闹行香。走了四条街，回至衙前，鼓手吹打大锣大鼓，响声应天。住了法器，斋房吃斋。二人带领多人，拥进棚来。吩咐下役人等，将汤、饭、菜，不住的折换新鲜的。使唤人的手脚不闲。僧尼留神，看视二位老爷动静，还是别无他意，都放下心怀，安然吃斋。饭毕，各入经棚，茶罢。

众僧茶毕，取水请神，天晚施食一台，三更方散。僧尼出衙，各归寺院。次早进县。凶僧淫尼，见无动静，才觉放心，施食已毕，散出回寺。

话说施公叫施安：“快去如此这般，到北关莲花院内，把英公然、张子仁，叫他暗暗进衙，有机密事用他。”施安答应出衙。不多时二人进衙。施安到书房禀明。二差跪下叩头。施公含笑说：“起来，听我吩咐。”二人站

起，施公说：“你们在庙中，怎么样来呢。”二人口称：“老爷在上，那庙中十二寇与众僧，个个俱是全身本领。小的们看他都有些手段，论起来真好武艺。”施公听说道：“不用你们夸讲，本县深知你的武艺也不弱。现有一事，须你二人去办，别人反要误事。这莲花院十二寇，烦你二人，设法拿他。若是走脱一人，拿你家口入监，限今夜将他等捉来。”二役一听，浑身打战，复又跪下。说：“强盗实是利害，刀马纯熟，求老爷多派人去。”施公听说大怒道：“你二人本领，本县深知。总要你等今晚三更到庙，捉拿十二寇与众小和尚。但有错误，唯你二人是问。”二役不敢再说，诺诺连声而退。

且说庙中那些和尚，一早都进街入棚，念经作法。见无动静，并不介意。凶僧、淫尼俱不带防身兵器。念完经时，各上斋堂；斋完仍归棚内，伺候施食。

且说守府、县公，彼此讲满洲话，如此定计，到晚拿捉僧尼。及至天黑，点灯之时，僧尼都上法堂。在施食台上，正位是九黄。左右接拨文的是别僧。施公就在九黄身后坐定。二公伺候两三日，施食都是这样的，凶僧故不理睬。

这一日，振公暗挑好汉，外穿长衣，内穿绑身小衣，暗带兵器，跟随施公左右，好捉凶僧。自下高桌两边，坐着两溜和尚，接打法器；尼姑那边也照样办理。振公也照施公行事，专坐在七珠背后，台上也跟随两人伺候。只等施公那边动手，这边也就动手。内外埋伏停当，专等号令，一拥而入，并力拿获。

且说二差去庙中，拿十二个响马。二役走至庙中，两个小和尚一见带笑道：“两位穷大哥，你们不打扫佛殿，往那里去来？”公然说：“你有所不知。昨日听见城中吴乡宦家放堂，打量去赶个早儿，那知给了点子稀汤。”小和尚笑盈盈道：“你们运气不好，我们给你们送菜，找你不得，到晚上吃罢！再烦二位上楼打扫。”二役大喜答应，正好趁机打听响马消息，便好下手。随即取了笤帚、簸箕，上楼打扫。渐渐天晚，点了灯烛，十二强盗，聚会上楼饮酒。

猜拳行令，将到三更时分，都吃得有几分酒了。因等九黄回家再饮，商量要去打劫人家。二公差趁空将蒙汗药浸在樽中。二公差又要哄小和尚取酒菜，以戏法为由，把小和尚绑个结实，棉花塞口。

二公差转身叩门，又到厨房。众僧个个贪杯，一见二人，说：“穷大哥，与我们张罗，再谢。”英公然、张子仁同说：“使得。”出厨房至楼下，听上面还有人声，就知药性尚未行到。二人暗急曰：“此时县内还无救应，如何是好？”

且说县里施食台上僧尼之事。九黄舒展喉咙，声音响亮，吐字真切。台下僧配法器，虽然配着法器，个个看着僧尼。堪堪三更时分，施公看棚里外埋伏兵役甚多，专等号令下手。施公一看，就洋洋得意，暗送眼色。快头心下明白，就知凑空叫动手了。又送眼色与壮丁、马快、兵役。快头不敢怠慢，走到凶僧背后，把九黄连腰抱住，滚在台下。各人各持铁尺短棍，乒乒一阵，把九黄两肘两腿打伤，难以转动，绳捆结实。振公那边，见众人大乱，也就动手。七珠方散施食，正在闹热间，忽听人声；尼姑正在暗惊。守府站起，忙使饿虎扑食的架式，把七珠后腰一抱。七珠复用力挣扎。二人一齐跌倒尘埃。七珠用解法要跑，两个快头扑上。手持铁尺，当肩下。七珠空手，难以躲避，打得二目发昏，跌倒在地。振公扒起说道：“好利害！淫尼力大。”叫兵役捆住。即时皆捆起来，守府这才放心。淫尼满口混喊，守府令人打了

一顿嘴巴，淫尼不敢喊叫。其余僧尼，也不敢转动，令人看守。

二人会同，带领兵役，开北门，灯笼火把，照如白日，直到莲花院庙内。公差等的心急，只见远远一片灯光，就知城内人马来了，说道：“我们快去迎接！”二人往前紧跑几步，迎着跪下报名。施公带笑问道：“你二人办的事情如何？”二人见问，随即将事说明。施公一听大悦。叫声：“振阿哥，你我先守住山门。叫他们二人带了兵役进去，将强盗拿住。其余众僧全行捆绑，一同回衙。”守府答应，随吩咐公然、子仁：“带兵五十名进庙，将强盗与众僧捆绑，抬进城去，重赏尔等。”

二公差领兵一拥而进，直至玉皇阁。十二寇被蒙汗药治住，俱被擒了。又领至厨房，余僧醉卧，登时被擒。二役报明，二公下马进庙，廊下坐定。灯火照如白白。吩咐带上众寇与僧等问话。公然说：“众寇被药酒所迷，尚未醒来。小和尚明白。”施公说：“带上来！”二役走至空房，掀开棉被，把口中棉花挖去，解开脚下之绳，提到二公前。施公用手一指，喝道：“你休得胡言！九黄已经被擒，若不实说，立取你狗命！”小和尚听见九黄、七珠被擒，知道不好了。说：“老爷不用动刑，我们实说了。”就将从前怎生进寺，如何作恶，如何奸淫，夫妻如何避雨，诱女进庙内，乱棍打死他男人，把妇人养在庙中，尸首现在庙后……一一说明。施公一闻，就说道：“既有妇人，衙役跟去唤来。”

不多时带到，施公一看，那妇人泪眼愁眉，形容憔悴。施公问道：“你是那里人氏？丈夫到哪里去了？”那妇人口叫：“老爷，小妇人丈夫，姓杨名进宝，被和尚害死；将小妇人强占在寺。”施公说：“为何不替你夫告状？缘何夫死从僧？”那妇人说：“关在空房，万难脱身。”施公说：“也该一死全节，何忍偷生，不顾大义？本县不便细问其故。”那妇人说道：“小妇人住在罗文路，名叫罗凤英。丈夫贸易折本，无奈投亲。只因大伯住在江都城内十字街前生理，小妇人同夫投奔到彼，还可度日。不料至此下雨，暂在山门避雨。适遇恶僧无故用棍把夫打死，将奴身藏住宣淫。小妇人无奈，只望拨云见日，替夫伸冤，叫大伯领尸入土，小妇人总死九泉，也可闭目。”施公一听，意甚怜悯。天已大亮，施公吩咐：“你且起来，随本县进城，自有公断。”又吩咐将十二寇并一切人等带着，留兵看守庙宇。分派已毕，二公出庙，上马进城。大街两旁之人，观看拥挤不开，议论纷纷不表。

且说两个男子，一个妇人，拦马跪倒，口喊：“冤枉！”二公勒马，打量这女子：年纪约有三旬，头挽仙髻，桃面朱颜，腰似杨柳；青衣蓝裤，三寸金莲，杏眼微睁。两个男子：一个相貌凶恶，衣帽齐整；一个口眼歪斜，一身粗衣，白袜尖鞋，睁眼张口，满面发青。施公看罢，说道：“尔等都是告状的么？”那恶人先答应道：“是……”忽又一人喊冤，系告土地。其人不过是俗常打扮。施公吩咐：“一并带起，当堂再问。”青衣答应上锁，二公并辔进衙，至滴水檐下马，立刻升堂，振公旁坐，三班排列。

只见角门跑进二人，上了公堂，大叫：“县主爷爷，小人来报屈情。”

施公坐堂，看那告状之人，身穿绸绫，生得清秀，年纪四旬有余，面貌慈善。看罢，施公道：“报上姓名来，有什么怪事？”那人说：“小的姓王，名叫自臣，住在东关。父母亡故，只有妇室。小的在东关作典当生理。家之对门，有座地藏尼庵，女尼在内。昨晚小的回家稍迟，月明当空，约三更时分。小的来至家门首叫门，忽见庵门之上，挂着两个男女人头。吓得小的魂魄俱无，急进家门，将门关上。直到天明，不敢隐瞒。今早尼庵中女僧老尼，

反来怪人。不得不报。”施公闻言，心中暗想，真正奇事都出此地。除非如此办法……想罢，吩咐衙役，跟王自臣传了庵主来。该直答应，随同而去。

施公又叫衙役，速去带那告奸的海潮来听审；再将报抢劫杀命的李天成并胡登举传来听审。众役答应而去。施公吩咐先带凶僧听审。公差答应，立刻带上，一齐呼堂施威。凶僧并不下跪。施公大怒，骂声：“凶徒，快快实招过犯！”九黄大叱：“贫僧如来佛教之下的弟子，谨守规法。原是请办佛会，为何拿我？大佛法严，凭什么锁擒？”施公见他一派不忿之气，用手一拍：“本县给你个对证！”叫两个小和尚上来跪下。九黄一见，骂道：“小秃驴来此何干？”小和尚说：“你的事情犯了！你不如早的认罢！免的驴脚吃苦。”施公道：“你的凶恶，本县已访真切。”吩咐把凶僧带下去，将莲花院众僧带上来。青衣答应，把八个僧人，带上公堂跪下。施公反带笑脸开言道：“你等实说，本县定然轻恕。”和尚们一听，叩头回道：“求老爷只问九黄，则人命盗案，登时就明。”施公吩咐带下去，又把十二寇带上。一齐跪下，相貌狰狞。此时众寇药酒都醒，知道被擒。

施公说：“本县有一言，与你们好汉商议。目下九黄、七珠被拿。本县颇有生德，你们实言讲来。要替九黄、七珠瞒昧的，反误自己。不但自家受了罪过，还不知性命如何，你们想想。”强盗一听施公吩咐，个个感化，不约而同，口称：“老爷，小人们不敢不招，方才宪训煌煌。只求老爷把九黄叫来，好当面对词，即见清浑。”众寇说完。又说：“叩祈老爷超生！”施公听罢众寇之言，说道：“少时即唤问凶僧。你们报名上来，本县好分别结案，以便开脱，你各说了姓名，再叫九黄到堂面对。”众寇一听，都报姓名，说道：“凤眼郭义、上飞腿赵六、宽胳膊吴老四、快马张八、抱星鬼周九、铁头刘五、活阎王王乔八、独眼龙王三唤、小银枪杜老叔、朴刀赵二、单鞭胡七。”挨次报名已毕。

施公吩咐将名记了。又叫这一班人带下，另在一处，勿与九黄见面。原差答应，押下。又叫告土地的那人，立刻提到公堂跪下。施公说：“你是告土地的么？”那人答应：“是。”“即将实情诉来。”那人称：“老爷听禀：小人今出无奈，舍命告土地尊神。小人家住县城以外桃花村，名叫李志顺；妻子就是本村王氏之女，自幼联婚。父母亡故，又无兄弟儿女。因家贫困，没奈何出外经营。小人束手空拳，有开药铺的亲眷，留小人学生意。刻苦三年，积了五六十两银子。牵挂妻子无靠，小人辞回，仍扮讨饭之人。那日到家，要试妻子之心。小人走进土地庙内，四望无人，把银子埋在香炉之内，交结本庄土地庙回家。可敬妻子耐守苦节。次日到庙内香炉中取银子，那银子却不见了。小人思想无计，还来告当方土地之神。叩求青天大老爷判明。”施公一听微笑，两班衙役，个个抿嘴。施公叫道：“李志顺，你的银子交与土地，虽无人见，那神是泥塑的，混来胡告，就该打嘴。今日准你，你且回去，明日在庙伺候，本县去审土地。”李志顺答应，叩头出衙而去。

施公又叫把告状的男女三人带来问话。原差答应带上，男左女右，跪在地下。施公道：“你告状为何事？快快说来！若有虚言，本县官法如雷。”下面那雄壮之人先说，叫声：“老爷，小人姓周名顺，住在城外五里桥。父母不在，缺弟少见。此妇是我妻子，素贤而守清贫。积善之家，偏生祸乱。那一个他是哑巴，姓武，原系无籍之人，怜其贫苦，留他家中使唤。吃了饱饭，改变心肠，他竟狠心，竟敢讹我妻是他妇，拿刀持杖，竟与小的拚命。小人无法，同妻进城，在老爷台下告状。叩求老爷作主，判断伸冤。”诉罢

叩头。旁边急的哑巴连声喊叫，二目如灯，泪似雨下。说话不明，急的拍拍胸膛，抓耳挠腮，不能言语。不顾王法，呜呜乱喊，只像疯癫，堂上人皆发笑。

施公向下说道：“你不必着急，你与周顺先下去。少迟与你们结案。”施公设计问妇人道：“本县问你，想必你们夫妇心慈。那哑巴素日老实，你与周顺怜其孤苦，留在家中使唤，也是有的。可恼不怕王法的，妄生讹心，说你是他的妻子。本县也恼这种狠心人，该重打，逐出境外，免得你夫妇受害，这是正理。本县问你，你到底是哑巴之妻，还是周顺之妻呢？快些说来！”那妇人答道：“小妇人乃是周顺之妻。”施公又说：“本县想来，你素与哑巴非亲非戚，焉肯招来入内行走，便不回避么？只用你实说一句，本县立刻一顿大板，槌了哑巴的狗命；决不姑容这人在江都地方胡闹。你快说来！”施公一片虚言，那妇人认以为真。即说道：“小妇人不敢谎言。那哑巴是我哥哥，小妇人是他妹子。因丈夫叫他在家过活，谁知他改变，衣寇中禽兽。因此丈夫无法，才来告他。”施公引诱实情，毫不动怒，吩咐下去，带周顺上堂跪下。施公含笑道：“周顺，你听了，本县初任江都，最恼棍徒。你好心待人，反成冤家。哑巴真是不良的棍徒，本该打板枷号示众。本县问你，这哑巴不是亲戚，焉能留下？面生之人，岂能进门？必是哑巴无理，得罪于你，反目无情。快实说来！”周顺见问，心慌意乱，张口结舌。施公见周顺这般形相，便说道：“周顺你不用着急，快说来！”众役便排刑具。周顺见追的紧了，更没主意，说道：“小的与哑巴，是有些亲。”又转说道：“是姑舅亲。”施公哈哈大笑道：“你们到底是姑舅亲。”吩咐把周顺带下去。又叫哑巴问话。

只见堂下两个人走来。看是先前尼姑庵门口来报挂人头的王自臣与尼姑，跪在下面。王自臣道：“老师父，当家师，我是多年邻居，你自说昨晚山门挂人头的，今往那里去了，你说实话。”施公听了大喝道：“好奴才！上堂混闹。自有本县裁处，你先下去！”王自臣随即下堂。施公说道：“女僧你不必害怕，这事依本县想来，你若欺心，庵中把人害死，岂肯将头反挂在山门？必是你早晨开门，看见了心中害怕，藏起来也有的。”尼姑一听，心中发颤。

施公看他如此，又叫：“女僧不用思虑，只管说来。本县自有开脱你的道理。”尼姑口称：“老爷，小尼祖居本县人氏。父母俱亡，自幼出家，谨守清规。今降大祸！小尼并不知有什么人头，恳求老爷恩典。”施公听罢尼姑之言，故意带笑说：“女僧，适才王姓诬证了。”再问王自臣道：“王自臣，你见人头挂在庵门，你来主报。这里尼姑反说没有。”王自臣说：“老爷，小的与尼姑，往日并无仇恨，岂敢生事赖人。求老爷用刑严问。即使无有此事，情甘认罪。”言罢叩头。施公吩咐把尼姑拶起来。青衣答应上来，拶起尼姑，左右把绳一摆，“哎呀！”吓得浑身打战，说道：“老爷，小尼招了。小尼开门，见了两个人头，挂在庵门，一时心中害怕，叫老道抛在野外，给他纹银五两，是实。”

施公听了尼姑之言，说道：“好大胆的恶尼，见了人头，就该来报才是。权且下去！”青衣答应带下。吩咐把庵中老道拿来对词。公差答应而去。不一时，拿到，战战兢兢跪下。施公问道：“老道人，你将人头抛在何处？从实招来！”老道说：“小的今年七十五岁，一身孤零，栖身庵内。那日图银几两，包送人头，恐人看见，抛在隔墙一家院子以内，即回庵中是实。”

施公一听，说道：“好个迷徒！”吩咐公差，同他到那一家，把人头取来。倘无人头，把那家主带来。公差答应，出去不多时，带了一人上堂跪下。公差回道：“小的同老道到了那家，原是广货铺子后院。小的问他们人头一事，那店主与众人一口同声说：‘没见人头。’小的就把店主带来了，请老爷定夺。”

施公听罢，叫声老道：“你把人头果然抛在他家院子里的？”老道答应：“是的。”施公就问那店主说：“老道将人头抛在你院中，你见过？只管直说，此事与你无干。”那人叩头说道：“老爷容禀：小的祖居山西，今到江都贸易。三间门面广货铺子，到后房共有五层，买卖作了十有余年。小的姓刘名叫君配，今年五旬，铺中伙计十多人。小的墙内，未见人头。若说是，焉敢无因诳哄老爷，况且人多目众，谁人不晓？求老爷明察。”

施公听罢，吩咐再把他店中伙计叫一人来。公差答应，去不多时，带一人上堂跪下。施公见此衣帽随时，年纪不过四旬。就问道：“你是刘君配的伙计么？”答应：“是。”又说：“那地藏庵内老道，说将两个人头抛在你家后院之内，快些说来！”那人口叫：“老爷在上，容小民细禀：小的祖居山西，与店东同府。姓王名公弼，今年四十五岁，有个表弟，昨日早晨往后院去，如今未回，不知去向，也无踪迹。正在愁烦，老爷使查人头之事，小的全然不晓，只求老爷台前恩赐，速找小的表弟。”言罢痛哭。

施公说：“奇了！正追人头，又出怪事。”思忖良久，心生一计，何不如如此这般，事情对景。想罢，叫声：“王公弼，你的表弟往后院一去，就不见了？”王公弼说：“正是。小的那日听见财东说：‘表弟到后院跳出墙口，随即就找不见踪迹。’”施公听了，心内明白，吩咐王公弼：“你且下去伺候。”答应退下。

施公吩咐：“把老道夹起来！”众役发声一拥而下，抬过大刑，摆在当堂。那老道人吓得魂飞天外。众役扳倒老道，拉去鞋袜夹起。施公吩咐：“拢起！”老道发昏，用水喷醒。口称：“青天！小的原本抛在后院是实。”施公说：“松了夹棍，抬在一旁。”又叫：“刘君配，那老道所言，你听见否？你若不招，本县要来夹你了！”刘君配说：“小的真正没见。”施公大怒！吩咐夹起来再问。众役上来，将刘君配夹上。一拢，昏迷过去。用水喷醒，又问不招。吩咐敲起几杠子。刘君配受刑不过，说：“招了。”施公说：“官法如雷，不怕不招。快些实说！”

君配招道：“那日微明，小的肚痛要出恭，就至后院。忽然一响，看见却是男女两个人头。小的即至院外一看，并无一人。心中正想，王公弼的表弟开门，也到后院。他看见人头，与小的要诈银洋；若不依他，就要告状。因此小的忽起杀人之意，哄骗允他。哄他至坑旁，使他不防，当头一棍打死。小的把那两个人头，俱埋在此坑之内。铺内无人知晓是实。”施公一听，吩咐写供。又叫人知会捕衙，立刻去验起人头，对词结案。不多时，捕衙回署。施公见有男女人头，放在当堂。公差把胡登举传来。登举方要打躬，见有人头，上前细看，说是父母的头，双手捧定，一阵大哭。施公道：“胡贤契，这就是令尊、令堂的首级么？”胡登举含悲道：“正是！”口称：“老父台，速拿凶贼，替生员父母伸冤，感恩不浅。”施公说：“贤契稍待，以便结案。”胡登举立在一旁。

施公吩咐带九黄和尚听审。不多时带上凶僧，昂然站立。施公大怒道：“你这囚徒，事已败露，还敢强硬。夹起来再问！”众役发喊推倒，把刑一

拢，九黄“哎哟！”昏绝。用水喷醒。他叫道：“老爷，小僧照实招认定供。”施公吩咐把小和尚带来对词。衙役带上跪下。施公道：“本县先问你，杀死胡翰林夫妇，为何将人头挂在尼庵门上？快说，饶你不死！”小和尚说：“老爷若问，小僧深知。那九黄在庙饮酒，小僧常时伺候。他与七珠原系通奸。城中胡乡宦，本是庵内施主。那日翰林同夫人小姐到庵内焚香，看破了淫尼，甚属不堪。翰林催了夫人小姐回家。七珠羞愧，九黄替他报恨。那日酒后，跳墙过去了；一个时辰，手提两个人头回来。七珠心中大喜。”施公又问：“如何挂在尼姑庵门呢？快讲！”小和尚说：“老爷，那九黄是色中饿鬼。那日进城，从地藏庵门口过，见一个美色尼姑，把他魂引去。因不得到手，九黄回庙，愁思无门可入。若将人头挂在庵门，必将庵主锁拿进县，得空他好飞檐走壁，夤夜淫骗。倘若不允，用刀杀死。”施公听罢，吩咐将小和尚带下。施公又问九黄凶僧：“小和尚之言，可听见否？”凶僧一听，就说：“罢了！应该命尽。老爷不必再问，小僧招了。”施公吩咐传胡相公上来。胡登举上来，站立一边，施公带笑说：“贤契，方才九黄、七珠等对词，都听真了？”胡登举含悲说：“门生听真了。叩求老爷师严究候结。”施公道：“祸因自招，才能生事。令尊当朝半生，身居翰林；贤契也读孔圣之书。嗣后莫招三姑六婆之人。令堂不到尼庵，焉有此灾？以恩作怨，七珠、九黄才下狠心。这首级，贤契带回府去安葬，专等回文斩贼，再劝你免悲伤。”胡登举听毕跪叩，说：“多谢恩师指教之恩，今与门生报仇，来生衔环。”言罢叩首站起，退至旁边，脱下衣服包好，抱在怀中，下堂出衙回家不题。

再说施公不免叹息，又叫把刘君配带来，与王公弼地藏庵的道人上来对词结案。差役答应，全带上来。先问尼姑说：“祸因你起，听本县判断：见头就报，焉有此患？带累多人！财买老道抛去首级，迷徒图银，忘却残生；人头抛在人家后院，那知移祸与人，暗有神明。君配就该当官来报。事可逢巧，又生祸端。遇公弼表弟，心生不良；见头讹诈银子五百，刘君配疼银，又生拙志，棍打顾生，埋在一处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”又问：“老道，你是那里人氏？”老道说：“小的河南人氏，名叫吴琳。只因家贫流落江都。”施公说：“尼姑给你五两银子呢？”吴琳向腰中取出。公差接过，放在公案。又问尼姑：“你隐藏人头，移害与人。拉下去重责十五大板！放起下去。”又叫：“王自臣此事算你有功。老道之银五两，赏你去罪！”又吩咐将老道收监，取有回文发落。又往下叫：“王公弼、刘君配，你二人听我吩咐。”公弼说：“叩求老爷，替小人表弟报仇。”施公说：“本县作文具报，但等回文正法。你将表弟速速埋葬，随时传你，报仇伸冤。”公弼听罢，叩首谢恩。施公又叫：“君配，当日见人头早报，焉有今日？因你起了亏心害人，应当抵命。本县详文回来，再行判定。”施公叫人解押刘君配回铺，算清帐目，交了贾伙，带回入监。公差押刘君配下堂，回铺交代。及至铺内，交代了王公弼，以后进衙入监不题。

（《施公案》）

三河县私访湮江寺 彭贤臣接任降恶棍

〔西江月〕浩浩乾坤似海，昭昭日月如梭。福善祸淫报难脱，人当知非改过。贵贱前生已定，有无空自奔波。从今安分养天和，吉人自有长乐。

话说这一曲〔西江月〕，引出我国一部奇书新闻故事来。康熙佛爷自登基以来，河清海晏，五谷丰登，万民欢乐，国泰民安。在崇文门东单牌楼头条胡同，住着一位名士，乃四川成都府驻防旗人，姓彭名定求，更名彭朋，字友仁，乃镶红旗满洲五甲喇人氏。父德寿，作京官，早丧。母姚氏已故。娶妻马氏，甚贤慧。自己奋志读书，家道小康。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进士，散馆之后，特授三河县知县。这一日，报喜人至宅上叩喜。家人彭安禀明老爷说：“有报喜人至宅，给老爷叩喜。”彭公赏了报喜人二两纹银，然后拜老师拜同年，忙了几天。

这日诸事已毕，至家中把老管家彭安叫至面前说：“彭安，你年近七旬，身体康健，我今要上任去，留你在家中照管家务，里外事件，你多留心照应。明天我祭了坟茔家祠，拜别祖先，定于后日起程，你把我的该带行囊，给我收拾收拾。我自带彭兴一人，别人不用，你叫他来。”彭安出去，把彭兴叫进来，站在面前说：“奴才给老爷叩喜。”彭公说：“你收拾行囊，明天跟我上任去。”彭兴答应说：“奴才知道。”彭安说：“你去买办祭品。”兴儿答应说：“是。”两个人下去，彭公又至夫人房中，说：“我蒙圣恩授三河县令，乃是苦缺，我不能带你同去，家中内事，全仗你分心办理。我到任之后，再派人接你。”马氏夫人颇知三从四德，七贞九烈，一听彭老爷吩咐，说：“老爷请放宽心，妾也不能随老爷去的，现时怀中有孕，候降生之后，给老爷带喜信就是。”言罢，侍女秋香说：“晚饭已好了，老爷在哪里吃？”彭公说：“就在这里罢，与夫人同吃。”仆妇刘氏与秋香把饭摆上，夫妇用饭已毕，晚景无话。

次日天明，彭兴进来说：“奴才已将祭品买来，请老爷上坟！”彭公用完了早饭，带领彭兴出了书房，到大门外上车。彭兴打着引马，出了城，到了坟茔。看坟之人迎接老爷，给老爷请安叩喜。彭公下车一瞧，各处树木齐整，摆上祭品，焚香祷告，心中说：“先祖在上，我彭朋仰赖祖宗庇荫，蒙圣上恩德，身授三河县令，今特前来拜祖辞行。”言罢，拜了八拜。礼毕，看坟之人过来说：“奴才给老爷在阳宅预备茶，请老爷吃茶。”彭公至阳宅落座，把看坟的叫来说：“我今要上任去，你好好照看坟墓，修治树木！”来顺说：“奴才遵命。”彭公赏了来顺八两纹银，然后上车回家。

至宅下车，来到书房，彭安来说：“回老爷，今有吏部员外郎瑞三老爷同萨大老爷，来给老爷道喜送行，留下茶叶点心等物，说明天一早还来送行。”彭公说：“知道了。”自己又一想：“瑞三弟是我知己的一个朋友，我正想要见他，托他照料家事。我一到任，必要为国尽忠，为民除害，上报君恩，下安民业，剪恶安良。男子汉大丈夫生于世间，必要轰轰烈烈作一场事业，落个流芳千古，方称一件美事！”思念之间，天色已晚，回房安歇。次日起来，家人来报说：“瑞明老爷来了，现在书房坐着，候老爷呢。”彭公说：“知道了。”自己来至书房一瞧：瑞明身穿官服，更见威严，身高七尺、年近三旬，四方脸，长眉带秀，二目有神，鼻直口方，身穿蓝宁绸裤褂，团龙单袍儿，外罩官绸红青褂子，五品职官，头戴官帽，足登粉底缎靴。一见彭公，站起来，二人对请了安，说：“大哥荣任三河，弟特来道喜。”彭公说：

“昨承厚赐，未能面谢，今正欲拜府，又承仁兄光顾，你我知己之交，不叙套言，我本欲今日起身，奈首尾事未能办完。我还有一事相托，家务之事，望贤弟时常照应。我起身也不坐家内车，雇两个顺便驴儿就行了。”瑞明知道彭公为人清廉，家中又不富足，送了二十两程仪，彭公也不推辞。二人吃完了饭，那瑞明告辞起身。

次日彭公带了文凭，收拾行装，先雇一辆车，出朝阳门，兴儿雇了两匹驴，给了车钱，把行李放在驴上，主仆骑驴顺大路往前行走。行了二十余里，到了三间房，见路北有一酒铺，高挑酒旗并茶牌子，正北是上房五间，前头搭着天棚。主仆二人下了驴，兴儿把驴拴上，跟老爷到茶馆里面落座，茶博士拿过茶壶茶碗来，说：“二位才来，有茶叶没有？”兴儿说：“有。”由口袋内掇出茶叶来，放在壶内，泡了一壶茶。彭兴先给老爷斟了一碗。正喝着茶，忽见二人在门前下马，进来要喝茶。前头那个人，年约二十有余，身穿蓝绸裤褂，薄底青缎快靴，手拿打马鞭子，在棚下西边桌上落座，说：“伙计快拿茶来，我二人吃了茶还要进齐化门内，买办物件。”小伙计连忙带笑说：“二位大爷才来呀？”连忙送过一大茶壶来，说：“方才泡好，请用吧！”那二人一连喝了两碗，说：“我们走了。”小伙计说：“二位爷走呵！”

彭兴说：“伙计，他怎么不给茶钱，你还那样小心伺候。”伙计说：“朋友你不知道，那二位是香河县武家疃的管家。提起他家主人，在东八县大有名头，无人不晓，乃是神力王府包衣旗人，姓武名奎，别号人称飞天豹武七鞭子。家中有良田二百顷，练的一身好功夫，长拳短打，刀枪棍棒样样精通，收了无数的门徒，就是一样不好，专好结交绿林英雄。今年五月初五日，是张家湾湮江寺娘娘庙大会，武七太爷在那里请客逛庙，方才那二人叫武兴、武寿，是两个家人。那武七太爷是仗义疏财的英雄，今年庙上很热闹，二位老爷何不逛逛去呀？”彭公说：“我们正要去逛庙。”还了茶钱，与兴儿上驴，顺着大路，来到通州下驴，给了脚钱，找饭铺吃了饭，主仆二人顺路出南门，兴儿扛着行李，彭公跟着。

过了张家湾，来到湮江寺村口一瞧：赶庙的买卖不少，锣鼓喧天，各样玩艺也有跑马戏的，也有变戏法的，也有唱大书的，医卜星相、三教九流之人，各样生意，围绕的人甚多。正往前走，见路南有一个茶馆，是席搭的，棚内有六七张八仙桌儿，坐着吃茶的人有二十多位，但是逛庙瞧会之人，老少不等。彭公口渴，进了茶馆儿落座，要了一壶茶。主仆二人歇着吃茶，听那边一位喝茶的人说：“今天戏可好，就是不能听，人太多。”又有一位老翁说：“这湮江寺可是千百年的香火，就是今年要闹出乱子来。”内有一位少年人说：“武家疃武七太爷在这里逛庙，还同好些朋友，那武七鞭子虽说是好人，就是手下人乱的厉害。还有夏店的左白脸左庄头，他是裕王府的皇粮庄头，今日带着好些人在北边跑马。他有一个远族的侄儿左奎，外号人称左青龙，带着些匪人闹的更凶，竟抢人家少妇长女。如今咱们这个庙会有三个县的人，有香河县的，通州的。”那位老翁听罢，说：“三河县的老爷，是被左青龙给坏的吗？”老丈说：“贤弟少说这些是非，常言说的好，‘无益言语休开口，不关己事少当头。自求各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’庙上人是多的，你想我这话是不是？”彭公主仆二人听到得意之时，那少年人被老丈说了两句，他就不说了。

彭公给了茶钱，主仆二人出了茶馆。对面来了一人，身高九尺，膀大腰圆，身穿一件白纱长衫，内衬蓝夏布汗褂裤，蓝绸子中衣，白袜青云头鞋，

手拿一把翎扇，浓眉阔目，两目有神，四方口，面带凶恶之相。跟随有二十多人，都是凶眉恶眼，怪肉横生，身穿紫花布裤褂，青布薄底快靴，不像安善良民，随那少年人进庙。彭公主仆二人随在背后，见对面来了一个青春少妇，约二十余岁，身長六尺，光梳油头，戴几枝赤金簪环，斜插一枝海棠花，耳坠金环，面如桃花，柳眉杏眼，皓齿朱唇。身穿一件雪青官纱的褂儿，上面镶着各样的条子，淡青纱的衬衣，粉红色的中衣。金莲瘦小，穿着南红缎子花鞋，上绣着蝴蝶儿，挑梁四季花。手拉着一个八九岁小孩子，梳着歪辫儿，圆脸膛，身穿宝蓝绉褂青中衣，足穿青缎子薄底鞋子，手拿着小团扇，笑嘻嘻的跟着那妇人，走动透些风流，真正是：

淡淡梨花面，轻轻杨柳腰。朱唇一点貌儿娇，果然风流俊俏。

那一伙人见妇人长的这样风流，你拥我挤往前凑。那妇人说：“别挤啦，撞着人。”那穿白纱长衫的少年人，带一群恶棍，故意向前拥挤那妇人。彭公主仆二人看着，心想：“妇人也不学道理，这样打扮，就是少教训。也无怪男子跟随，被这一伙人挤在一处，成什么样子。”那一伙内有一人，姓张名宏，外号人称探花郎小蝴蝶，乃是三河县夏店左青龙左奎的管家，带着手下人来逛庙，同他来的有一个胎里坏胡铁钉，瞧见妇人长的俊俏出奇，他们就倚仗主人之势，横行霸道，欺压良善，抢掠妇女，奸淫邪道，无所不为。一见这个妇人，他们大家过去一挤。那妇人说：“你们别挤！”说话娇声嫩语，令人可爱。胎里坏胡黑狗说：“合字调瓢儿昭路把哈，果衫头盘儿尖尺寸，念孙衫架着入神，凑字训训，万架着急付流扯活。”那探花郎小蝴蝶张宏一听说：“训训坨岔窑在那。”彭公主仆二人一听这伙人所说之话，一概不懂。这乃是江湖中黑话：“合字”是他们一伙之人，“调瓢儿昭路把哈”是回头瞧瞧，“盘儿尖尺寸”是说这妇人长的好、年纪小，“念孙衫架着”是没有男人跟着，“训训坨岔窑”是问他家在哪里住。张宏听那妇人说挤她，就说：“怕挤，在家内别上庙来，这里人是多的，又如何能不挤哪！”

彭公一听，在后面说：“人也要自尊自贵，谁家没有少妇长女，作事要存天理，出言要顺人心。”张宏一听，说：“那妇人是你什么人？”彭公说：“我并不认识此人，我劝你不要挤。”张宏一听，说：“放狗屁！张大爷不用你说，来人给我把他捆上，带回庄中发落！”吓得兴儿战战兢兢，一伙恶棍上前，忽从外面进来一人，长的仪容非俗，五官端正，身高八尺，淡黄脸膛，双眉带煞，二目有神，准头端方，四方口，沿口微有胡须。身穿淡青两截罗汉衫，青绸子中衣，白绫袜，青缎云履。威风凛凛，虽是儒雅打扮，另有一团侠气英风，后跟十数个家人。张宏一瞧，吓的魂飞魄散。来者这位，乃是京东有名的英雄，住家在三河县所管大道李新庄，姓李名七侯，外号人称白马李七侯，乃是绿林中豪杰，行侠仗义，专杀贪官，竟诛恶霸，喜义气，怜孤寡，偷的是不义之财，济的是贫寒之家，北五省驰名。有他一人，在三河县真是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今天奉武七鞑子所约，自家中前来逛庙，带领家人方要进庙，见张宏在那里与彭公说那些恶话，不由的怒从心上起，说：“张宏你这小厮，又在这里作伤天害理之事，我久闻你的不法！”说着过去就是一掌，打在张宏脸上，吓的张宏连忙赔笑说：“七太爷，小人并不敢做伤天害理之事，她说小人挤了她啦，我并不曾挤她，这位先生在旁还劝呢。”用手一指彭公。李七侯说：“先生请吧，不必与这些小人作对，自有我管教他们就是了。”彭公说：“这厮要捆我，多蒙尊驾前来救护，我未领教尊姓高名。”李七侯通了名姓，彭公带兴儿躲开，那妇人已去了。张宏不敢走，

他手下余党早已惊散。李七侯说：“张宏你这厮，从今以后改过自新，我还饶你性命，若再遇到我手里，定杀你这无知小子，我去也！”带着众家人去了。

彭公与兴儿在一旁，心中说：“这李七侯倒是好人。”忽听后边逛庙之人说：“今日张宏这厮遇见对头了，这李七太爷是爱管闲事的，专杀贪官，竟诛恶霸，就是一样，他胞弟李八侯所作所为，闹的这三河县不安，他管不了啦！还有家人孔亮，更闹得厉害，真是一个恶奴。”彭公听在耳内，记在心中，我今为官，必要为民除害，清净地面，捉拿恶霸棍徒才是。想罢，带兴儿顺路直奔三河县而来。头一天未到任，住在店中。次日天明起来，他主仆二人方至县境，早有书办人等前来迎接。彭公至衙署接印，那典史和把总前来拜见，典史姓刘名正卿，乃是吏员出身；把总常恩字万年，乃是武举出身。彭公回拜，会同寅，拜圣庙。诸事已毕，想起在涇江寺听人传言，说本县李新庄有恶霸李八侯，为人作恶，我不免暗访此人，要是好人，也未可定。俗语说的好：“眼观此事犹然假，耳食之言未必真。”

次日，穿便衣带兴儿出了衙门，奔李新庄而来。及到李新庄，吩咐兴儿：“我今改扮算卦之人，访查恶霸，你在庄中暗探消息，如到日落之时，我不回来，你就快回衙门，调兵来拿这些贼人。”兴儿答应说：“是。”彭公信步进庄，但见这所村庄，另有一番可逛之处。正是：

小溪围绿林，茅屋数十家。倚水柴扉小，临溪石径斜，苍松盘作
翠竹几横斜。鸡犬鸣深巷，牛羊卧浅沙。一村多水石，十亩足烟霞。春
韵问啼鸟，秋香看稻花。门垂陶令柳，圃种邵平瓜。东渚鱼堪钓，西乡
酒可赊。田翁与溪友，相对话桑麻。

彭公看罢景致，信步进村。心想：大概李八侯必是一个财主，我必亲访真确，才能办他。于是手打竹板，往前行走，只见路北一座大门，两旁有十余棵垂杨绿柳，门内有大板凳，当中站立一人，身高九尺，膀大腰圆，粗眉大眼，怪肉横生，四方口，并无胡须，身穿蓝布小褂裤，白袜青缎皂靴，手拿鹅羽扇，后有两个小童跟他。彭公看罢，说：“一笔如刀，披开昆山分玉石；二日似电，能观沧海辨鱼龙！看流年大运，细批终身。”

这门首站的，正是李八侯。他正在心中烦闷，看见算命之人，心想，我何不把他请进来，给我看流年如何，气运怎样？说：“童儿，你把算命之人给我叫进来。”童儿说：“八爷先请回，我叫他。相面的先生，我家主人请你进去。”彭公说：“贵姓啊？”童子说：“我家主人姓李名八侯，算好了还要多给你钱。”彭公就知道是恶霸了，随小童入大门，见里面东房三间是门房，西房三间为客厅，正北一带白墙，当中屏门四扇。进屏门，院内花卉群芳，正北厅五间，东配厅三间，西书房三间，搭着天棚。正北台阶以下放着小琴桌儿一张，上面放着茶壶茶碗，后面一把太师椅子，上坐着方才在大门外所站之人。彭公看罢，说：“庄主请了，我十豆三这里有礼了。”李八侯吩咐说：“坐着，你给我瞧瞧月令高低，气运如何？”彭公一想，心中说：我何不借此劝劝他，不知他心下如何？想罢说：“庄主是一个水行格局，相貌最好。按相书有几句话：‘木瘦金方水主肥，土行格局背如龟。上安上阔名曰火，五行格局仔细推。’尊驾相貌少运不甚好，父母早丧，兄弟有靠。两眉雄浑，性情主于龌龊。一生所为，不听人劝，中年运气平常。此时印堂发暗，犯些官刑琐碎之事。诸所谨慎，还可福寿绵长。如若不然，恐怕大祸临身，悔之晚矣！”

李八侯一听此言，心中不悦。旁边过来一人，在耳边说了两句。李八侯把眼一瞪。旁有一个家人，姓孔名亮，外号人称白眼狼，倚仗李八侯的势力，在外面招摇是非，奸淫邪盗，无所不为，抢夺少妇长女，霸占房产田地，欺压善良之人，无恶不作。今天见主人请了一个算卦先生，言谈不俗，举止端方，他心一想，又听彭公姓十名豆三，孔亮疑他就是新任的知县前来私访。他与李八侯所作之事，都是伤天害理、欺人灭义之事，他先有三分畏惧之心，走到李八侯跟前说：“请八爷到里间屋内，奴才有话说。”李八侯站起，至里间屋内说：“孔亮，你叫我作什么？”

孔亮说：“八爷，你老人家方才叫这位相面的先生，来给你老人家相面，他有些来历，新任的知县，姓彭名朋，乃是京都内放出来的。那一日我在县衙前瞧见他拜庙，仿佛像他。要是他来，咱们爷儿两个所作之事，恐怕不好。依我之见，咱们爷儿两个，细细的盘问他来历，千万不可放他逃走才是。”李八侯说：“知道了。”转身来至外间屋内说：“先生，你是哪里人氏，姓什么？”彭公说：“我姓十名豆三，号双月，乃京都人氏。”李八侯说：“我看你仿佛像新任的知县彭朋，你来在这里私访，说了真情实话，把你放走，万事皆休；你要不说真情实话，我要严刑拷问于你。”彭公说：“庄主，你老人家不可如此，我实是江湖相面的，并非是私访。”李八侯说：“十字下边一个豆字，旁有三笔，定是一个彭字。双月合在一处，正是朋字。你还有甚话说？”彭公一听此言，吓了一跳，说：“庄主，你不必多心，我实是相面的。”李八侯吩咐家人：“把他给我绑起来！”众家人不敢违主之命，说：“你不说实话，我们绑你啦！”恶奴孔亮说：“绑起来吧，不必多说。”大众贼党过来，将彭公捆好了。李八侯说：“将他吊在马棚之内，细细的拷问于他。”

众人带彭公至西院，把彭公吊在马棚之内。李八侯自己坐在这边椅子上面，前放一张八仙桌儿，众家人两旁站立。孔亮手执藤条说：“你快说实话，免得皮肉受苦。”彭公被捆吊在马棚之上，一听恶奴孔亮所说之话，心中说：“我才到任，先访这个恶霸，他家这个做作还不小呢！我何不说了真情实话，看贼人该当把我怎么样？我立意剪恶安良，除奸去霸。”想罢，说：“小辈，我正是三河县正堂彭老爷，你便把我怎么呢？”孔亮一闻此言，大吃一惊。李八侯在外边一听，吓的浑身颤抖，胆战心惊。心内说：“这个乱儿可不小啦！他是现任的知县，本处父母官，杀官如同造反，我已把他绑上了，擒虎容易放虎难，我倒无有主意了。”想罢说：“孩子们，你等先把那狗官放下来，锁在北上房西间屋内，待等三更时分，我来结果他的性命就是了！”站起身来至前院，叫书童三多、九如，吩咐厨下备酒。三多答应，站将起来，到了厨房，要了菜来摆好了。李八侯自己独酌，心想此事进退两难，不知应该如何办理才好，只得吃酒。

正是俗语说的好：“日长似岁闲方觉，事大如天醉亦休。”正是狐疑之间，家人孔亮在外面一想，所作的事，要犯在当官去，这个罪名不小，待我先去说活了我家主人心思，把狗官结果了他的性命，以免后患。想罢，转身入书房之内，见李八侯说：“庄主爷，今天此事该当如何办理呢？”李八侯说：“我是一点主意也无有。”孔亮说：“依奴才之见，擒虎容易放虎难，总是结果他的性命，以免后患，方为万全之策。”李八侯说：“你把他那小包袱打开看看，里面有什么物件，搜搜他的身上，可有文凭没有？”孔亮先搜他身上，去不多时，回来说：“搜啦，并无文凭，又把包袱打开，里边有

《万年书》并《协记辨方》《断易大全》等书，并无别的物件。早把他杀了，别叫七太爷知道，倘若他老人家知道，那时可就了不得啦！”李八侯本是一个无有主意之人，听孔亮所说，又带着酒兴，说：“亮儿，你说的不错。我正是此意，你去到外面瞧瞧天色，有什么时候，来告诉我！”孔亮到了外面一瞧，说：“天有定更时候。”八侯说：“少等片刻再说。”自己又喝了几杯，壮起胆来，正是：“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”说：“孩子们，把我的鬼头刀拿来！”家人答应，到后院之内，把鬼头刀取来，交与李八侯。八侯说：“孩子们！跟我到西院北上房之内，杀那狗官就是了。”

众家人跟了在后，一直向西院走去，点起灯笼火把，松黄亮子，照的如白昼一般。先有家人进了上房，把彭公绑出来，放在那李八侯的面前。彭公破口大骂说：“你这逆贼，在家中杀害职官，上为贼父贼母，中为贼妻，下为贼子，终身为贼，骂名扬于万载，若被当官拿住，平坟三代，祸灭九族。你老爷虽死，总算为国尽忠，该杀该剐任凭于你！”李八侯一听彭公大骂，大怒说：“狗官，你庄主爷有什么可恶之事，你初到任就来私访，也是你命该如此。你放着天堂有路不往前走；地狱无门，谁叫你今日走进来？”说着照定彭公脖颈举刀就剝！忽听外面有人说：“且慢，家人来也！”李八侯回头一瞧，是门房内的家人李忠慌忙来说：“回禀庄主爷知道，今有三河县典史刘老爷来造访，现在门外，不知见不见？”李八侯一听，心中说：这刘典史来的甚是奇怪。

书中交代，这刘典史因何来至此处？其中有个缘故，只因彭兴儿在村外等候老爷，见红日西斜还不见老爷出来。正在着急，见那东边出来一老叟，年约七十以外，神情飘洒，气宇轩昂。彭兴过去说：“你老人家请了，借问这贵庄何名？此家富户姓什么，叫什么？”那老人家说：“我们这庄名叫作大道李新庄。这一富户姓李，东八县有名的白马李七侯，就是这里。你找哪一个？”彭兴一听，心中暗想说：“我家老爷在路上听人传言，说这李八侯是一个恶霸，到任不久就前来私访。到这时候不见出来，莫非其中有什么变故？莫若我先回县衙送信为要。”

想罢，彭兴转身就走，直奔三河县而来。方到衙门，有当差人等大众齐说：“彭二爷回来了，往哪里去啦？也不要一匹马骑着。”彭兴说：“没有你们的事，把当差值日的叫几个来，到门房有话吩咐。”众差役人等答应说：“是。”彭兴方到门房之内落座，公差随衙役进来说：“二爷，叫我们作什么？你老人家吩咐。”彭兴说：“你等急去请四老爷与城守营的常老爷来，我有要紧事回禀。”值日头目答应下去。不多时，刘老爷来，彭兴请到花厅落座。少时，常老爷也到。这位城守营常恒，乃是武举出身，年四十岁，升任三河县城守营把总，为人刚直，膂力最大。自到任以来，留心捕捉，今天是县署来请，连忙带跟随的人来到县署之内。见刘老爷先在那里。

二人见礼已毕，齐声问道：“县主现在何处？”彭兴不敢隐瞒，把私访大道李新庄的情形说了一遍。刘典史一听，心中一愣说：“此事不好，要真此事，县主若有好歹，该当如何呢？”常老爷说：“寅兄，此事该当如何办理？”刘老爷说：“李七侯为人正大光明，在三河县内并无底案。他胞弟李八侯，为人奸诈百端，人都看着李七侯之面，不肯与他一般见识。今日之事，唯有调官兵前去剿拿李八侯为是。”常总爷说：“寅兄所论甚善，此事依我看来，要说白马李七侯，他为人慷慨侠义，所办之事上合天理，下顺人心，要是县主今天遇见他在家，断不能谋害，必然是有一番恭敬之心。要是

他不在家，那李八侯就不能安分了。若忽然调了兵去，未免有些粗率。你我调齐一百名官兵，再带一百名衙役，我先在村口驻扎，等候老兄。你带几个亲随人等，先去拜访他。要李七侯不在家时，你用话引话，要套出他的真情实话。他若是未把县主害了，你可以见机而作。如他不遵，你再派人给我送信，我带兵拿他就是了。”刘老爷说：“很好，就是那样办理。”二人议论好了，点了兵，各执灯笼火把，二位老爷骑马出了三河县城。

天已初鼓，到了大道李新庄。常把总带着人在村口外驻扎。刘老爷带来随人等，执着灯笼，来至李七侯大门外。叫家人手敲门环，打了几下，不见有人答应。自己下了马，站在门首，叫家人再叫。家人又喊了几声，听里面有人答应说：“哪一位？我睡了觉啦，有事明天再说。”外面刘老爷的家人刘忠说：“我是三河县刘老爷的家人刘忠，因我们这三河县的刘大老爷前来查夜，特来拜访你家主人。”里面听见说：“少等片刻，我们来开门就是了。”刘老爷站在外边，抬头一看，繁星满天，并无月色。约有二更之时，忽听大门一声响，把门开了，手执灯笼，出来两个更夫，在旁边站立，家人李忠说：“原来是刘大老爷，你老爷好哇？我给你请安了。”刘老爷说：“不必请安，我因下乡查办公事，夜晚不能回去，特来拜访你家七庄主。”李忠说：“我家七爷被武家瞳的飞天豹武七鞭子请去逛湮江寺了。我家八爷在家，你老人家请在此少等片刻，我去回禀一声。”刘老爷说：“你去回你家八爷知道，我在这里等你。”

李忠转身来到里面书房，见案上摆着杯盘残菜，两个书童三多、九如在那里说话，一见李忠进来，他二人说：“李二爷还没睡觉？”李忠说：“八庄主哪里去啦？”三多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咱们白天这里八庄主不是叫了一个相面的先生，姓十名豆三，号双月，他原来是新任知县，前来私访，被孔二爷看破，把此人捆上，送至西院之内，八庄主趁七庄主不在家，他拿鬼头刀去结果他的性命，你要找八庄主到西院去吧！”李忠是李七侯的管家，为人忠厚，一听书童此话，吓的面色改变，说不好了，要惹下灭门之祸。手执灯笼来至西院一瞧，李八侯坐在当中桌子上，两旁家人十数名，各执钢刀，地下捆着一人。李忠说：“八爷，今有三河县典史刘老爷前来拜访！”李八侯心中一想：“无故黑夜之间来此何干？莫非有人走漏消息，其中必有情节。”想罢说：“李忠，你出去说我偶然受了风寒，头疼不能会客。”李忠说：“八庄主爷，不可这样说法，这位刘老爷与七庄主、八庄主全有往来，今天不是渴定是饿，不然走乏了，来此歇歇，与你老人家交好，才来至此。八爷要不见他，一则伤和气，二则说八爷有病，这谎更不能啦！刘老爷必要亲身探视。依我之见，不可伤了和气，还是见他才好，不知庄主意下如何？”李八侯本是无主意之人，一听李忠说的有理，便吩咐说：“既如此说法，孩子们，给我把狗官乱刀分尸，然后前厅会客不迟。”众家人不敢违主人之命，各执钢刀，竟扑彭公而来。

李忠说：“且慢！依奴才之见，先把人送入上房，先会客然后再办此事不迟，不知八爷意下如何？”李八侯是个无主意之人，他也有些害怕，听李忠之言，说：“也是的，先把狗官锁在上房屋内，你等看守，我到前厅会客，少时再作道理。”说罢，带孔亮、李忠来至前厅，说：“李忠，你去请刘老爷来，我在这里恭候。”李忠答应，去不多时，由外边引刘老爷进来，带了七八名跟役人等来至前厅。八侯连忙站起身说：“不知刘老爷驾到，未曾远迎。”刘正卿说：“黑夜前来，惊动惊动！因我巡查天晚，还有一件要紧之

事，新任知县到任不久，前去私访，至今不知下落，我特意带人前来寻找，不知庄主可听见耳风无有？”李八侯一听此言，心中暗想：“不好了，必是有人到县衙送了信，知道知县在我家内。”不由的变了颜色，少时不语。刘老爷乃是个精明强干之员，看李八侯这等模样，就带笑说：“八庄主，你为何这等模样？”李八侯愣了多时，听刘老爷问他，方才答言：“你要问我因何这等模样，也是有几件心事不能说，正应那古人两句话来：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！方才说新任知县到任，不久出来私访，不知因何事故？”刘老爷说：“我也不知道为何事，就是我寻找县主，也有些耳风。”李八侯听这句话，吓的颜色改变。心想：“杀官如同造反，刘正卿带人也不多，莫若我一不做二不休，将他一并杀死，可免后患。”想到这里，贼胆往上壮，二目一瞪。

刘老爷早看破情节，在那跟人耳边说了几句。那家人转身迈步，如飞的去了。李八侯说：“孔亮，你去把我的家人，全给我叫齐了，各暗带兵刃，然后听吩咐。”他把眼一瞪，说：“刘正卿，你不是找知县，你今日前来送死，想走万不能！”刘正卿一听，正待开言，忽听外面一片声喧，家人来报说：“今有常把总带官兵把宅门围了！”李八侯情知不好，手提鬼头刀说：“刘正卿，敢在李八爷跟前来讨死！”抡刀直奔刘正卿。外面一片声喧，无数官兵人役进来，先把李八侯围住说：“李八侯，你要造反，竟敢杀官！”刘正卿说：“各官兵人等过来，把李八侯拿住，各处搜寻，也把孔亮拿住了！”众家人跪下说：“此事与吾等无干，都是我家八庄主一人所作。”常老爷说：“知县老爷在哪里？快些实说，饶你等不死。”众家人说：“我家八庄主把他捆在北上房之内，我们去请出来就是了。”常老爷一听，这才放心，说：“快去请来见我！”众家人到西院北上房，先把彭公放开。众家人跪下磕头说：“老爷，这段事都是我家八庄主所为，与小人无干，求老爷饶命吧！”彭公定一定神说：“你们起来，是什么人叫你等放开我呢？”众家人说：“是三河县右堂刘大老爷同常把总前来，把我家八庄主拿住，叫我来请老爷。”彭公说：“你们起来，把我领到外面去见他。”

众家人引彭公来至外书房，与常、刘二人见礼毕。常、刘二人说：“寅兄受惊了。”彭公说：“身入险地，遇此恶人，若非二位兄台前来，吾命休矣！”常老爷与典史刘老爷说：“彭寅兄，你为地面之事，受此大惊，访查土棍，遭此颠沛，幸而神佛保护，我等得信前来，将恶人拿住，乃是国家之洪福也！”彭公说：“小弟一时失于算计，为访土棍，受他人之害，多蒙二位兄台调兵前来，赖全活命。还望二公把贼党一并剿除，剪草除根，方为万全之计。”刘老爷说：“先把孔亮拿上来，拷问于他。”

两旁边家人早把灯笼点上，照耀如同白昼。官兵衙役，两旁排班站立。吩咐：“把孔亮带上来！”官兵把孔亮拉至台阶以下，说：“跪下！”孔亮战战兢兢跪倒在地，说：“求大老爷饶命，此事与小人无干，全是我家庄主之过。”彭公说：“我不问你别的，你等都是大清朝子民，不思报国家水土之恩，你等连本县大老爷还要杀呢，何况他人乎！我问你，敢杀职官，出于何人主意？”孔亮说：“实是小的主人一人的主意，我并不知情。”旁有李忠说：“求老爷开恩，我家八庄主所为，都是孔亮一人唆使。”刘老爷说：“你起来去吧！”彭公说：“孔亮，我知道不动刑你不肯实说，待把你带到衙门内再问。”吩咐人役备马伺候。彭公说：“请常、刘二位一同上马而行。”官兵手执灯笼引路，后面三河县捕头马清、杜明押解着李八侯与孔亮，直奔

三河县而来。

彭公在马上抬头一看，满天星斗，并无月色。思想白日之时，胆战心惊，不由长叹一声，暗说：“初到任不久，遭此大险！上赖国家洪福，下算自己命不该绝。我自此后，总要为国尽忠，与民除害，再也不敢疏忽。今天拿住这个恶棍，以净地面。”正想之际，离县城不远，天色已亮。众人进了城，刘、常老爷各回本署。彭公到衙门，换上官服，吃了几杯茶，传伺候升堂。三班人役喊声堂威，带上李八侯来。

三班人等答应，即将贼人带至公堂。彭公在当中坐定，三班人役站在两旁。李八侯一见，说：“你把李八太爷带到此处，该杀该剧，罪在当行，不可叫你庄主爷生气。”彭公闻言说：“三班人役，你们可听见了，这恶棍目无官长，咆哮公堂，这还了得。见本县他还这样，大概他素日欺天可知。”彭公说：“李八侯，你老爷才到任，也不知你这等可恶。我私访你家中，你竟敢杀官。不是官兵去救，本县死在你匹夫之手。你把所作的恶事说明白，省得本县动刑拷问！”李八侯说：“贼官，你八庄主没有什么口供，又何必多问哪！”彭公说：“我问你：我假扮相面之人，你为何要杀我？快些给我说！”李八侯说：“我瞧你不是好人，我要杀你。”彭公说：“你这奴才，我不打你，也不知本县的厉害。来人，将他拉下重打，不许留情！倘若徇私，我连你等一齐重办。”皂役一听，大家都惧怕这位新任的老爷，不敢留情，将李八侯按捺在地，抡起大板，打了四十板子。

打完了，彭公又问说：“奴才，你还不快说吗！”那李八侯本来没有受过官刑，家中富生富长，今天这一顿板子，打得个皮开肉裂，鲜血直流，无可奈何！听见彭公又问他，他嘻了一声，说：“你不必问了。我已被你访明白了，又何必多问！”彭公又叫把家人孔亮带上来，说：“你这奴才可恶，引诱你家主人鱼肉乡里，欺压良善，从实说来，以免皮肉受苦。”孔亮见问，口称：“老爷，我家主人所为之事，奴才虽然知道，也是不敢管哪，求老爷明鉴！”彭公见那孔亮，就知道他是一个奸猾小人，又见他口齿伶俐，彭公今日在他庄中，他也很做了些威诈。此时，彭公一团正气，真是令人可怕，那奴才战战兢兢地说：“求老爷饶命吧！”彭公说：“先把这奴才给我打四十大板，再问不迟。”众衙役把他拉下去，重打了一顿。

正要带李八侯，再为严刑诘问，天色已亮，鸡鸣三唱，红日东升。外面有人禀报说：“禀老爷，外面来了一个白马李七侯，要见老爷，现在外面。”彭公闻言，心内暗想：“李七侯是京东一带有名的响马，兄弟被拿，他既来此处，恐怕有些不好！”正想之间，彭公故意问三班书差人役，说：“这李七侯是何等人物，你等可知详细么？”书班刘祥带笑说：“大老爷要问此人，是此处有名的。他在本地并无一案是他作的，三河县境内，他还管的没有窃盗案子。今天他前来，必是为他兄弟的事情。老爷见与不见，在两可之间。”彭公一闻书差之言，先把那三班头役杜雄唤至面前说：“你出去给我把那李七侯叫进来，我当堂问他。”杜雄到外边来，说：“七太爷在哪里？”

书中交代：李七侯因在涇江寺庙会上，与武家疃的飞天貌武七鞭子和众绿林英雄大家聚会，逛了一天庙，众宾朋中有武文华、左青龙、左白脸、武七鞭子等已各自回家。李七侯带那些知己朋友，内有金眼魔王刘治、花面太岁李通、白脸狼冯豹、小太岁杜清、小军师冯泰、双刀将李龙、蓝面鬼刘玉、赤发瘟神葛雄，都是白马李七侯的好友，一同跟他回大道李新庄。来至庄中，天已大亮。方一进门，那些家人说：“七太爷，了不得了！我家八庄主夜内

被三河县的典史与把总带官兵连那孔亮全都押去，至今不见回信。我等正要到湮江寺去请七太爷，不想你老人家回来了正好。”李七侯一听家人所说，吃一大惊，口中不语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八弟素日不法，今日为何被他人锁去，真乃怪事。”随带大众来至客厅之内。众绿林英雄听李八侯被三河县拿去，一个个心中有气，说：“李寨主，你我兄弟在此地并未作过案件，狗官焉敢这样大胆？依我之见，咱们大家去杀上县衙，将八弟抢来，再把那狗官杀死！咱们远走高飞就是了！”李七侯说：“众位且慢，我先问问家人，是因何故？”遂叫家人李忠说：“你八庄主因何被人拿去？”李忠说：“因新来了一位知县，姓彭名朋，方才到任，即行私访。他扮作相面先生来到咱家，被八庄主看破，把他捆上要杀他，被人走漏了消息，刘典史与常把总夜内带领官兵人役，来至咱们庄中把知县救出去了，八庄主拿住了，连孔亮也拿去啦！我等正在着急之际，七庄主来了。”

李七侯一听此言，心中暗想：“论理这是我兄弟的不是。”那一边白脸狼冯豹说：“七哥，你不必说了，我们等到晚上一同至县衙，杀了狗官，救出八弟来就是了。”那边一班群雄说道：“冯贤弟之言有理。”李七侯总算是个盖世英雄，一则想是自己兄弟任意妄为，二则想这一个知县必是清官，我到那里见机而作。想罢，说：“众位兄长跟我来，咱们大家不可粗鲁，暂时见机而作。”说罢，大家一同出了客厅，来到村头，吩咐家人备马出庄，直奔三河县来。霎时间，即到三河县城内，大众来到衙前。李七侯是本县一个豪杰，三班六房，无有不认识的。那李七侯一到衙门，大家齐说：“七太爷来了吗？”李七侯说：“劳你驾回禀老爷，就说我来禀见，有要紧的事。”那值班人回禀进去，彭公就派杜雄出来，见李七侯请了安，说“七太爷，你老人家好哇？我家老爷有请。”李七侯说：“众位，大家等候就是了！”

杜雄把李七侯领到公堂，说：“李七侯告进！”两旁人役喊：“哦！”李七侯心内说：“杜雄见我甚讲情面，喊嚷告进，其中定有缘故。”来至大堂，说：“大老爷在上，我李七侯叩头。”彭公一见，知是在湮江寺吓退张宏的，说：“你这厮真正大胆，纵使你兄弟行凶作恶，任意妄为，今天你来此，应该怎样？”李七侯说：“我求老爷恩施格外，把我兄弟开放，我情愿替弟领罪，不知老爷尊意如何？”彭公知李七侯是个仗义疏财之人，可以恩收此人，留在此地捉拿强盗。想罢，说：“李七侯，这一件事你知道不知道？”李七侯说：“总是小人管教不严，以致吾弟作此道理之事，小人情愿认罪。”

彭公说：“国家定鼎以来，一人犯法，罪及一人，律有定章。本县久闻你是一个响马，家中窝藏盗寇，今天倚仗你那些为非作恶之人，前来扰乱我的公事，对也不对？”李七侯说：“老爷既知道小的在本县并无一案，再者老爷可以查查底卷，把老爷贵差唤来问问。小人唯知剪恶安良，与民除害，专杀霸道土豪。小的兄弟无知，唯求老爷念愚民无知，治罪于小人就是了。”彭公说：“你既是明白人，也该知道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大丈夫生在上，总要扬名显亲，方是立身之本。你今天前来，本县看你相貌非俗，我有几句话告诉你，你要是真正英雄，本县要收你做个头役，跟我当差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

李七侯一闻此言，心中倒为了难啦！有心不应允，又怕救不出兄弟来；有心应允，又怕得罪了那些绿林中好友。想罢，往上趴了一步，说：“蒙老爷施恩，抬举小人，焉敢违抗；无奈家中私事无人办理，小人暂且告辞。过日禀明老爷，可以效力。”彭公说：“我今看你份上，来人，把李八侯给我

重打八十！”皂役答应说：“是！”把李八侯拉下去，打了八十大板，带上来跪下叩头。彭公说：“我暂且饶你，从此你知非改过，那还可免，倘再犯在本县之手，我定重重办你。李七侯，你将兄弟带回，必要严加管教。”李八侯连声求恕，那家人孔亮还在一旁跪着。李七侯给彭公叩头说：“谢过老爷，还求老爷把孔亮放回。”彭公说：“李七侯，你还要替你那奴才求恕。你想，你兄弟所做的事，皆是这奴才所使，我今要办他，以免他再生是非。”

七侯知道孔亮素日有些过恶，他兄弟是他引诱坏了。遂叫八侯与他一起给彭公谢了恩，二人出衙门，与绿林英雄相见。那金眼魔王刘治说：“二位庄主，如今怎么样了？”那李七侯把在公堂的情形，细说了一遍，然后回家。彭公把孔亮重责了一顿，命取一面二十多斤重的枷来，枷号三个月后，再行开放。

（《彭公案》）

